

旧 参

I 246.4

WDL

( )

# 光珠氣劍



参 旧  
I 246.4  
WDL  
(1)

王度廬著

武俠  
小說

劍

氣

珠

光

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

九龍圖書公司

272791

武俠小說  
劍氣珠光  
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柳包花香笑啼憐嬌態<br>衣塵帽影隱忍踏長途 | 一   |
| 第二回 | 困厄風塵紫駒羞喚賣<br>追尋廟舍黃虎失披攔 | 三〇  |
| 第三回 | 柳外溪邊初來逢豔女<br>庭前榻下兩次鬪頑猴 | 五七  |
| 第四回 | 綠柳黃昏鬪奪稀世寶<br>紅駒綵劍思慕寡情人 | 八五  |
| 第五回 | 外半追擒因情翻結怨<br>莊前決鬪見火突驚心 | 一二四 |
| 第六回 | 巧救頑猴雙鋒驅衆盜<br>思瞻奇俠一葉渡長江 | 一四六 |



武俠  
小說

# 劍氣珠光

王度廬著



## 第一回

柳色花香笑啼憐嬌態  
衣塵帽影隱忍踏長途

中國技擊之術，向分「內家」「外家」兩派，外家爲「少林派」，創始人是後魏時代的達摩禪師，原爲以拳術鍛鍊身體，補禪功之不足，非爲與人決生死定勝負之用。後來因屢逢亂世，徒衆漸雜，始有不少挾技以遊江湖的人，但却失了達摩創拳時之本意。內家爲「武當派」，創自宋徽宗時之武當山道士張三丰，張三丰原學技於少林，後來將少林拳法加以變化，而另成一家，他講的是：十八字祕訣，六路拳，十段錦，與點穴之法。武當派雖脫胎於少林，但是他的宗旨却與少林不同，十八字祕訣的一個字就是「殘」字，但這「殘」字並非只作「殘忍」之意講，却是內家拳法之一，意思就是：當

交手比武之時，絕無絲毫客氣，所謂：「犯者立仆」。所以武當派的武藝比少林派毒辣得多。早年走江湖的，保鏢護院的，有時與人爭較起來，對手如遇少林派，那還容易應付，對方如遇武當派，可實在是危險。不過在武當派收徒弟之時有五大戒條，其中有三條最爲重要，就是：「心險者不傳；好鬥者不傳；輕露者不傳。」因此武當派的傳人多半是些深山道士，及文人墨客，初遇之時，很難看得出來，但是你若欺侮了他，他只要稍施身手，那你就立刻吃虧。筆者前撰「寶劍金釵記」一書，書中所述的李慕白，那就是真正內家武當派的傳人。

「寶劍金釵記」以江南鶴老俠自獄中救走了李慕白，在俞秀蓮姑娘之處留劍寄柬而結束，所謂「斯人已隨江南鶴，寶劍留給他日緣。」兩年之後德嘯峯自新疆救還，便在東四牌樓另置房屋，請俞秀蓮姑娘長期在京居住，以便傳授武功於他的二子。在這二三年之間，便再也聽不見李慕白的消息。其實這時李慕白已然更換了名號，漫遊江南，不獨又被他打服了許多江湖強霸，結交了幾位風塵俠友，並且又有許多情絲愛葉來牽惹他。同時張玉瑾何劍娥等人的舊仇重尋；德嘯峯案內宮中所失尚無下落的數十顆明珠，又發生了無數的波瀾。所以筆者當再寫此「劍氣珠光錄」一書，以資補敘，而啓新文。

原來當那古城盛夏，鐵窓深夜之時，李慕白在獄絕食，已堪堪就斃。但是忽被一人入獄將李慕白挾

走，那時李慕白不但全無抵抗能力，而且頭暈眼昏，不知道己身處於何種環境，後來，大概過了兩三小時，因為李慕白的腹中被人灌下了一些稀薄的食物，他才漸漸恢復了一些精神，又閉着眼睛躺了一會，才忽然明白，趕緊睜眼去看，就見蓬戶紙窓，歪桌破椅，桌上放着一隻粗罍，兩把噴壺，牆上掛着一條井繩，並有一盞油燈，燈光半明半滅地照得這小屋中是十分的蕭條慘黯。李慕白立刻驚訝地想：「這是什麼地方？史胖子你把我送到什麼地方來了！」當時他就要下炕去，可是覺得渾身全無力氣，才一挺起腰來，便又躺下，但是心中十分的不服氣，覺得我李慕白是自己情願餓死在獄中，你史胖子何必要多管閒事，乘着我垂死之時，將我救出送到此地來，這不是有意要捉弄我嗎？於是他就使出了現在僅有的力氣，喊道：「史胖子史掌櫃！」才叫了兩聲，就聽旁的屋裏有人答應着說：「來了！來了！來了！」這個聲音是十分嬌細而清脆，李慕白聽了，倒不禁吃了一驚，吸了一口冷氣，用驚異的眼光往那高粱桿紮成的屋門去看，就見屋門開了，進來了一個很細條的人，這人梳着辮子，留着孩髮，瘦長的臉兒，兩道纖眉，一雙秀目，穿着一件白布短褂，藍布褲子，窈窕嫵娜地向炕前走來，呵！原來却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年輕姑娘，與李慕白所期望的那個史胖子的模樣整整相反。李慕白這時驚訝得連話也說不出了，心裏又想：莫非是俞秀蓮救我出來的？這位姑娘是俞秀蓮結識的女友？正想着應當怎樣措辭發話去問，就見這位年輕的姑娘來到炕前了。她很溫柔親切地說：「李大哥，你現在覺着好一點了



罷？你還要喝一點稀飯嗎？我再給你盛去。」說着，她嫵娜地走到那張歪斜的桌子前，拿起了那隻粗盤，轉身往屋外就走，李慕白又挺起腰來，坐在牀上說：「不是，姑娘！：：」那年輕的姑娘回過頭來，很倩麗的笑着說：「不要緊！稀飯有的是呀！說着她出屋去了，接着就聽隔壁的屋裡是兩個女子互相說話的聲音，聲音全都嬌細，而且說的全是流麗俏皮的北京話，一個是說：「你交我給送去罷？」另一個是說：「不，爺爺派的是我麼，你怎麼又跟我來爭？」接着又是格格的一陣笑聲。這裏李慕白真猜不出這裏是什麼地方，他剛要勉強努力下炕出屋去看，但這時那個年輕的姑娘又纖腰嫵娜地走進



屋來。她手裏就拿着剛才那隻粗盃，並一雙箸，送到李慕白的近前，微微倩笑着說：「李大哥再，吃一盃稀飯罷！」李慕白雖然饑餓，但他並不急於吃飯，却是急於要知道此處究竟是個什麼地方。遂就接過盃來，問說：「姑娘，這裏是什麼地方？我怎會到了這裏呢？」那位年輕姑娘聽李慕白這樣的問她，她就抿着嘴笑了笑，把箸箸也交到李慕白的手裏，說：「得啦！你就先別問了，先吃吧！」李慕白心裏明白，這件事一定有些蹊蹺，將自己救出監獄送到這裏來的絕不是史胖子和俞秀蓮，一定是另有人在。遂就暗想：我所以全身無力氣的緣故，就是因爲一連餓了這幾天，現在我索性吃飽，出屋去看看，這裏倒是什麼人的家裏，如若這裏只是一兩個女子，那我也不用細問情由，立刻起身就走。於是便拿起這盃稀飯很快地吃了下去。那年輕的姑娘去到牆邊，把掛着的油燈挑了挑，當時屋裏就亮了，那姑娘轉過身來，又笑着說：「李大哥，你吃完了，我再給你盛一盃去罷。」李慕白搖頭說：「不用，我現在要求姑娘對我說實話，到底是什麼人將我送到這裏來的？」那姑娘笑了笑，剛要回答，這時就見屋門一開，進來一人，那姑娘就說：「江爺爺來了！」李慕白定睛去看進來的這個人，原來是一位身材很高髻髮皆白的老者，面貌清癯，兩眼帶着沈毅之色。李慕白看着覺得十分眼熟，忽然想起來：這不是那日我在殺傷張玉瑾魏鳳翔之後，走在琉璃河地面，黃昏之時遇見的那用馬鞭抽了我一下的老人嗎？正在驚疑莫測，要發話去問這位老人的姓名，只見老人已走到近前，他穿的是一身黃繭綢

的褲褂，袖子很長，伸起右手來，捋了捋袖子，就用手指着李慕白，氣忿忿地說：「想不到你父親李鳳傑竟生下你這麼一個沒志氣的兒子！學會了武藝，出了家門，還不到二載，就惹下了許多兒女的私情，弄得身體日壞，志氣日靡。現在更好了，你却想在監獄裏自己餓死，真是不肖已極，妄費了我和你師父紀廣傑對你的一片期望之心了！」李慕白一聽這位面熟的老人說了這幾句話，真把他嚇得出了一身冷汗，他趕緊放下筥箸，勉強用力下地，便雙腿跪下，說：「你老人家莫非是我的伯父嗎？我自八歲時與伯父分手，至今已將二十年，我真不能認識你老人家了！」那江南鶴老俠在斥責李慕白之後，見李慕白掙扎着衰弱的身體，向自己跪倒，老俠的心中也良為不忍，便雙手將李慕白攙扶起，嘆息着說：「這也不能全都怪你，也因為是你師父死去，我又多年未與你見面，所以沒有人領導你，你空會了幾手武藝，但毫無閱歷，所以一切事情，都任着你自己的性情，以至如此。現在你就拋開你那些兒女私情好生的休養吧！過幾日，我自有的地方安置你。」遂又指了指旁邊那個年輕的姑娘，說：「這是楊家的你的二姪女，你楊老伯現在正歇息等明天早晨你再見吧！」說完了，江南鶴老俠就轉身出屋，這裏李慕白想起了自己已往的事情，雖都是秉着至情，出於義憤，但是實在將自己的生命和前途看得太渺小了，實在有負盟伯江南鶴栽培之恩，和師父紀廣傑傳授武藝的苦心，因此他既是傷心，且是慚愧，不禁落下幾點眼淚。旁邊那位楊小姑娘就用纖手指着李慕白，嬌癡地笑了笑說：「你挨了我江爺爺

「頓說！」又說：「江爺爺說我是你的姪女，那我就得管你叫李大叔，不能再叫你李大哥了！」李慕白點了點頭，便說：「請小姑娘也歇息去吧！」那楊小姑娘搖頭說：「我倒是不困，只是李大叔，你現在還覺着餓嗎？」李慕白說：「現在我就是餓，也吃不下許多東西，小姑娘就請回屋歇息去吧！」那楊小姑娘也點頭說：「那麼我可睡覺去了，李大叔你若再渴再餓，可就趕緊叫我，我就住在西邊那屋裏，我的名字叫麗芳，我姊姊叫麗英，你無論叫我們那個都行，可是你還是叫我才好，因為是我爺爺派我來伺候李大叔的，並沒叫我姊姊伺候。」李慕白見這位小姑娘竟是這樣嬌癡，這樣能說會道，他倒不由心裏好笑，遂就點頭說：「好，有事時我一定要叫你。小姑娘請回屋裏歇息去吧！」說時，這位小姑娘楊麗芳才嫵娜地轉身出屋，並把門給好好帶上。這裏李慕白才放頭躺在炕上，才一着枕，又聽隔牆那間屋裏，楊麗芳小姑娘又與她的姊姊楊麗英嬌聲說話，並且咯咯的笑。李慕白半天的驚疑至今才完全釋去，他才知道自從琉璃河與盟伯江南鶴見面，因自幼便與盟伯分離，如今盟伯已然鬚髮皆白，自己便不能認得他老人家了，但是盟伯却還認識自己，自己身邊的事，盟伯也全都知道。所以在自己殺死瘦彌陀黃驥北，投案入獄，絕食求死，俞秀蓮與史胖子入獄援救自己也決意不隨他們逃走之時，盟伯便不忍坐視，才將自己由獄中解救出來，安置在這裏。剛才盟伯所說這裏的楊老伯，大概是盟伯的好友，也是一位江湖隱俠吧？現在盟伯既救自己出獄，自己當然不能再堅決求死了，可是一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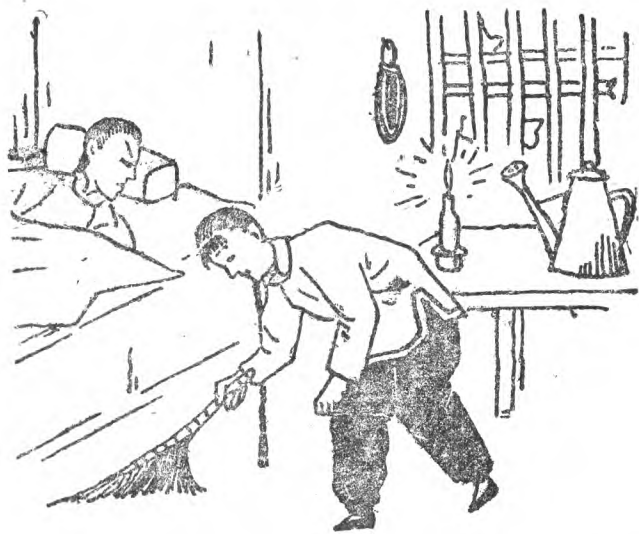
傷心事又怎能忘得了呢？又想起那夜俞秀蓮冒險入監援救自己之時，那一種俠胆柔情，着實可感，咳！這一件刻骨的相想，難償的永恨，已然傷透了自己的心，以後還怎能够強打精神與一般世俗的人去爭擾擾呀！因此，李慕白的心中又是一陣頹廢，便長嘆了兩聲，躺在炕上，迷迷糊糊地睡去。此時已然夜深四更，在這個院子裏，統共才四間草房，北房兩個通間是江南鶴與這裏的楊老頭兒居住，南房兩個單間，靠西邊的屋裏就是楊麗英楊麗芳兩位姑娘居住，東邊屋裏就是李慕白一人躺在那裏，夏季天亮得很快，所以四更才打過天色就已發曉。李慕白因為腹中還很饑餓，便再也睡不着了睜眼一看，只



見紙窗已然發白，如同病人的臉一般顏色，窗外小鳥啾啾亂噪，可以知道這小院裏的樹木一定很多。再看牆上那盞油燈，還燃着豆子大小的燈心。李慕白雖然胳膊上有力，自量還可以坐起身來或下地，但是身體却極不服適，他忽然想起自己現在的身體所以這樣的羸弱，並不全因為幾日的饑餓所致，最大原因還是因為去年得的那場病，至今未好，並且這幾個月以來的傷心事情，尤足以使病勢增加，所以現在恐怕一兩天是不能好的呀！正自想着忽聽隔壁屋裏的那兩位姑娘又嬌音地談說起話，再待了一會，就見屋門一開，那位麗芳小姑娘又進屋來了他手裏拿着一把笤帚，進屋來就掃地，李慕白心中覺得十分不安，便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氣，笑着說：「小姑娘，你先不要掃地了，我這就起來！」那麗芳小姑娘扭過頭，瞧着李慕白，她驚訝地笑着說：「原來李大叔都醒了！你可千萬別急着起來，我爺爺囑咐我們說是至少得叫你歇三天，別累着，也別多吃東西，我姊姊現在正給你熬稀飯呢！」李慕白嘆口氣說：「爲我這樣一個人到你家裏，使你們這樣的受累，我實在心裏不安，而且，咳，大概小姑娘你也知道，我原是個犯罪的人，如若在你們家裏住長了，實在於你們有許多不好之處！」那麗芳小姑娘却搖了搖頭，說：「不要緊，我們家裏沒有什麼人來，李大叔，你只管放心在我們這裏住下吧，十天半個月絕不能有人知道！」說完了，楊小姑娘就把地掃淨，吹滅了牆上的燈，她就向李慕白微笑着說：「稀飯大概做得了，我給你盛去，你等一等！」說完了這兩句話，小姑娘就提着笤帚，笑顛顛地

跑出屋去了。這裏李慕白就坐起身來，只聽院中烏鳴鵲叫之聲更是噪耳，李慕白就想：此時俞秀蓮姑娘想必還在德家住着，德福峯此時一定正在那曉風殘月之下，起解前行了，正想着，忽見房門又開了，那江南鶴老俠同着另一位老人進到屋裏。李慕白趕緊要站起身來行禮，江南鶴趕緊擺手說：「你歇着，不要起來，遂用手指着旁邊那個老人說：「這就是你的楊伯父！」李慕白便坐在炕上抱拳，叫聲楊伯父，同時注意去看這個姓楊的老頭兒，只見此人差不多也有六十多了，中常身材，十分癯瘦，穿着一身藍布短衣褲，像是個莊戶人。左肩往下歪斜着，左腿也彎曲着，似乎是有着殘疾。李慕白剛要向着楊老伯道謝，並要說：自己若在這裏多住，恐怕一旦風聲走漏，又要連累府上，所以打算在此休養一半日便要走開。可是江南鶴就說了話了，江南鶴指着楊老頭兒說：「這楊老伯原是我三十多年的好朋友，他與你父親雖未見過，但也是彼此慕名之交。現在你耐心在此休養，不可出屋，十天八天決不能出什麼事情。你現在的饑餓也不要緊，病也不要緊，只是你那些兒女私情，千萬要斷除淨盡，聽我的話，重新作一個少年有爲的人。否則我是不認得你是我的盟姪的！」江南鶴老俠說到這裏，似懷有憤怒之意，李慕白只是赧顏着點頭答應，只聽江南鶴又說：「我還有許多話要囑咐你，但現在你既需要休養，我也還有些沒有辦完的事，只好等過幾天我再對你說吧！」說畢江南鶴老俠就轉身出屋，那楊老頭兒也癩着腿出去了。李慕白本來覺着盟伯江南鶴的舉止就有些奇怪，心說：他老人家在此還

有什麼事情未辦完呢？又想那個楊老伯是更加奇怪，他左腿既有殘疾，而且神情發呆，進屋來一句話也沒有說，看他那樣子，大概家中只有兩個孫女，並無妻子，盟伯既說他與自己的先父也是慕名之友，可知此人必也是當年江湖間一位俠客，現在隱匿了。又想：看這屋裏的情景，大概這裏已不是北京城內，而是鄉村了，只不知這裏離北京有多遠？因就想回頭要和那位小姑娘多談幾句話，問問他家裏的情形，以及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待了一會，果然那小姑娘又走進屋來，雙手端着一盤黃米稀飯來，請李慕白吃，李慕白趕緊笑着道謝，接過盤來，那麗芳小姑娘並將篋箸交到李慕白手裏，她就說：「李大叔你先喝着，等我給你拿鹹菜去！」說着就轉身就要走，李慕白叫道：「你先回來，我有點事求你！」麗芳轉過身來眼帶笑意問說：「有什麼事，李大叔你就分付吧，什麼叫我呀？」李慕白笑了笑，用筷子指着那盤黃米稀飯說：「我吃這些個稀東西，仍然覺着饑餓，頂好請小姑娘給我隨便找些乾糧吧，我吃了身體也就有精神了！」麗芳小姑娘擺手說：「噯喲！那我可不敢作主意！我江爺爺說過，餓了幾天的人，暫時只能夠吃稀飯，不能吃別的，若吃多了乾糧，就能把肚子撐破了！」李慕白搖頭悄聲說：「絕不至於，你江爺爺是太過慮了！你想我這麼一個二十來歲的人，淨吃稀飯能夠飽呢？而且我是急於要多吃些東西，將身體養好，我還有許多的緊要事情要去辦呢！」說着不禁連聲嘆息。那麗芳小姑娘也似乎看着李慕白的樣子是很可憐，他就歪着頭想了一想，便走近一步，向李慕白悄聲說



：「你先等一會，等我爺爺跟江爺爺出去之後，我就偷偷給你送點乾糧來，你可千萬別告訴我姊姊，只要告訴了我姊姊，我姊姊就能告訴我的爺爺，那時我爺爺可就要打我了！」李慕白點頭說：「好，好，回頭求你給我拿塊乾糧來，我決不告訴別人就是了！」那麗芳小姑娘笑了笑，他又轉身出屋去了，這裏李慕白仍然覺得十分納悶，覺得這楊家只是一個癩腿的老頭子帶着兩個孫女度日，未免有些可疑。吃完了這盞稀飯，便勉強走下炕去，將盥箸放在那張歪斜的桌子上，走近窗前，由窗紙的破洞處向外去看，只見這是一個很小的院落，四圍籬笆圍繞着，籬笆外有兩棵並不很高的垂楊柳，將那青翠的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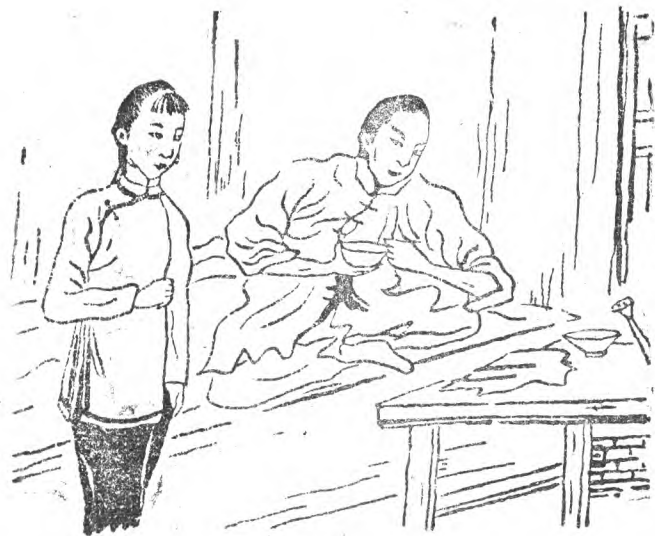
垂到籬笆以內，輕輕地拂動着，小鳥成群，就在柳樹上亂飛亂噪。籬笆裏堆着大小十幾隻花盆，晨風吹起，並時時帶着一種芬芳花香。李慕白因為曉得盟伯江南鶴爲人神祕莫測，自己在這裏偷看，他都許知道，遂就慢慢回到了炕上，躺下歇息，因爲身體仍然不舒適，所以躺了一會，就沉地睡去了。也不知睡了有多少時候，忽然又被人將他喚醒，只聽耳畔是很酥熟的嬌細聲音說：「還不快醒，醒了快吃吧。」李慕白睜眼一看，見是麗芳小姑娘站在炕前，麗芳小姑娘此時把辮子梳得又黑又亮，臉上的脂粉擦得又白又紅，嘴唇像含着一顆紅珊瑚，他穿的可還是昨晚那身舊衣服；又見那張歪斜的桌子已擺在炕前，桌上放着一盃湯麵，三個黑麵饅頭，湯麵的香味觸到李慕白的鼻中，李慕白便覺得饑不能耐，遂趕緊坐起身來，笑着說：「真麻煩了你！」說着，便拿起筷子來吃麵吃饅頭，那麗芳小姑娘一見李慕白這種情景，他就忍不住掩口而笑，轉身跑出屋去了，便聽隔壁屋中那姊妹倆又格格的笑了起來，李慕白心裏明白，想他們一定是笑話我餓的，見了湯麵和饅頭就狼吞虎咽起來，心裏也覺得很可笑，但轉又一想：自己爲友殲仇，提劍自首，下獄絕食，俞秀蓮史胖子冒險去救，自己都決意不隨他們出獄，那種種悲壯的事情，却又不禁暗暗落淚，就想：盟伯江南鶴，他老人家只斥責我迷於兒女私情，全無丈夫氣，但他老人家並不曉得我所作爲全都是出於良心，秉諸義氣，豈有一絲私心私意存於其間。咳！我也不必去向盟伯辯解，他老人家不是說將要給我安置一個地方嗎，那也很好，我索性聽

一個清靜嚴密的地方，隱居一年二載，休養好了身體和意志，然後再出來見一見舊日的朋友。好在此時俞秀蓮姑娘一定是安居在德家，德嘯峯有楊健堂等人保護，路上也不能再有舛錯，黃驥北已死，張玉瑾身受重傷恐亦不能活命。我也再沒有什麼懸念與啣恨的人了，只是南宮家中的叔父和嫡母，那晚微雨之下，自己被史胖子突然找去，對於那兩位老人家雖曾留柬，但未及面辭，未免心中難安。可是又想：叔父嫡母對我的感情，向來就很冷淡，我走後他們老夫婦也必不甚關懷，家中又有些薄產，二老的年事也不過高，一時尚不至有什麼使我不放心之處啊！一面吃，一面想着，此時那麗芳小姑娘又笑顛顛地跑進屋來，他說：「李大叔你的飯若不够吃的，可快跟我說，我再給你拿去，現在我爺爺和我江爺爺全都出去了，家裏就是我姊姊和我，給你拿過饅頭的事，我姊姊她也知道，她也不能告訴我爺爺。」此時李慕白已然吃完了，一盤湯麵兩個饅頭，覺得十分飽了，便搖頭說：「不用再拿了，我已然够了。」遂又乘機探問說：「小姑娘，你們家裏只是你爺爺和你們姊妹二人嗎？麗芳小姑娘搖頭答說：「不，我還有一個哥哥呢，我哥哥都十九歲了。」說着，他企着脚兒把手伸得高高地，說：「我哥哥有這麼高，都許比李大叔還高呢！」李慕白問說：「現在他也在家中嗎？」小姑娘搖頭說：「不在家裏，出去有一個多月了！」李慕白又問：「爲什麼事出去的？是往那裏去了？」那小姑娘却搖頭不語，臉上呈現出凄慘之色，咬着下嘴唇兒，搖着頭並不說話。李慕白知道楊小姑娘對於他家中的事必

外去看，只見那麗芳小姑娘跑過去柴扉開了，施爺爺癱着一條腿，肩挑一個賣花的擔子回來了。白蓮才知道，原來這裏的楊老伯是以賣花爲業，看他那條左腿，不像是生成的殘廢，大概他當年也是一位闖蕩江湖的好漢，因爲與人爭鬥，左腿負了傷，他才隱居此間，以賣花爲業。只是他並沒有妻子，只有一個孫子，兩個孫女，孫子又沒有在家，這也未免太可疑了！此時就見那老頭兒把花擔放在院中，他回到北房裏歇息去了。這裏李慕白又躺在炕上歇息，猜想了一會楊家的情形，不過他也不大願爲人家的事多費心思，因爲自己身邊的事還都未辦完，在此休養幾天之後，天涯海角，不定要往那裏去，那裏還有心腸去管人家的事呢！這時院中的轆轤聲，噴水澆花聲，依然不斷。李慕白沉靜地躺了一會，不知不覺又昏昏睡去。及至醒來，天色就黃昏了，麗芳小姑娘又給李慕白送進來菜飯，是一盤稀飯，一碟炒黃瓜片，另外一個饅頭，麗芳小姑娘並笑着說：「我爺爺說了，一頓飯就給你一個饅頭吃，等明天再給你兩個，後天給你三個，慢慢你就能夠好了。」李慕白點了點頭，對於楊老伯種種善意關懷，他實在是感激。遂又向麗芳說：「你江爺爺回來了沒有？」小姑娘回答道：「還沒有回來呢，我江爺爺來了還不到三天，可是他老人家天天出去，夜裏才能回來」又說：「今天早晨我聽江爺爺對我爺爺說了，他再住五六天要走了，也不知是一口什麼寶劍，他還沒取來呢！」李慕白聽了，不由一怔，就想：「盟伯江南鶴要在這裏取什麼寶劍？莫非他知道鐵小貝勒府中藏着幾口世間罕見的寶劍

，他要設法取去一口嗎？李慕白絕沒有想到那老俠江南鶴是正在打算將他的那口平凡鋼鐵打造的寶劍取出，將要留在俞秀蓮姑娘之處，以爲他們訂下後日的因緣。當日李慕白吃完了飯，便又躺在炕上歇息，少時即睡去。江南鶴是什麼時候回來的，他也不知道。到了次日，李慕白身體更覺得恢復了些，只是沒有盟伯江南鶴的話，他連屋子也不敢出。一連過了六七天，在這幾日之內李慕白不但沒見着江南鶴，並連那楊老伯也沒有到他屋裏來，他一個人坐在屋中炕上，覺得又熱又悶，每日一頓飯都是麗芳小姑娘給他送進屋來，除了送飯之外，有時江南鶴和麗芳的爺爺沒在家時，她也過來與李慕白閒談，李慕白不敢用正面的話去問她，只從側面探問她家中的情形，麗芳小姑娘才略略的吐露出來。原來她並不是那楊老頭兒的親孫女，大概她倒是原本就姓楊，她可是不曉得她的父親與這裏的楊老頭兒有什麼關係，大概是在她三四歲的時候，她的父母就全都死了，是爲什麼死的，她也不知道。後來她們兄妹三人便由這裏的老頭兒撫養，她並說：她家裏的事情，只有她的哥哥楊豹知道得最爲詳細，只是楊豹也不肯對她的兩個妹妹細說。並因爲此事楊豹才與她爺爺爭吵起來，在一個月以前出門，至今沒有回來，麗芳小姑娘說這些話的時候，眼淚在眼圈裏亂轉，彷彿心裏十分傷感。李慕白就勸慰她說：「小姑娘你也不要心裏難受，你哥哥走了，一定能够找得回來的，你的江爺爺會給你找的，江爺爺的本事大極了！」麗芳小姑娘點頭說：「我知道，江爺爺是有名的俠客，什麼人也打不過他，連我爺爺

都怕他，我哥哥走了的事，江爺爺也知道了，可是江爺爺他說了，他現在沒工夫管我哥哥的事，非得等到他把李大叔和俞秀蓮的事情辦完了，他才能去找我哥哥呢！」李慕白一聽麗芳小姑娘又提到了俞秀蓮，這越發使他驚詫，就暗想：現在我被盟伯救出獄了，俞秀蓮大概是還在德家居住保護那裏的眷屬，但是我與俞秀蓮之間還有什麼事情可辦呢？別是盟伯也與德嘯峯似的，要給我們這兩個不能相見的人，勉強撮合吧？如果真是這樣，雖有盟伯之命，我也決不依從！這時麗芳小姑娘又說：「去年就聽我爺爺說，北京城裏出了一位俠女俞秀蓮，武藝好極了，她把吞舟魚苗振山都給殺死了，我跟我姊姊都要看看這位俠女，可是我們還不知道，她原來就是李大爺兒！」李慕白一聽，不由臉紅，便說：「那裏的話，俞秀蓮是我的義妹，你們千萬不要聽別人胡說！」說完了這些話，麗芳小姑娘笑了笑，就出屋去了。這裏李慕白却擔心江南鶴會給他和俞秀蓮強主婚姻，因此李慕白就想要趕快離開此地，索性離遠這些，連盟伯也離開。這天是李慕白被救出獄後的第七日，晚間，屋中已點上了油燈，那江南鶴老俠忽然手提一隻大包裹進到屋來，李慕白趕緊站起身來，恭恭敬敬地聆他盟伯的教訓，就見江南鶴老俠容，銀髯飄灑，清癯的面上毫無笑容，他向李慕白說：「你的事情我已都給你辦完了，現在你身體養得怎樣？李慕白答道：「我已休養好了。」江南鶴把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向李慕白的面上看了一過，就說：「我看你還是顏色不正，精神不濟，也許你這幾年來就是這樣，現在我身邊還有些旁的



事，須要往山西去走一驢。」李慕白就問：「伯父幾時才走？」江南鶴說：「明天我就要走，你也不必隨同我去，你就暫在這裏住上四五日，因為現在自你越獄之後，外面的風聲就甚緊，你還是不要出門才好，我這裏預備下幾疋布匹，和二十兩銀子，幾套衣服，再過幾天，你索性休養得大好了，外面的風聲也就緩和些了，那時你再走。你先往安徽鳳陽府去拜望那裏的譚二員外，我這裏有一封信，他若見到了我的信，一定能够指出你應走的道路，並給你引見幾位朋友，然後你再往江南去，便處處都有照應了。你過了江，應當先到當塗縣江心寺去見那裏的靜支禪師，你須知道，在二十年前我是大江以南第

一個武藝好的，但現在江南却以靜玄禪師的名頭爲最大了，只是他的那內家點穴之法，恐怕你十年八載也學不會。見了靜玄禪師之後，你就趕緊到池州府城內單鞭李家，見那裏的李三兒，也必能給我找個住處，大約你在那裏住上三四個月，我就可以回池州府去見你。」李慕白聽了盟伯這一番話，把他弄得迷離恍惚，他想：盟伯既叫我到江南池州府去等候，我一直往池州去就是了，何必還要遠很遠的路去見什麼譚二員外和靜玄禪師呢？莫非這也都是江南的大俠，盟伯的好友嗎？當下他不敢多問，只是連連點頭答應。江南鶴老俠又說：「再過幾日你就要重到江湖上去，但是你須要處處遵守我的話去做，你應知道我與你父親李鳳傑，你師父紀廣傑，同是受了內家武當派的傳授。你父親早死，你師父又長年住在北方，接近不少的江湖人，所以你的武藝雖然學得不錯，但你的氣性尙未養好，你到外面來不多的日子，便結下許多仇人，下了兩次監獄，這全因你年輕氣盛，鋒鋇太露之故。我們內家武當派的功夫，講的是視之如婦，奪之如虎，非到急要之時不應顯出身手來，尤其是你，現在你已成了一個罪人，比後到外面去更應當隱名匿跡，處處要謹慎小心，不可再遇事逞強，否則你若在外面吃了虧，我也不能幫助你！李慕白爽快地答應說：「伯父放心吧！以前我確實是年輕氣盛，所以作出許多冒昧的事。今後我再到外面去，一定要把性情改了，只作個商人的樣子，處處要規矩謹慎。伯父放心吧，我決不能再惹起什麼事端，因爲第一有伯父之囑，我絕不敢違命；第二因爲我是個罪人，更不敢在

路上叫人注意我，第三，咳！伯父不知，我早已不願與一般江湖人爭強鬥勝了！」說到這裏，李慕白不禁暗自慨嘆，江南鶴老俠客此時却對師姪放了心，當下他將那包裹放在炕上，並說：「這裏面有信一封，是投往鳳陽府譚二員外的，並有剃刀一把，你將臉刮過之後，再出門，否則旁人一看，就知道你是個囚犯。再者，你到外面去不能再叫李慕白，因為你這二年之內，惹了許多事端，你的名字江湖上全都知道了，你應當改名為李煥如，這既像是個商人的名字，將來你到了池州見了你李三兄，他也好給你編造來歷，因為他的名字是叫李俊如，說你是他的遠房兄弟，也不至沒人相信。」李慕白又連連答應，當下江南鶴老俠客就回往北屋去了。這裏李慕白獨坐燈下，不禁感嘆，就想自己原是個心高氣勝的人，打黃驥北，打金刀馮茂，雖都並非由自己尋釁，但那時自己的氣頭上來，實在不能遏止。此後，若叫自己找一個深山僻地隱居幾年還可以，但若是叫我走在江湖上，裝為一個庸庸碌碌的人，被人欺侮了都不敢動氣，那恐怕是很難吧！可是，既有盟伯之命，自己也就只好這樣去作。當日夜深時，李慕白又思索了半天方才睡去。到了次日，李慕白下了炕，在屋中來回走了走，已覺得步履照常精神身體完全恢復了，但是因為有盟伯之命，他還是不敢走出這間小屋。少時。那麗芳小姑娘又端着盃稀飯進屋來，她就向李慕白說：「我江爺爺今天一清早就走了，這回走，不知那一年才能夠再來！」李慕白問說：「以前你江爺爺來過嗎？」麗芳小姑娘搖頭說：「沒來過，我是頭一回見着我江爺



爺，以前只聽我爺爺對我們說過，說是他老人家的武藝，在天下也找不出對兒來！」李慕白又笑齧齧說：「這樣說來，楊老伯的武藝想必也甚好，你們姊妹的武藝也不能錯呀！」麗芳一聽這話，她的小臉上一陣發紅，笑着說：「我們倒是跟着我爺爺學過，頂是我哥哥學得好，我姊姊也不錯，就是我不行，可是，我將來非得拜俞秀蓮爲師不可！」李慕白一聽他又提起俞秀蓮來，便不由苦笑了笑，沒有精神再往下去說話了。當日李慕白打開了他盟伯給他留下的包裹，只見裏面是白布五疋，夏布數十丈，另外有衣服鞋帽，及二十兩銀子，和給鳳陽譚二員外寄的信，在鞋裏並放着剃刀一把，李慕白心說：盟伯想得倒真週到！遂就求麗芳小姑娘打了一盆臉水來，他洗了頭髮，洗了脊背，並用剃刀將臉上的鬚鬚刮淨，又換上衣服，當時李慕白脫去了他那囚犯的形狀，又成了一個清瘦英俊的少年，李慕白本想當日就走，但因有盟伯的囑咐，恐怕此時自己的事情還在緊張，倘或在路上遇着認得自己的人，那自己倒不十分要緊，若是連累了這楊家，自己實在心中難安，於是只得仍在這裏匿居，又過了兩天，李慕白的身體精神全都很好，只是不敢出屋，真把他悶得難受，這天的晚間，外面的雲氣很低，似是將要下雨的樣子，將外面熱氣全都壓在屋裏，連呼吸都覺得費力，李慕白本來正在睡着，生生把他給悶熱醒了，他只覺得身上汗流如漿，便長長地吁了口氣，由身旁拿起一柄破蒲扇來，用力扇了一氣，但是却扇不到一點涼風，他便下了炕，將窗上粘糊的紙又扯下一大塊來，看見窗外的天色已將近

黃昏了，院中沒有一個人，李慕白剛要把那高梁桿槩成的屋門推開，讓外面的風吹進一些來，不料這時北房裏忽然起來一陣吵鬧之聲，只聽是很老蒼的聲音，大聲罵道：「你給我滾走，我不認得你是我的孫子，你是強盜，你是該殺的強盜！你若再不走我就要把你網起來交官去了！」李慕白吃了一驚，暗想：莫非是那麗英麗芳的哥哥楊約回來了？可是怎麼楊老頭兒又要驅他出去，並罵他爲強盜呢？自己剛要過去給他們解勸，可是又想：不能過去，因爲自己是個身犯重罪的人，楊老頭兒看在江南鶴的面上，才容許自己在他家裏藏匿，恐怕這事他還不願叫他的孫子知道。再說他的孫子也許是一頑強奸惡的



人，真許是一個江湖強盜，我若去見了他，那不但勸不了他，倒許另生事端。於是李慕白就不敢出屋，他只扒着窓紙的破洞向外去看，只見那薄霧一般的暮色之中，由北房走出一個人來，這人年有二十上下，身材高大健壯，穿着一條青布短褲，披着藍布汗衫，頭上盤着辮子，下面赤腳穿着草鞋，微低着頭，緊咬着一張大嘴，兩眼凝着愁態，一面嘆着氣，一面往外走，後面是麗芳小姑娘跟出來，拉着他哥哥的手腕，低低的聲音，也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並且還像哽咽嬌啼着，就把他哥哥送出柴扉去了。待了一會，麗芳小姑娘又進來，他就一手抹着眼淚，一手把柴扉關好，又回到北房，這裏李慕白心中十分不平，看着這小姑娘在送他哥哥時的情景是太可憐，就想要追趕出門，把那楊豹叫回來，問明白他爲什麼不見容於祖父，非得出走不可，然後自己再給他想法子，都已然舉起腿來了，忽然心裏一轉念，就想：別莽撞了！盟伯江南鶴臨走的時候，諄諄囑咐我，叫我遇事不可逞強，不可鋒鋷太露，如今盟伯還許沒走遠。他還許正在暗中察看着我了，忽然我又出頭管人家裏的事，若叫盟伯知道，他一定要對我痛加斥責。因此李慕白就又回到炕上躺下，除了猜度，楊豹是一個頑強奸惡的人，因此才不爲祖父所容之外，再也想不出別的情形來。這時那北房裏的楊老頭兒又罵了幾聲強盜和敗子，就並不再說話了。又待了一會，麗芳小姑娘又進屋，送了一壺茶來，並把牆上的油燈點上，李慕白就要跟她答訕着說話，問問剛才是因爲什麼事，她爺爺與人爭吵，那個人是不是她的哥哥。但是在燈

光之下看這小姑娘，愁蹙着兩條纖眉，淚泡着一雙俊眼，使李慕白不敢多問她一句話，只睜着眼呆呆地地看着她那柔秀的身體跚跚地走出屋去了。李慕白暗想；這個地方我也不可長住，一位是我盟伯老友，兩個論起來是我的姪女，他們家庭中的事，我看見不管也不好，但若出頭管了，恐怕更是不好，而且這樣熱的天氣，藏在這間小屋裏，也實在是太難受了。因此李慕白就決定了，明天一早就起身南下，當晚他把一切的事全都拋開不想，很安穩地睡去。到了次日，清晨起來，看了看窗外雖然仍浮着陰雲，但看這樣子許還不至於下雨，遂就換上衣褲鞋襪，又將辮子編了編，少時麗芳小姑娘就端着臉水進到屋裏，李慕白就說：「我要走了，煩勞小姑娘替我向楊老伯說一聲，我要向他老人家辭行！」麗芳小姑娘一聽李慕白要走了她似乎吃了一驚，就問說：「李大叔打算什麼時候走呢？」李慕白說：「我這就要走。」小姑娘又問說：「李大叔打算往那裏去，還回來不回來呢？」李慕白想了一想，就說：「我要到江南去，大概三年以後也許再到這裏來看楊老伯。」那麗芳小姑娘一聽李慕白這話，她立刻放下臉水，向屋外就跑。李慕白洗過了臉，這時屋門又開了，是那楊老頭兒縮着腿進到屋裏，李慕白趕緊打躬，說：「老伯，蒙你老人家收容我在這裏住了十幾天，使我一個垂死的人，能够休養好了，這樣的深恩厚德，我永久也忘不了。現在因為我盟伯臨走時，叫我到江南去見兩個人，我這就要走了！」那楊老頭兒似乎不大會說話，也就點頭說：「你走了也好，你是闔江湖的好漢，我這裏也容不下

你，將來你再回來的時候，咱們再見面吧，你可千萬別再在外頭惹禍了！」又說：「強中自有強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我當初若不與人爭強鬥勝，現在也不至落成這個樣子。你李慕白現在的名氣也够大的了，以後真得要小心謹慎，別給你伯父江南鶴壞了名聲！」李慕白又深深打了一躬，說：「楊老伯囑咐我的鑿是金玉良言，小姪必定謹慎遵守，只是我來此已十幾天，尙不知這裏是什麼地方，離着北京有多遠，請楊老伯告訴我，我也好往下走路，再者，小姪尙未請教老伯的尊號，也請見示，以後小姪好報答深恩！」那楊老頭兒的古板的臉上露出點笑容，他就說：「你還報我的恩幹什麼？我要想報恩，那江南鶴就是我的頭一個恩公，十七年以前若不是他救了我，我現在連這條老命也沒有！咳，這些事現在我也不用細說，你瞧我這條腿你就知道了，我是江湖上裁過跟頭的人，現在我的仇人很多，恩人也不少，可是我也都不提了，我的名字也不必對你說了，至於這個地方，你只要出門往北一看就知道了。得了，你走吧！我也要進城賣花兒去了！」說畢，這楊老頭兒就出屋去了。這裏李慕白十分納悶，就想：這位老人的脾氣可也太古怪了！大概他當年也是江湖上一位英雄，與人爭鬥吃了虧，後來雖經江南鶴將他救了，但他左腿已成了殘疾，因之性情也改變了。李慕白也不暇細想，遂就攆着包裏，出了屋子，此時只見院中陽光甚烈，花香撲鼻，可是一個人也沒有，李慕白本想再到北房裏去，向那楊老伯辭別，可是因爲那老人脾氣古怪，自己的禮節若是太週到了。他倒許懶了，李慕白遂自己開了柴扉出去，並隨手將門帶上。這時籬笆外的兩棵柳樹，輕輕送來了一點涼風，四下去看，只見這



是一個孤另另的人家，並且不靠着大道，四面都種着高粱和玉蜀黍。仰面一看，天際浮飄着幾塊鐵色濃雲，但是太陽却躲到雲外，將酷熱的火燄灑在大地上。李慕白辦明了方向，就一手措着包裹，一手分着禾黍，順着小徑往東南走去，少時就離了小徑走到一股大道上，李慕白回頭向北去看，只見那北邊遠遠的就有一座城樓，像一隻石頭獅子似的腳在那裏，李慕白發覺出來，原來是在北京城南永定門外不到十里地的一個地方，因此不敢在此多徘徊，便順着道邊往南去走，不過走了幾步，他還回過頭去望了望，望見那遠處的巍巍城樓，若隱若現的城垣。他似乎留戀地想着：此時俞秀蓮姑娘一定尚在德家

居住，史胖子大概走了，我李慕白在獄中忽然失蹤的事，恐怕連鐵小貝勒邱廣超他們都知道了吧？同時又很得意，因為那城中的巨惡黃驥北，已被自己用寶劍給剪除了。此時雖是清晨，但大道上的行人還不甚多，李慕白穿着一身白布短褲褂，頭上雖有一頂青紗瓜皮小帽，但仍遮不住酷熱的陽光。他只背着包裹，流着汗，低着頭，像一個趕路的買賣人似的，匆匆地往南去走，心裏只想着快些離開北京遠了，大概也就不至於再有人認得自己了，正在一面走，一面想，就忽聽身後有人嬌聲的叫道：「李大叔，李大叔！」李慕白趕緊回首去看，就見是那楊麗芳小姑娘一顛一顛地跑來，像是跑來了一隻小錦雞。李慕白心中納悶，想：她又追了我來，是有什麼事？同時看到麗芳的腳兒是很小的，跑着像是很費力，李慕白就回身迎過去，問道：「小姑娘，你來找我有什麼事？」麗芳與李慕白走到臨近，她的粉面上流着汗珠，嬌喘着說：「李，李大叔！你不是要走很遠的路嗎？……你，你要在路上遇見了我哥哥，我哥哥他……他要受別人的欺負，你可要幫助他點！因為李大叔你的……武藝好！」李慕白更覺得這事奇怪，便點頭說：「好，我一定幫助你的哥哥，他不是名叫楊豹嗎？」麗芳又喘了幾口氣，就點頭說：「對了，他叫楊豹，身子很高，有李大叔這麼高，昨天他回家來了，又叫我爺爺給……咳，他又走了！」這小姑娘似乎不願說出他哥哥回來又被他爺爺給趕走了的事，可是李慕白就點了點頭，說：「我知道，大概我要見了他的面也能認識他，可是，小姑娘你得告訴我，他為什麼不在

家裏住呢？」麗芳聽李慕白這一問，她的小臉上不由變色，並帶出一種悲慘的情態來，咬着嘴唇怔了一會，她才說：「他自願意出去麼，誰能攔得住他呢！」李慕白曉得這位小姑娘心中必有很難過的事情，自己因要急着走路離開此地，此時也不暇細問她了。遂又點頭說：「好罷！只要哥哥在路上被人欺侮了，叫我看見，我一定要幫助他，可是也得是你哥哥有理。」麗芳說：「我哥哥是個好人。」李慕白說：「我想他一定是個好人，我這個人向來是好打不平，專喜歡幫助好人的！」又說：「小姑娘你放心罷，回去罷！」楊麗芳小姑娘這才轉身嫻嫻地走去。

## 第二回

### 困阨風塵紫駒羞喚賣 追尋廟舍黃虎失披攔

李慕白暗嘆了口氣，又揹着包裹往南去走，他把這些事決不用心去想，現在他只想謹慎着走路，趕緊離開直隸省，一到鳳陽府去見那譚二員外，然後再到當塗縣去見靜玄禪師，最後到池州去尋着單鞭李俊如，請他給自己安置一個地方，就在那裏等候盟伯江南鶴，李慕白現在是對過去的事全都竭力不想，對將來的事他又沒有什麼希望，他只是想找個幽靜的地方隱居上二年三年，以後再說。因為天熱，李慕白又是揹着個包裹步行，所以走了三天才到了天津衛，那時才將傍午，看見那白河裏出出



的渾濁流水，李慕白真到了前途茫茫，本想要搭乘一隻帆船，順着運糧河南下，可是一來算計着手裏這二十兩銀子若除去了船價，恐怕就不够到池州府用的了；二來是看那些帆船實在太爲窄小船上裝的人又都很多，這麼熱的天在船上走幾百里路，簡直是受罪，所以李慕白就狠狠心說：還是就這麼一步的走下去吧！可是直到這時他還沒有吃午飯，於是離了河沿，走到大街上，就想找一家飯鋪去吃飯。正在向南走着，兩眼往旁邊的舖戶去望之時，忽然見由路東的一家店房內走出來一人，牽着一匹黑馬，李慕白一看，就不由得驚愕，原來這人正是那楊麗芳小姑娘的哥哥楊豹。這時楊豹可不像那天黃昏時，他從家裏走出時的窮像了。現在他是穿着一身青色暑涼綢的褲褂，青綢包著頭，腳下一雙魚鱗蹠鞋，馬上也是全份的新鞍轡，鞍後勒着一隻青布包裹，包裹露出來紅銅的刀把，楊豹就像是一位標頭似的出了店門，他就認鑿上馬，揚鞭向南走去。這裏李慕白本想把他喚住，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同時心裏又想：這個人很可疑，他從家裏出來時是汗污的褲褂，赤足穿着草鞋，現在居然又是這樣闊，可見他必是忽然發了一筆不義之財。大概他祖父罵他是強盜，要把他網起來交官，必不是無因的，他因會些武藝，已然走入了下流，雖然他的妹妹說他是個好人，但我還是不要去理他爲是，於是李慕白便不管那楊豹是往那裏去，他就走入一家小飯鋪，用過了飯，依舊往下去走，又走了幾天，過了滄州，南皮，東光，這幾天內，李慕白總是清早就起身，黃昏才投宿，白天在中午時因爲天熱不能往

走，他就找個野茶館吃點麵飯，歇息一會，或是尋個廟旁樹下的陰涼之處，略歇片刻，晚間住在店房裏，他雖然是必找單間的房子，一進屋就不出來，可是旁的旅客却受不了屋中的悶熱，就都在院中露天舖下涼席睡覺，他們在乘涼時就不免彼此談天，譬如這個客人是從山東來的，他就述說山東的新聞，那個縣官作了德政，那個大財東又開了一號買賣。由北京來的呢，那當然也是述說北京新聞，尤其是黃驥北被人殺死的事，及宮中失寶之案，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談，他們一談這些事情，李慕白立刻就傾耳去聽，他就聽人說：「瘦彌陀黃四爺，那是多麼大的財主，多麼大的本事，會叫李慕白給殺死了



！李慕白那小子可也真够兇的！」聽這話音，大概還沒有人知道李慕白已經被人救出監獄之事，又聽有人說：「官裏丟失的寶物可真不少，聽說還有幾十顆避塵珠至今沒有下落呢！不知道現在到了什麼人的手裏了，內務府的德五爺才冤呢，他連那些寶物看也沒看見過，就因為得罪了人，打了幾個月官司，發往新疆去了，」李慕白聽人談到德嘯峯的事情，他心中又很是悲痛，憤慨，不過却因見由北京來的人都很注意此事，他就更是加意謹慎小心，裝成一個老實的商人模樣，不但白天不敢在野茶館廟旁樹下睡午覺，就是晚間在店中睡覺，他也必要把屋門關嚴，惟恐有官衙的捕役跟着他來，乘着他熟睡之時將他綁起，同時，李慕白覺得這樣揹着包裹慢慢的步行是決不成的，假使在路上遇着官人，或是江湖對頭，那就決難走脫。再說這樣慢慢的行走，不但在路上太吃苦，反倒消耗路費，於是他就計算着：包裹裏有這幾匹棉布和夏布，就是賣在行裏，大概也能值上四五十兩銀子，若再添上我身邊的十幾兩，有五六十兩銀子，也可以買一匹不很好的馬了，只要騎上了馬，即使不像是個行路的客商了，那也不怕。雖然我買了馬匹之後，身邊的路費必賸不了多少。可是那也不要緊，只要我能趕路到鳳陽府去見着譚二員外，他既與我盟伯頗有交情，我若跟他借上幾十兩路費，大概他決不能拒絕我吧，當下李慕白就擬好主意想着明天一定要找一處城市，賣了布匹買馬，到了次日，又往下走，偏午的時候就到了吳橋地方。吳橋本是冀魯交界之地，再往西南一百餘里便是李慕白的家鄉南宮，和俞秀蓮

的故里鉅鹿了，當時李慕白心裏一動，恐怕這裏離着家鄉太近，會遇着什麼熟人。他望見了縣城便大大方方地走入，找到一家布行，問了問棉布和夏布的行市，然後把自己的包裹打開，他說自己是徐州府的販布客人，此次到北京去販布，因為那裏給的價錢很低，所以自己只出脫了一半，贖下這一半，本想要拿到濟南去賣，可是因為天氣太熱，帶着貨物行路太不方便，所以打算就在這裏照着原來的本錢賣出去。那布行裏的經紀看了李慕白的貨物還算不錯，又加時在炎夏，夏布的行市很高，遂就與李慕白商量貨價，本來李慕白核算着這些布疋，盟伯江南鶴在北京購買之時，至少也得用七八十兩銀子，如今布行打算買便宜貨，只給他六十二兩銀子，李慕白雖然割捨不得，但若要急於買馬趕路，所以只好就依了布行給的價錢，當下銀貨兩交，李慕白並請布行給開了一個收貨的單子，上面寫上布行的字號，他口裏說着是：記着字號，將來好再將貨物送來，請求照顧，其實他是想着：有這個貨單，即使在路上有人盤查，也可以以此證明自己確實是個商人，當下他將包裹捲着衣服和銀子，就出了布行走在街上，去找買馬的地方，忽然他又想：盟伯江南鶴爲使自己在路上像一個商人，才買了那些布疋，也許是有意叫自己給帶回江南去，他做衣服用罷？如今被自己通通給賣掉了，即使買了一匹瘦馬騎回去，將來盟伯要問自己之時，究竟難以回答！於是在街頭發了一會怔，便想：布疋已賣出去了，我還猶豫什麼？當下又走了一截路，便在大街旁找了一家馬店，進去挑選馬匹，這吳橋縣雖是個小地

方，但馬店裏的好馬却是不少，最好的一匹要價三百五十兩，可是李慕白看着還不及孟思昭由鐵貝勒府騎出，自己丟在安定門外店裏的那匹黑馬呢。心裏很不痛快地這樣想着，就說：「我只打算用幾十兩銀子買一匹馬，你們這都是二三百兩的，我那裏買得起呀！」說着往門外就走，那馬店的夥計追過來說：「幾十兩銀子的也有啊，客人，你等一等，我這就給你牽去。」正在說着，忽聽得的一陣蹄聲，自北往南跑來了四匹健馬，馬上的四個人都是短衣褲，有的頭戴草帽，有的用手中包頭，馬店的夥計就指着說：「客人你快看，前面那匹烏錐馬有多麼好，至少也得值四百兩銀子！」此時那四匹馬已由李慕白的眼前掠過，李慕白一見那頭一匹黑馬上的壯漢背影，他不由又吃一驚，啊了一聲，要立刻就追趕過去，但是脚步隨即停止，他直着眼往南看着那人身背影，心中十分的驚訝，原來那黑馬上的漢子正是楊豹，心說：這個人可真奇怪！他怎麼又到這裏來了？跟在他後面的那三個騎馬的人，可又是誰呢？於是回過頭來向馬店夥計問說：「這四個騎馬的人你認識不認識？」馬店夥計搖頭說：「不認得，這是外邊來的人，看那樣子多半是保標的。」遂又問：「有一匹八十兩的馬，客人你想瞧瞧嗎？」李慕白點頭說：「你牽來，我先看看。」當下那夥計往北邊找他那匹馬去了。李慕白就在馬店門首呆呆地發怔想着：那麗芳小姑娘的哥哥楊豹，自己在天津就看見了他，那時他是一個人騎着馬，現在不想在此又遇着他，並且跟隨他的那三個人又都是強壯潑悍的樣子。不用說，他們一定都是走江湖



的強盜，現在到此不知是幹什麼勾當來？正想着，那個馬店夥計帶着一個手裏牽着三匹馬的小孩走來了。李慕白迎將過去，問說：「你說的是那一匹？」那馬店夥計拍着一匹醬紫色的馬說：「這匹八十兩，那白的一百二，那匹紫斑的可貴了，至少也得三百兩。」李慕白拉過那匹醬紫色的馬，看了看，牙齒不多，但是身上却沒膘，比自己去年初到北京時在冀州買的那匹馬還要瘦，當下他騎上馬接過鞭子，在街上來回走了一趟，見這匹馬不但不是個走馬，性子還復烈，李慕白暗笑，身子瘦，性子可烈，這匹馬倒真有點像我，我就買下他吧！於是下了馬和那夥計磋商價錢，結果是以六十兩銀子買成，又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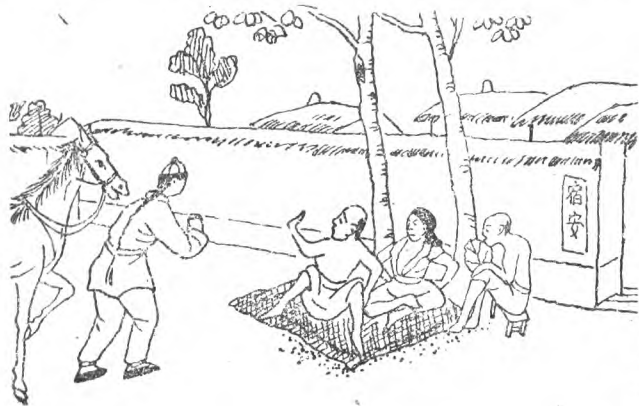
了十二兩銀子買了一付舊鞍轡。李慕白就交了銀子，上馬揮鞭，順大街直往正南而去。這匹瘦馬的性子極烈，總把轡頭扭着，並時時仰着頭嘶叫，四條腿胡踢亂跳，還沒出城就幾乎撞倒了一個賣瓜的。李慕白心中怒極，連氣揮鞭抽打馬跨，一出了南門，他就放開轡頭，這匹馬就像一條瘦龍似的向南揚塵飛奔而去。本來李慕白這些日來就心緒不好，如今買了這匹劣馬，他就決意非要把他制服了不可，並要將這匹馬訓練成爲一條千里駒。幸虧這時天熱，路上沒有多少行人，所以能容李慕白這匹瘦馬橫衝直闖，可是才走了四五里地，這時忽由道旁一個坎圈裏蹣出一個人來，跑到大道的中心，此人就張着兩隻手將李慕白的馬攔住，他說：「朋友，你先站住！你先站住！」李慕白十分詫異，趕緊勒住馬，一面喘氣拭汗，一面問道：「你有什麼事？」這個人身材不甚高，但頗是健壯，身上只穿着一條破短褲，脊樑上搭着一塊手巾，光脚穿着一雙草鞋，他漆黑的臉上睜着兩隻白眼晴，滋着黑牙向李慕白笑着說：「朋友，你先下馬來，我跟你求一件事，我瞧你這匹馬還很快，借我騎一騎，我往南追幾個人，只要把那幾個人追上，我就能够發一筆大財，我回來一定要重重的謝你！」李慕白一聽此人要借自己的馬騎，便不由好笑，遂說道：「這匹馬我是才買來的，我要趕路回家，怎麼能够借你騎？朋友，這件事我不能答應你！」說着用手揮了揮那人，放開馬又要走，那人却搶步上前將馬轡扯住，那馬揚着頭直叫，李慕白不由有些生氣，便把眼一瞪，喝道：「怎麼，你還要搶我的馬匹嗎？」那人却

仍舊笑着，說：「不是，朋友，咱們說好的，講交情，我不能對你要怔的，看你這樣子也是常出門兒的人，難道你還不認得我地頭蛇焦二嗎；現在真是前面有一號好買賣，只要我騎馬追上去，立刻就能弄一大筆銀子，你就在這兒等着我，我一定將馬給你送回來，我焦二決不是騙子！」說時，他竟要將李慕白揪下馬來，却被李慕白吧兩鞭子，將那焦二的背樑上抽了兩道血印，焦二立刻翻了臉，說：「好小子，焦二太爺跟你說好的你不聽，非得焦二太爺跟你要怔的嗎？今天你要不把馬給二太爺騎，你這子就別要命啦！」說時，由褲腰帶的後面抽出一把雪亮的匕首，躡上來向李慕白就刺，李慕白一閃身跳下馬來，那匹馬就向南驚走了，焦二却不顧李慕白，他撒腿往南去追那匹馬。才跑了不到二十步，就被李慕白趕上，一脚踢在他的後腰上，那焦二立刻一個馬爬臥在地下，右手還握着匕首，但匕首已深深的插在地上，李慕白又上前向焦二的右臂踏了一腳，焦二就喊了一聲：「噯喲！」李慕白隨彎腰奪過了匕首，飛腿向南去追他的那匹馬。這時那匹馬跑到前面，因為對面來了幾輛車，驚得他折回頭來又跑，就被李慕白把他截住，揪住了轡頭，用鞭桿抽打了幾下，打得那匹馬叫了幾聲，跳了幾下，就老實了。李慕白一面喘氣。一面將奪來的匕首插在腰帶上，隨即扳鞍上，揮鞭向南去，掠過對面的那幾輛車，飛似的在火熱的陽光之下走了。行走了三日，便過了山東聊城縣。自從在吳橋打了那衝頭蛇焦二之後，李慕白就像又破了戒，尤其是六十兩銀子買來的這匹醬色的馬，別看一點膘兒也沒



有，性子還是非常頑劣，在路上真叫李慕白生氣，並且把李慕白的兩條腿全都磨破了。同時還有一件事，事挫磨着李慕白，就是他手頭的銀子已將花盡了，過了聊城，順着運河去走，又過了黃河走到東平，身邊已是分文無有，同時坐下的這匹馬因為吃的草料不足，是越發的瘦了。李慕白沒有法子，只得將盟伯爲自己置的那幾件富餘的衣裳到典肆裏當了，又往下去走，可是走了幾天，過了濟甯，走到魚台，他當了的那點錢又都花盡了。沒有法子只得在魚台縣又把鞍韉當了，十二兩銀子買的鞍韉才當了五兩，走不到六七天，來到了安徽宿州地面連當鞍韉的錢全都花光了，依舊是囊空如洗。直走到過午二時許，他還沒有吃午飯。同時身上這一套白布小褲褂，因為汗浸雨淋和泥土沾染，已然成了灰黑色的了。○臉上也因爲幾天沒有刮，也長了很長的鬍鬚，李慕白來到一座鎮市上，就下了馬，找了井台喝了一氣涼水，喝完了，便將馬繫在一棵樹上，坐在樹下歇息，同時想着：怎麼辦？這宿州離着鳳陽府還有一百多里地，頂快走也得兩天，其實自己挨兩天餓趕到鳳陽也不要緊，可是這匹馬恐怕受不了；再說自己這個樣子，再餓兩天，怎麼能去見那譚二員外呢？到了此時，真後悔不該賣了布疋買了這麼一匹，現在只好再將馬匹賣了吧！於是李慕白立起身來，解下馬來，一面走，一面暗自嘆氣，又想起去年困在北京西河沿元豐店時，窮得就要賣馬匹，若不是有德嘯峯接濟自己，那能在北京居住那些日子呢？又想自己將來的衣食都很可憂慮，既不願偷盜，又因身負重罪不能入行伍，不能保標，難道就依頓

朋友和盟伯一輩子麼？越想越愁，牽着馬匹在街頭，他又不會么喝着賣馬，可在陽光下站着，發了一會怔，然後拭了拭頭上的汗，又往南走，走了不遠，就見路西有一家標店，字號是「宿安」，看那標店不很大，但是門外還拴着兩匹馬，門前兩棵樹下也有幾個人在那裏乘涼，李慕白就上前抱了抱拳，說：「諸位都是這裏的標頭嗎？」那幾個人坐在席上並不起來，有一個人就大模大樣地問說：「什麼事？」李慕白陪笑道：「我早先也是在北京標行，現在因為往江南去有事，住在這裏，盤費沒有了，想要將這匹馬賣給貴標店，得幾十兩銀子好往下趕路！」又拍了拍馬上的瘦皮毛說：『這匹馬雖然沒有什



麼驃，可是跑得很快，喂一喂就好了！」那幾個標頭用眼看了李慕白這落拓的樣子，又看見瘦得跟猴似的那匹馬，便齊都搖着頭笑道：「我們可不要你這匹馬，別說幾十兩，二兩銀子我們也不要！」李慕白立刻羞得面紅過耳，趕緊回身牽馬走開，心中又是氣，又是感慨。又走了幾步，便由地下撿起一枝稻草，插在馬鬃上，在街頭一站，站了半天，也沒有人理他，正要走開。忽見身後有人拍了他的肩頭一下，李慕白趕緊回頭一看，就見身後是一個忪腦袋的少年，光着膀子，在膀子上刺着一朵牡丹花，還刺着一個老虎頭，這人把兩隻手攏在很寬的板兒帶子上，蹀着胸脯，問說：「你這匹馬是要賣的嗎？」李慕白看是這個人就像是個土痞之流，遂就點頭說：「是的，這匹馬我願意賠點錢把他賣了！那土痞用眼睛看了看那匹，就由鼻子裏擠出笑聲，揚着頭問道：『你要賣多少錢？』李慕白說：『我這匹馬是在吳橋縣用六十兩銀子買的，雖然瘦一點，可是跑的很快，現在我因為等着用錢，就賠點錢賣了吧，給三十兩銀子，你就牽了去！』那土痞撇着嘴笑了。說：『就憑這樣的一匹比狗還瘦的馬，你也敢一開口就要三十兩？』說完了這句話，他揚頭就走，李慕白追上去問道：『你想給多少錢？』那土痞回過頭，把二指和中指搭在一起，說：『給你十兩銀子！』李慕白一聽他還了價錢，就狠心說：『我賣給你！』同時心裏想着，到此時誰還顧得賠錢不賠錢，將馬賣了先得上十兩銀子，吃頓飯，換上一身衣裳，趕百餘里路到鳳陽去見譚二員外那是要緊的！於是就等着那光膀子的少年給他錢

，可是那少年土痞却撇着嘴笑了笑，說：「你不是願意賣了嗎？我可又不願意要啦！」說畢，幌搖着胸脯揚長走去。氣得李慕白真要拔出匕首來將他扎死，但是想起盟伯江南鶴的囑咐來，只得又強忍住一口怒氣。站着發了半天怔，就一堵氣飛身上馬，連抽幾鞭，順大街向南馳去，這匹馬雖然一天沒吃草料，可是性子還不改，又連踢帶跳的像一隻餓狼似的往前飛奔，奔了不多遠，就奔到一個人的身上，嚇得李慕白趕緊跳下馬來。原來被馬撞倒的是一位老太婆，都有六七十歲了，因為他由路東的一家小鋪，回路西施的家裏去，不料就被馬撞倒，蒼白的頭髮上已經流出血來，爬在地下不住的呻吟。旁邊的鋪戶就出來五六個人，揪住李慕白不讓他走，老太婆的兒子是個開豬肉鋪的，拿着宰豬的刀，要跟李慕白拚命，算是被別人給攔住了。李慕白自覺理屈，旁邊的人罵他，他一點也不敢動氣，親自將那位老太婆攙扶起來，看了看，撞傷的還不太重，他替老太婆擲了擲身上的土，便又向那賣豬肉的作揖，說：「真是我的過錯，我這匹馬的性子太劣！」那賣豬肉的漢子罵道：「你知道你的馬性子劣，爲什麼還在馬上騎？你娘的！」說時向李慕白就蹣，李慕白趕緊退身躲開，旁邊的人就有的說：「把他的馬扣下！」又有的說：「叫官人去！」並有的打不平，向李慕白的背上擂了幾拳。李慕白連大大氣也不敢出。並且他不怕扣下馬匹，也不怕人家打他，可是一聽人家要叫來官人，就把他的臉色嚇得白了。趕緊又向衆人作揖，說：「都是我的過錯」既然我將這位老太太撞傷，我也沒有錢給這位老太太

醫治，就把我這匹馬留下吧！我的不對，我也不願叫來官人打官司！」說着，又向衆人作揖。那賣猪肉的漢子一聽李慕白願意將馬留下，賠償他母親的撞傷，他也就消了氣，又罵了李慕白兩聲，便放李慕白走去，李慕白無顏再在這鎮上停留，就趕緊往南去走，出了這鎮市，順着兩旁田禾大道蹣跚獨行，心中好生氣悶，賠掉了馬匹倒不要緊，只是撞傷了人家的老太婆，被那些人打罵了一頓，自己的心裏實在難過。更加烈日晒在頭上，熱風吹在臉上，腹中的飢腸亂鳴，兩腿覺着乏力，他真不禁後悔，早就應當在監獄裏餓死，何必由着盟伯江南鶴將自己救出來受這個罪！但是，鳳陽府譚二員外之處，幸離着這裏還不算遠，不過是百餘里路，若是連夜的走，挨上兩天餓，總可以到。於是把那個只包裹一封信，衣服和錢都沒有的包裹繫在腰上，就緊緊的往南走去，可是才走了不到二里地，就聽身後又是得得的一陣馬蹄之聲，並有人大聲的喊道：「前面的那個小子，快站住！」李慕白吃了一驚，趕緊回過頭去看，就見身後是來了兩匹馬一白一黑，頭一匹白馬上的人，就是剛才在鎮上遇見的，出了十兩銀子價錢要買他那匹馬，結果又不買了的那個少年土痞，此時他已披上了一件青綢汗褂，後面那個人也是二十餘歲，橫眉豎目，一身青綢衣裳，李慕白看了這兩個人趕來，就不禁一怔，停止脚步。等到那兩人騎馬來到臨近，就問道：「你們是找我來的嗎？」那少年土痞先跳下馬來，一手牽着韁繩，一手就把李慕白的衣領揪住，他瞪着眼睛說道：「不找你還是找誰？我問你，你到底是在幹什麼的？」那個後



面的人也下了馬，樣子比這個土痞還要橫，也翻着眼睛，頭上的刀疤跟眉毛皺在一起，怒聲說：「還細問他幹什麼，把他細起來帶回去就是了。」說時從腰裏抽繩子，就要細李慕白，李慕白向後退了兩步，問說：「你們不要動手，先說說，我到底有什麼錯處，你們就要細我？」那少年的土痞先回身從鞍下抽出一口單刀，衝着李慕白晃了晃，就說：「小子，你也不用裝傻了，看你這樣子就不像好人，我們都是鎮上賈大老爺宅裏的護院的，我叫石頭腦袋許三，這位是三眼龍劉大旺，我們哥兒倆的名頭大概你這小子也知道，前天宅裏丟了一隻古銅香爐，兩疋綢子，一桿翡翠斗的象牙烟槍，正抓不着賊呢，

你這小子就賊毛鼠眼的來到鎮上賣馬，那一匹馬就是紙糊的吧，我給十兩銀子，你就賣了。後來你瞧出我的神色，你覺着事不祥，騎上馬就逃命，把人家豬肉鋪的老太婆也給撞了，人家要喊官人，你拋下馬就跑。你的馬要是沒有來歷，你能够那麼捨得就給了人？我瞧着你不是飛賊，就是強盜，得了吧，乖乖的叫我我們細上，帶回去先弔起來請你吃一頓皮鞭子！」說時逼近兩步，一手持刀，一手揪住李慕白的衣領，就要叫旁邊的那三眼龍劉大旺過去抖繩細綁，李慕白却擺手說：「你們先別細我，也別揪我的衣裳，聽我說兩句話！」那許三放下了左手，右手挺刀，脚下站着丁字步兒，說：「有話快說，反正你是跑不了啦，吐出必香爐，綢子，翠翡烟槍，還得把你交衙門。」這時李慕白胸中的怒氣已然忍無可忍，就乘着許三對他傲然說話之時，遂即驀然撲了上去，右手托住許三的右腕，左手突的一拳，其疾如箭，其重如鎚，立刻將那許三打得雙手按胸，躺倒在地，暈了過去。李慕白已竟奪刀在手，再逼過那人，那三眼龍劉大旺却嚇得扔下了繩子，趕緊跑到馬鞍旁抽出了單刀，此時李慕白一個躍步追過去，掄刀就向肩削來，劉大旺趕緊一閃身，橫刀去架，不想李慕白的刀，早已抽回，趁劉大旺的刀往上一架的空兒，提起左脚，認定劉大旺的小腹，一脚踢去，只聽劉大旺啞啞了一聲，也倒在地上。此時那許三已爬起身來，但還直不起腰，李慕白却上前將那匹馬牽在手中，飛身上馬，將手中奪過的鋼刀向劉大旺一橫，說：「滾你們的罷！」遂用拳頭鎚着馬跨，縱開韁繩就像一股白煙

似的向南馳去。往南走了二三里地，李慕白才勒住韁繩，低頭看這匹馬，可又比剛才在鎮因為撞了人，被人扣下的那匹瘦馬強得多了。既失馬復得馬，他想着又很可笑，不過也慚愧着，因為盟伯江南鶴囑咐過他，說是應守武當戒條，不可隨便顯露身手，可是他在路上已竟犯了兩次戒了。向南又走了多時，就覺得腹中直響，李慕白這才知道，雖然奪來一匹好馬，打了兩個人，能够快意一時，但是身邊依然一文錢也沒有，依然救不了胸中的饑餓。他一面策着馬，一面想着怎樣才能找到飯吃，可是想着除了討飯之外再無別法，但他又怎能去覬覦討飯呢？這時前方就有一道大河阻路，白茫茫的水，在饑餓的李慕白的眼中看去更像流得很急。靠着河岸雖有兩隻擺渡船，但是李慕白身邊一文不名，他怎敢冒然牽馬上船。勒住馬在河岸上望了一會，就見河水並不太深，大約也就有三四尺深，心想：往西邊去，上游或者有水淺的地方。我在那邊騎着馬涉水過河豈不好？何必在這裏上擺渡，過了河給不了錢，又跟船戶惹氣呢？於是李慕白就撥馬順着河岸往西去走，走了不到二三里地，就見河身漸窄，鋪在河底的石卵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水深至多約二尺，騎在馬上是很可以涉過了，當下李慕白將要輕輕策馬向河中走去，忽然他被河中那清激流水誘得眼亂。河中一隻船也沒有，北邊只是一遍森森的林木，對岸是一股小徑，幾戶人家，可看不見一個人，此時約在下午四時左右，李慕白的衣裳都被汗沾得貼在身上，自己都聞得見汗臭的氣味，心說：反正我忙着跑過岸去也沒有地方吃飯去，不如先



在這裏脫下衣褲來洗一洗，再下河去洗個澡，一來涼快涼快二來衣服乾淨點，也好去見譚二員外。遂見西面有一棵柳樹，李慕白就走過去，下了馬，將奪來的這匹馬就繫在河邊柳下，然後李慕白脫下鞋襪下了河，先彎着腰將身上的白布小褂洗了洗，又光着膀子走上岸，將濕小褂搭在朝陽的柳枝上晒着，那匹馬就低頭吃地上的青草，李慕白又走到河邊，剛要脫去褲子，這時忽聽背後有女人相呼之聲，他趕緊回頭去看，原來北邊來了兩個中年的婦人，和一個妙齡的村女，全都手提着籃子，拿着搗衣的棒槌，到河邊浣衣服來了，李慕白立刻羞得臉紅，褲子也不敢脫了，身子也不敢洗了，遂又把褲子繫好，一堵氣上了岸，到柳樹下把鞋襪穿上，把才洗的小褂也披上，就解下馬來，牽着往西走，那邊的兩個婦人一個少女也齊都看了李慕白一眼，李慕白却不看她們，他只牽着馬懊惱着走，心說：無論走在那裏，無論作什麼事，都是障礙重重，這也不知是什麼緣故？他迎着斜陽，牽馬佇立，不禁感到一種流浪者的悲痛，將要上馬涉水過河，這時他忽聽見一陣清澈悠揚的鐘聲，自林間飄來，轉身去看，只見那北邊蒼鬱的柏林之間，隱隱露出一角紅牆。李慕白心中一動，他想：那邊有廟，廟裏的和尚大既正吃飯了，我現在腹中正在饑餓，我去求求和尚，要兩個饅頭吃，不算是太丟臉吧！當下李慕白驢上馬直奔那邊的樹林走去，走了不遠就到了林前，李慕白遂走進林，到廟前一看，這座廟還不太小，大概有兩層殿，紅牆也很新，像是才修過的，山門的橫額上就寫着是「勅建大覺寺」。李慕白將馬繫

在門前樹上，便扣上衣紐，直入山門。只覺得院內清涼，鐘聲震耳，却看不見一個和尚。李慕白四下望了望，只見東配殿裏有香煙散出，大概許是有人，遂走近前，只見一個小和尚正在收拾香案，李慕白就叫了一聲「小師傅！」那小和尚嚇了一跳，回頭一看見李慕白，不像是來進香的樣子，便連問訊也不打，就問說：「你是幹什麼的？」李慕白抱了抱拳，說：「沒有別的事，就是我在這裏餓了，想求這裏的師傅們慈悲慈悲，給點吃的，我好騎馬往前趕路。」說話時李慕白不禁羞愧得臉紅，那小和尚一聽李慕白在外面有馬，他決想不到李慕白吃完了不給點布施，於是說：「你等一等，我跟我師父說一



聲去。」當時小和尚出了配殿往裏院走去，少時就請李慕白到鐘樓旁一間小屋子裏，擺着兩碟素菜，幾個饅頭，一盃小米稀飯，請李慕白吃。李慕白此時真餓極了，彷彿比監獄裏出來，在楊家住着的時候還餓。他拿起饅頭來就吃，吃了兩個饅頭，又喝稀飯，這時鐘聲早已停止，可是門外又起了一片雷聲。李慕白吃了一驚，嘴裏喝着稀飯，耳邊向外去聽，只聽外面的脚步声很是雜亂，有幾個人彼此大聲說着話，一個說：「馬都在這裏了，人還能够跑遠了？你們把門攔住，別叫他逃走了！」另一個人說：「師父，讓我進去抓他」，接着又聽有幾個人同聲喊說：「和尚，和尚，」這屋裏伺候李慕白吃飯的和尚，將要出屋去看，李慕白却將筷子一扔，說：「小師傅你不要去。這些人是找我來的！」當下李慕白一捋袖子，大踏步走出這間小屋，就見院中有七八個強悍的大漢，手中提着單刀木棍，氣勢昂昂，其中有一個就是今天在路上被自己打過的那個石頭腦袋許三，許三一見李慕白走出來，他先嚇得往後退了兩步，向一個四十來歲黃臉膛高身材的人說：「師父！就是這小子！」那許三的師父手中並無兵器，但是黃繭綢的褲褂，腳下一雙扎着花兒的蹣鞋襪子像一條蛇似的繞在頭上，橫眉豎目，很像是個練武的人。他蹣着胸脯近前兩，就問說：「朋友，你姓什麼？」李慕白答道：「我姓李。」許三的師父點了點頭說：「好，姓李的，現在沒有別的了，偷我們宅裏的古銅香爐翡翠烟槍的賊是你不是你，現在我們且不必細論，反正我徒弟他在這兒，剛才你把他打了，馬你給搶去，現在廟門外拴着，真

賊實犯，一概俱全，朋友你乖一點，叫我們把你網上交到衙門裏，頂多你挨一頓鞭子，扛幾個月的枷，決不至於有死罪。」說時這許三的師父一面冷笑着，就上前，就伸手要抓李慕白的胳膊，但被李慕白把手躲開，退後兩步，由腰帶裏抽出匕首，厲聲說道：「你們給我滾開，別上來找死，李大爺不是好欺負的！」對方那七八個人就要一齊上前，掄刀持棍來打李慕白，那個許三的師父擺了擺手，叫他的徒弟退後，他就望着李慕白，冷笑道：「嘿！看你這樣子還像怪有本事的！」他要在衆徒弟面前露一手兒，就由許三的手中接過一口單刀來，把胸脯一拍，說：「你打聽打聽，你太爺就是黃臉虎晁德慶，你要走在宿州一帶得先認得我，小子，別說你，就是鳳陽府的譚二員外，柳大莊主，他們也得叫我一聲老弟，別說你。你小子若是知道晁太爺的大名，就趕緊跪下，叫我們把你綁起來。你也不想活了，那也好，出來，咱們到廟外去，別叫你的狗血噴髒了人家的佛堂！」李慕白見此人口出不遜，便不由十分生氣，但是因為聽他提到了鳳陽府的譚二員外也呼他爲老弟，李慕白的心中就不禁略生猶豫，暗想：他既自稱是譚二員外的朋友，我的手下自然要留些情分。又想要將身邊那封江南鶴給譚二員外的信叫他看，表示都是自家人，不必彼此爲難。可是忽然覺得這黃臉虎晁德慶不像是個正道的練武的人，自己還是不可對他露出真面目。於是也使起氣來，一拍胸脯說：「好，咱們外面闖一闖去！對面那七八個人齊都向他師父說：「這小子一出去他就跑了！」旁邊兩個和尚却不住打問訊說：「施

主們有什麼話還是到廟外說去吧！」那黃臉虎晁德慶自命爲宿州有名的拳師，天下無敵的好漢，他焉把李慕白這麼一個窮漢放在眼裏，就向衆徒弟們說：「還怕他長翅膀兒飛了嗎？」當下黃臉虎晁德慶帶着七八個徒弟先出廟門，李慕白隨後奔將出去，後面的和尚趕緊把山門關閉了。李慕白到了廟外只見林間拴着七八匹馬，李慕白先留心着殺傷他們之後，逃走的辦法。林間樹多草盛，不便交手，七八個拿着兵刃的強壯漢子就圍着李慕白走出了樹林。此地面對長河，十分寬敞，李慕白就右手握着匕首，以釣馬步的姿勢站住，這時對方的黃臉虎晁德慶見李慕白毫無懼色，竟敢以短短匕首來對他這三尺多長的單刀，便有點不敢輕敵。當時他先說了聲：「我的刀砍死你，你可別後悔！」說時一個躍步奔過來，掄刀刷的一聲砍下，李慕白趕緊閃在左邊，以碎步點地，趨近晁德慶的身右，晁德慶立刻向右扭身，橫刀向李慕白胸際去掃，李慕白趕緊伏身向右閃開，同時使了一個掃盪腿。運勢極快，用力極猛，那黃臉虎晁德慶腳底下站立不住，當時一個大仰顛，咕嚕一聲，摔倒在地，但他一滾身爬起來，忍着頭疼，掄刀又向李慕白疾砍。李慕白却不還手，只往後退，晁德慶一面怒喝衆徒弟把他圍住，一面鋼刀飛舞，直削李慕白，李慕白身子往後退，眼睛却注意對方的刀勢，他退了五六步便不退了，忽然他將匕首插在腰帶上，等着晁德慶掄刀奔過來，他就驥的一閃身，同時左足點地斜躍過去，左手就將晁德慶的右腕抓住，右手上前抓住他的刀把，右腳用力蹬去，口中說一聲：「啍！」便立刻奪刀在



手，那晁德慶一個屁股躡兒又摔在地下。此時他那七八個徒弟見他們的師父都不能取勝，就都嚇得變了顏色，尤其是那個石頭腦袋許三，這時他簡直要抓馬逃跑。李慕白就橫刀說：「你們不要怕，咱們都沒有什麼深仇大恨，我決不能傷你們，只要你們的那匹馬送過來，我就走！」那黃臉虎晁德慶又爬起身來，他就向他那幾個徒弟說：「得啦，你們就把馬牽過來送給他吧！」又向李慕白望了一眼，就垂頭喪氣地說：「朋友，我佩服你就是了，算我學藝不精，咱們三年以後再見面，現在你的姓名佳處告訴我吧！」李慕白微微冷笑說：「我沒有名字，江湖上只叫我李大爺，現在也沒有准地方去。大概兩

三年內長江南北總可以見得着我。」晁德慶說：「好吧，咱們後會有期吧！」那石頭腦袋許三也是滿臉的晦氣懶懶地把那匹馬牽過來，交到李慕白的手裏，李慕白認轡上馬，就向那黃臉虎晁德慶說：「這匹馬我也不過是暫借用，將來我路過此地時，再奉還你們！」那晁德慶忍着氣說：「那隨你，反正將來咱們准有再見面的那一天！」當時李慕白用刀柄搥着馬就往河邊走去，行至岸上柳樹下，李慕白勒馬回首去望，只見黃臉虎晁德慶的師徒們，牽着馬在那裏正望他，還都沒有走，李慕白就微笑了笑，順手折下一條柳枝，就當作馬鞭，把手中那口鋼刀遠遠地扔在河中，然後就徐徐策馬，過河涉水到了對岸，此時紅霞滿天，晚風徐起，綠色無邊的田禾都在沙沙的響，李慕白尋着一股路，便以柳枝策馬飛馳而去，由這澮河的南岸往東南連夜的走，直到次日下午四時許，便到了淮河的北岸，淮河爲皖北最大的水道，河中檣桅林立，波濤浩蕩，可實在不容李慕白再涉水過河了。李慕白自昨下午在那大覺寺裏乞求了一頓吃喝，至今只在路上喝了點涼水，一粒米也未進，坐下的馬是只仗着吃了點青草過活。他身邊自然不會由肉裏長出一文錢來。下了馬，躊躇了一會，就向岸上的人打聽，問鳳陽府離這裏還有多遠，有一個在船上幹營生的人，就指着對岸說：「一過岸就是，你到鳳陽府是我誰吧？」李慕白說：「我找的是譚二員外。」那人聽了，立刻把李慕白打量了一番，就問說：「你貴姓，是從那裏來的，找譚二員外有什麼事，你跟二員外認識嗎？」李慕白略略遲頓了一下，就回答說：「

我是北京來的，我叫李煥如，現在有朋友的一封信，叫我來見鳳陽的譚二員外。」那人一聽，立刻抱拳，說：「原來是北京來的，李爺大概你也知道，我們這淮河裏的船多半是譚二員外的，你老哥既是由北京來到這裏見譚二員外的，那我們自然要送你前去，李爺你且等一等！」當下他就跑到河邊，跟一隻大船上的人說了幾句話，然後就請李慕白牽馬上船，少時就過了河，到了南埭。李慕白牽馬離船上岸，那個人也追到岸上來，執意要送李慕白到譚家村去見那譚二員外，李慕白見此人很是誠意，遂也就不騎馬，牽馬同着這人順路往南去走，李慕白就問此人貴姓，這個人就說：「免貴，我姓陶，因為我的身子不高，會些水性，朋友們就叫我短尾魚陶小個子。」李慕白點了點頭，又問說：「陶兄弟譚二員外想是多年之交情？」陶小個子說：「交情我可不敢攀，我不過是譚二員外手底下的一個老人罷了，自譚二員外在外面闖江湖的時候，我就跟着他現在少說也有十五年了，二員外總沒拿我當外人看待。」又問說：「李爺你既是從北京來的，你可曉得北京城新近出了一位英雄李慕白嗎？」李慕白聽陶小個子這樣一問，他真覺得詫異，萬想不到自己在京城才一年多，只打了金刀馮茂，瘦彌陀黃驥北那幾個人，竟把名氣弄得這樣大，連此地的人全都曉得了，其實名氣大了，到處受人敬仰，也是件好事，但無奈自己是個逃犯，走在路上若有許多人認識自己，那豈不是容易出事嗎？這樣想着，就沒回答。兩個人一匹馬又在夕陽影裏脚步不停的前進。陶小個子把臉向前仰着，伸着大拇指說：「李慕



白這個人，真是好漢子，在江湖上出名的人也很多，但那不算什麼，北京城是大地方，向來是藏龍臥虎，有本領的人太多了，能够在那個地方出名，武藝壓倒了北京城，那真叫英雄呢？李慕白那個人，早晚我得見見他，叫他教我幾手武藝才行？」李慕白聽陶小個子把自己佩服得這個樣，不由倒很抱歉似的，雖然覺得陶小個子是個爽快的人，但自己也不敢冒然將真實姓名說出，遂就只裝做走路很勞累的樣子，牽着馬隨走隨喘氣，並不答話。又走了些路，陶小個子就問說：「李爺，你來見譚二員外，是誰作的引見？李慕白說：「是在北京結識的一個朋友，姓江的。」李慕白本來是隨口這樣地說，可是那陶小個子聽了，就面現驚異之色，趕緊問說：「姓江的？莫非是江南鶴那位老爺子嗎？」李慕白至此也不能不承認了，便點頭說：「不錯，正是他老人家叫我來此拜訪譚二員外。」那陶小個子聽李慕白這麼一說，就立刻停住了脚步，就揚着頭看李慕白的面貌豐采詳細地打量了一番，他就倒抽了一口涼氣，說道：「嚶呀？我的李爺，你別就是李慕白呀？」李慕白四下看了看，只見斜陽曠野，並無一人，遂就微笑了笑，低聲向那陶小個子說：「陶兄，我看你也是好朋友，我就對你實說吧，我正是李慕白，因為我在北京殺死了瘦彌陀黃驥北，才逃將出來，江南鶴老俠客是我的盟伯，他老人家給我寫一封信，叫我到這裏來見譚二員外，但我在這裏也住不長，不過，陶兄，你千萬不要對別人說我來到此地了？」那陶小個子一見這個站在面前的身體挺拔昂壯，面色稍微黑瘦，但眉目英俊，神情爽然

的少年客人，原來就是那大名鼎鼎的李慕白，他立刻作了一個揖，就說：「我的李爺？我一見你的面，我就看出你決不江湖的庸俗之輩，得啦，你把馬交給我，讓我給你牽着吧？」說着他就將李慕白的馬匹接了過去。這時陶小個子對於李慕白是更加恭敬了，他搶着給李慕白牽着馬匹又說：「李爺，我聽說你的名頭可不是一天半天了，去年你把金刀馮茂那傢伙給打敗，江湖人誰不佩服你？金刀馮茂那傢伙，近幾年來他還了得，誰提起他來誰不胆怕呢？我們譚二員外生在江湖上行走，到處都沒有攔遮，可是因爲他，我們譚二員外竟不敢到北方去？」一面說着走着，又一面扭頭打量這位打服金刀馮茂的



英雄，就又說：「後來我們譚二員外才打聽出來，原來李慕白不是外人，却是江南鶴那老爺子的徒弟，我們譚二員外跟江老爺子認得，當年譚二員外闖江湖時，在當塗江心寺遇見了靜玄和尚，那時我們二員外可真凶莽，竟把那和尚得罪了。」

### 第三回

#### 柳外溪邊初來逢豔女 庭前榻下兩次鬪頑猴

和尚就施展點穴法，將我們二員外點住，點的是鬼眼穴，兩條腿簡直成了殘疾，幸虧遇着了江老爺子，才將我們二員外治好，由此我們二員外就給江老爺子叩頭，拜了師父。哈哈李爺，說起來你還是我們二員外的師弟呢，我們二員外早就想要會會你，我們快一點走吧，回頭二員外見了你他不定要怎樣喜歡呢？」陶小個子又說又笑，簡直高興得他像成了神似的。又走了一截路，陶小個子就指着前面遠遠一遍碧綠的柳林，說：「李爺請看，那有柳樹的地方就是譚家村，李爺，回頭你見了我們二員外，不必和他客氣，他向來是最喜歡直爽人，還有二員外的小兒子，外號叫猴兒手，那孩子最是調皮，李爺你要想在他家裏住着，非得把他制服了不可。至於剛才你囑咐我的那些話，更請你放心，不但我不能把你來到這裏的事對外人去說，並且外面若有什麼風聲，我還得趕緊來告訴你呢。你

請放心，有譚二員外和譚大少爺，有我，決不能叫你出了什麼舛錯？」李慕白點了點頭，只微笑着說：「很好，很好，我放心了？」陶小個子又東拉西扯談了半天的話，李慕白却只顧走路，沒有怎麼回答他，實因李慕白只昨天晚間吃了一點飯，現在整整一天，什麼東西也沒得着吃，他真覺得沒有精神 and 力氣了。雖然前面的柳林離此不過二三里地，但李慕白仍覺得很遠似的。他不希望別的，只希望譚二員外見着他，立刻給他一頓飽餐才好。這時陶小個子也不說話了，他拉着李慕白的馬在前面直頭地走，此時那柳林之間的房舍牆垣已然看得很清楚了。李慕白見這村子很大，至少也有百餘戶人家，柳樹叢生，翠綠飄舞，被金黃色的陽光霞影映得更好看，可是李慕白這時是餓了，這些美麗的風景在他的眼中都有些撩亂。又走了一會，便來到村前，在村前柳外有一灣流水，水裏生着許多荷花與蘆葦。迎着路口有一條板橋。陶小個子在前，拉着馬在後，剛要走上板橋，這時忽聽村中一陣犬吠之聲，接着是馬蹄響，只見一匹紅馬由林間村裏馳出，後面有幾條大狗追着這匹馬亂跑亂咬。陶小個子一看，他趕緊牽馬躲到路旁，這時李慕白也站住身子讓路，他抬頭一看，只見馬上的原來是一個女子，這女子年有二十上下，細條身子，細眉長眼，高鼻樑兒，長得頗有點像那去年慘死的北京俠妓謝織娘，可是嘴唇稍微大些，頭梳雲鬢，蒙着一塊紅網帕，臉上胭脂擦得很多，穿着一身很瘦的紅網衣褲，將一身柔美的曲線全都露出來，下面是紅小鞋登着紅銅馬鐙，配上紅馬，紅繮鞍，紅響繩，紅絲

鞭，簡直是一位由火神廟裏跑出來的仙女，又像是由胭脂山上歸來的女客，更加此時的夕陽晚霞，將柳絲也映成紅色，溪中的荷花也開着紅頰迎人，李慕白的眼睛更覺得繚亂了。心裏却驚訝地想：這樣新奇裝束的女子是誰家的？此時陶小個子就將馬匹交給李慕白，他迎上前去，向那女子笑問說：「柳大姑娘，找我們五小姐來了嗎？」那馬上的紅衣姑娘，正一面催着馬走，一面斜扭着纖腰，以紅絲馬鞭逗着馬後追來的幾條狗，才上了板橋，聽陶小個子招呼她，她就忽然拽住紅韁，將紅馬收住，抬起那兩隻長長的鳳眼，烏黑的珠子射出來一種厲害的光芒，她淡淡的笑了笑，遂就把眼光一擦，擦到了路旁牽馬佇立的李慕白身上，她似乎對李慕白很是注意，眼睛看着李慕白，嘴裏可對着陶小個子說話，她發着清脆快利的聲音說：「我不找你們五小姐還找誰？你們譚家村，除了她我誰也不認得！」陶小個子裂着嘴笑了笑，就說：「是呀？除了我們五小姐，誰也請不動你姑娘呀。你姑娘要荷花兒不要，我給你掐兩朵兒拿回莊去好不好？荷花可香極了比夢還香呢，」那紅衣姑娘說：「放你媽的屁，我問你，你不在船上，跑回來可幹什麼來了？」陶小個子聽姑娘這一問，他立刻把胸脯腆起來，說：「我是爲把這位朋友送來。」說時他一指李慕白，真彷彿李慕白跟他老朋友似的，你說：「這位朋友你猜是誰？姑娘我可不是小瞧你，你趕快下馬過橋來，別看嚇一跳，由馬上掉在河裏。」那紅衣姑娘一聽陶小個子說出這樣輕視她的話，就不由橋容現出怒色，眼中的光芒真是厲害，直釘着陶小個子



。陶小個子像却一點也不怕，就指着李慕白說：「這位就是在北京城大出名頭的好漢，打敗了金刀馮茂的豪傑，江南鶴的弟子，李慕白。」這「李慕白」三個字他說的是特別響亮，馬上的姑娘聽了果然吃了一驚，顏色也變了，眼光也像轉為溫和，他就仔細的看了看李慕白。李慕白這時却又覺驚慌，又感煩惱。就想剛才陶小個子還答應我，決不把我來到這的事對別人去說，如今才見了這個姑娘，他就把我的根底全都抖露出來了，並且還誇張得這麼大。現時自己既急於見譚二員外，又急着要吃飯，眼前陶小個子和紅衣姑娘這麼打要，怎能耐煩。本想要自己一直過橋進村，可是那個紅衣姑娘占住橋，

着馬連動也不動，她只把溫和的眼光向李慕白傳遞了一下，那邊陶小個子看着就不住的發笑，幾條狗也撲過來咬李慕白。這時那紅衣的姑娘却沒有了剛才那種驕氣，她就慢慢地下了板橋，策馬往北邊去了，這裏陶小個子還回首向那姑娘喊着說：「柳大姑娘，回去可替我問大莊主好，過兩日我再望看他去！」那馬上的紅衣姑娘也不言語，就一面策着馬款款地走着，一面還回身向李慕白這裏望，李慕白也向那紅衣馬的影子又投了一眼，心裏真不明白這女子是個什麼人。此時那陶小個子咧着嘴笑了笑，向李慕白說：「這是我們鳳陽府有名的人物，長得又俊俏，武藝也高，只是性情潑辣厲害，也就是我，旁人誰敢正眼瞧她一下，」李慕白也不理他，就說：「我們還不快走」陶小個子連說：「是，是。」嘴裏答應着，頭可不住地向後轉，此時那紅衣女子和紅馬，早已消失在黃色的田禾之中，不知轉過小路往那邊去了。陶小個子一邊驅開狗，一面帶着李慕白走過了板橋，穿過了柳林，就走進了村子，這時村裏的人家正在燒晚飯，所以門前都沒有什麼人，那一縷縷的炊烟都往晚霞的天空裏飛，陣陣的飯香吹到李慕白的鼻裏，李慕白更覺得饑腸轆轆，兩腿沒有力氣。他跟隨陶小個子在蹄聲犬吠之下，往村裏走，走不遠路就看見那前面一座廣大的莊院，高牆都是用虎皮石所壘成，莊門前爬着兩條大狗，都肥壯得和牛一般，一瞧見牽着馬的李慕白走近，一齊撲過來，向李慕白的人和馬亂咬，陶小個子趕緊上前驅狗，這時莊子裏出來三個年輕力壯的莊丁，陶小個子就喊着說：「你們先看狗

，把李大爺的馬接過去。」那三個僕人上前來，一個人接過李慕白的馬匹，兩個人看着狗，並且都用眼看李慕白，彷彿猜不出陶小個子今天帶來的這個二十來歲，滿面風塵，衣服很污的人，到底是個幹什麼的。陶小個子在前請李慕白進了莊門，就見這裏是一遍曠場，西面的一角是用三合土砸成，那裏擺着刀槍架子，有一個十幾歲的小子，光着膀子正在那裏擰腿踢腳，忽然他一眼看見陶小個子帶着一個人進到莊裏，他就撲奔過來，伸手一把就將陶小個子抓住，說：「唉，你把魚給我帶來沒有！」陶小個子拱着嘴兒笑着說：「魚？連忘八也沒有啊，你不知道這兩天水淺嗎？」昨天張三下了半天網，只網上兩個螃蟹來。」那小子一聽陶小個子沒給他帶魚來，他就使了一個連環拐，咕嚕一聲將陶小個子摔了個屁股墩兒，他却跳着腳兒拍掌大笑，然後就奔過來，一把抓住李慕白的胳膊，瞪着小眼睛問道：「你是幹什麼的？」李慕白知道，這個小子大概就是陶小個子所說的譚二員外的小兒子，名叫「猴兒手」的。心想：陶小個子叫我先制服了他。才能在此居住，現在才一進門他就找到了我的頭上，我若不給他一點厲害的，恐怕他仍是要向我胡纏，於是李慕白也不答話，他將自己的右手向猴兒手的右臂一捏，說：「你放下手吧！」那猴兒手就覺得右臂像被鐵鉗子用力夾了一下似的，立刻又疼又麻，把嘴一咧，放下右手，用左手握着右臂，疼得他咬牙吸氣，同時右腿向李慕白的小腹踢去。李慕白閃身躲閃，這時那陶小個子爬起來，就架着李慕白的聲勢說：「你這小子今天可是頭一下



碰到石頭上了，李大爺，你給他個厲害的，不要緊，這孩子是非打不服！」陶小個子雖然這樣激刺着李慕白，但李慕白却怎肯才來到這裏就打譚二員外之子呢，遂就退了兩步，笑着說：「小兄弟，我可跟你鬪！」陶小個子也說：「人家李大爺是找二員外來的，等回頭人家見過了二員外，再來管教你！」說的時候他向着猴兒手壞笑着，彷彿是說：你有本事跟人家鬪一鬪呢？跟我鬪可不算能耐！此時這個十幾歲的小子，胳膊上叫李慕白捏的眞不輕，他瞪着眼，咬着牙，本想再撲過來，抓住李慕白拚上一下，可是這時他爸爸就由裏面走出來，他趕緊跑回把式場去披他的小褂，此時陶小個子一見譚二員外走出，他就趕緊迎過去，笑着說：「二員外，現在有一個人來找你，你猜這人是誰？」說時用手指着李慕白，這時李慕白與那譚二員外彼此打量，李慕白見這譚二員外的年紀已有五十多歲，生得身材不甚高，但是很雄壯，頭上梳着大辮子，須下有些黑鬚子，紫黑的臉膛，眼睛帶着沈毅之色，身穿黃繭綢的短襖褂，手裏拿着一柄三尺多長的大鵬翎扇子，態度昂然，一見就知道是一個練過功夫闖過江湖的人，當下李慕白就上前打躬，那譚二員外也看李慕白的像貌不俗，他也拱了拱手，就問說：「這位老兄，貴姓大名？」雖然旁邊沒有外人，可是李慕白在吐露他的名字的時候還在遲疑，這時那陶小個子却在旁邊替李慕白爽快地說了，他說：「二員外，你還猜不出來嗎？這位不是外人，正是打敗過金刀馮茂的那位李……」名字他還不用說出，譚二員外已然面現驚異之色，他趕緊上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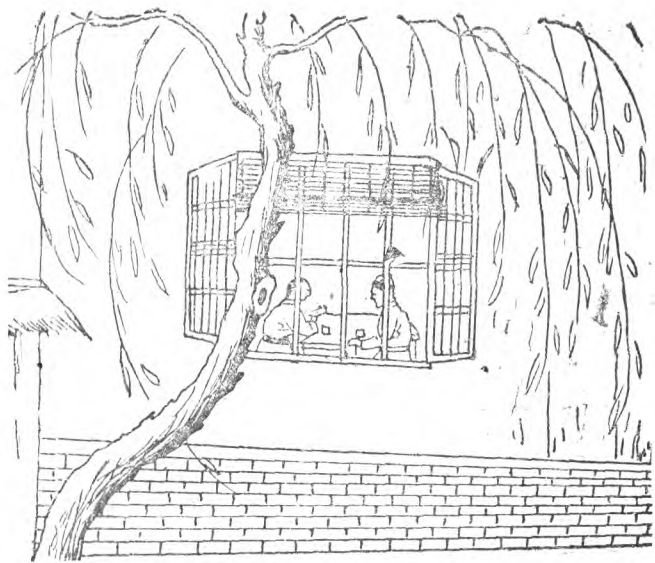
拉住李慕白的手，很親切地問道；「老弟你就是李慕白嗎？」李慕白點了點頭，便說；「不錯，就是小弟，現在有我盟伯父江老俠的一封信叫我來拜訪二員外，」那譚二員外連連拍着李慕白的肩膀，笑着說；「老弟，你就是今天不來看我，等到秋涼後，我還要去看你呢！來，來，請到裏面咱們談去！」當下譚二員外拉着李慕白的手進二門裏去了，這裏的陶小個子也要跟着進去，不提防被猴兒手跑過來把他的脖子掐住，陶小個子不禁噁啞了一聲，猴兒手雙手掐着他的脖子，狠狠地問說；「好東西，你把李慕白請了來打我！今兒我決不能饒了你！陶小個子趕緊央求說；「兄弟你放下手，我有話要跟你說



！」猴兒手說：「你先說，說完了我再放下你，要不然你得叫我三聲爸爸。」陶小個子說：「兄弟你別開玩笑，你聽我告訴你李慕白的事情！」猴兒手一聽這話，他才把陶小個子放開，陶小個子喘了兩口氣，就摸着脖子說：「我告訴你，剛剛來的這個李慕白他是北京城頭一位英雄好漢！」猴兒手說：「我知道他，我聽我爹說過他的名字。」陶小個子點頭說：「你既知道他，那就更好了！告訴你，你跟我們打架那不算能耐，你要能把他打敗，那才叫英雄呢！」猴兒手撇着嘴說：「我打不過你！」陶小個子笑着說：「兄弟你說這話，你就完了，你不是淨想着要到外邊當標頭去嗎？假如說有人請你當標頭，你保着標路過一個地方，遇見了李慕白這樣兒的人，他要截住你的標，難道你只說一聲打不過他，就算完了嗎？兄弟，我瞧你不行，你也就是欺負我們這個樣兒的！」猴兒手一聽這話，氣得他又把汗褂脫上。把他的強壯的胸脯兒一拍，說：「衝着你這句話，我非得跟李慕白鬪一鬪不可，」說：「畢提着衣裳，轉身就走，陶小個子却叫着說：「你回來！」猴兒手轉身問說：「什麼事？」陶小個子趨前兩步說：「你聽着，我還有幾句要緊的話沒跟你說呢！」猴兒手揚着眉毛說：「你倒是快說呀！」陶小個子更近前一步，低着聲兒說：「李慕白現在是在北京犯了案，才逃到這裏來的，你可千萬別對外人說是在這裡了，還有，你要知道，李慕白是江南鶴的徒弟，江南鶴可是你爹的救命恩人，你跟他比武倒可以，你若是傷了他，你爹可不能答應你！」猴兒手搖頭說：「我不能傷

他，他在外面有名氣，將來我還要跟他交朋友，叫他給我找地方保標去呢，」陶小個子笑着說：「對了，你若是認得了他，將來要想做標頭，那可容易極了！」當下猴兒手依舊氣忿忿地往那邊把式場去了。陶小個子也就摸着脖子進了二門，這時譚二員外是把李慕白讓到西邊的一所小院内，那小院只是兩間北房，一間東屋，向來有江湖朋友到這裏來拜望譚二員外，譚二員外就在這裏待客，院子裏有一棵很高的垂楊柳，倒頗爲涼爽，譚二員外將李慕白讓到屋內，僕人就將窗戶全都打開，以通涼風，並端過茶來，譚二員外原是要請李慕白在上首落座的，李慕白不肯，他却在靠窗的一張榆木椅子上坐下，譚二員外也不便坐在上首的椅子上，他也就坐在李慕白的身旁，二人之間只隔着一張小茶几，脊背全都衝着窗戶，窗外的柳樹把晚風攬起來，吹得李慕白的身上倒很覺涼爽，只是肚子裏依然十分饑餓，他就先把江南鶴老俠的那封信由身邊取出來，交給譚二員外，這封信已被汗浸透了，但是譚二員外仍然很敬地接過去，慢慢地拆開展開看了，然後他向旁邊站着的僕人一拂手，那僕人就迴避出屋去了。這裏譚二員外就悄聲對李慕白說：「老弟，你爲什麼事，竟與瘦彌陀黃驥北結下這樣的仇恨，你竟將他殺死了呢？」李慕白嘆了一口氣說：「談起來話長，我現在走了這許多路，晚飯也還沒吃，等待一會，我必從頭至尾對二員外細說！」譚二員外點了點頭，他又看了看李慕白的神色，就說：「老弟，江南鶴老俠乃是我的救命恩人，若沒有他，七年以前我早就在當塗江心寺被靜玄和尚用

點穴法給點死了，所以後來我見了他，就呼他老人家爲恩師，你既是他的盟姪，那我們正如兄弟一般，彼此不必謙虛，他老人家給我的這封信上，可是說老弟到我這裏來，就暫住幾日，然後我給你幾封信，引見江南的幾位朋友，就叫你過江去。可是我想他老人家的這個辦法不妥。前二年，江南的大小船隻水陸標行，還都是我的熟人，一提起我來，他們總都能照應，現在可不似早先了，第一因爲我懶得出門，這一年多就沒過江去，第二因爲這二年來江南又出了幾個新人物，他們常常與我作對，我也沒有工夫去理他們，我想你若過江去，他們又都知道你的名氣，難免要找你麻煩，自然你的武藝高強，不至於懼怕他們，可是倘若被官人曉得了，究竟也不大好，據我想：不如兄弟你就住在這裏，在這裏我敢說是萬無一失，就是有官人知道你住在我這裏，管保他們也不敢來抓！」李慕白想了一想，就嘆道：「我先在這裏歇息兩日，然後再說吧！」譚二員外又說：「兄弟你也不要憂煩，你在我這裏住着，喜歡幹什麼就幹什麼，過些日我必能給你想辦法。」李慕白微笑着說：「我現在也沒有什麼值得憂煩之事！」當下譚二員外就喊叫僕人，給李慕白備飯，可是他那僕人，因爲剛才被他拂手支出去，竟不知走到那裏去了，譚二員外喊了兩聲，沒有人答應，他就對李慕白說：「兄弟你且坐着，我去叫他們預備點酒飯，咱們再談話。」說時他站起身，往屋外就走，李慕白也站起身來說道：「二員外，隨便有什麼吃的，叫他們拿來就是，不必爲我特意預備酒飯！」譚二員外就回首說：「也沒有什



麼可預備的，不過是大米飯，黃酒。兄弟，你以後不要稱我爲譚二員外，咱們都是自家入，江老師父沒對你說出我的名字嗎？我叫譚振圻，江湖上都叫我分水犀牛。譚二員外這樣稱道出來他自己的名號，他就笑了笑，遂出屋去了。這裏李慕白獨自坐在靠窓的橙子上，覺得身體沒有力氣，也不願站起來，只悶悶的坐着，看着屋裏所有的東西，這屋裏的東西並不多，只是靠窓的這一張茶几桌，兩把板橙，北牆是一張八仙桌，兩隻椅子，靠西牆有一張木榻，也沒掛着幔帳，屋裏的東西都掛着幾層塵土，顯見得是不常有人居住。李慕白正在毫無精神地這樣看着，就忽聽腦後躑地一聲，有一陣風響，李慕白吃

了一驚，趕緊一扭頭，只見那柳外院中，正是那個譚二員外的小兒子猴兒手，他掄着一把木刀，向李慕白砍來，因為李慕白躲閃的快，他的木刀就吧的一聲正砍在窗櫺上，李慕白趕緊起身向窗外笑道：「小兄弟，你別跟我調皮呀？你若不喜歡我在你們這裏住着，我立刻就走！」那窗外的猴兒手他瞪着眼，撇着嘴，望着李慕白，望了一會，他忽然地起木刀向李慕白打來，那木刀飛進了窗戶，却被李慕白伸手接住，那猴兒手自知失敗了，他趕緊爬上了柳樹，手攀足登，真像是一隻猴子似的，很快的就爬上了樹。屋裏的李慕白掄着木刀微笑說：「小兄弟，你去換一口真刀來給我瞧瞧！」說時他把木刀又飛出屋去，吧的一聲正打在那猴兒手盤在樹上的那條左腿，猴兒手疼得一咧嘴，木刀隨之掉在地上，猴兒手惡狠狠地向李慕白瞪了一眼，他就由樹上騰，少時即沒有了蹤影。這裏李慕白不住的微笑在屋中又來回走了一遭，就在椅子上坐下，待了一會，有僕人同着一個二十來歲微胖面膛的人走進屋來，這個微胖面膛的少年人，就向李慕白深深打躬，叫聲李叔父，僕人在旁邊替引見道：「這是我們的大少爺譚起。」李慕白才知道是那譚二員外的長子，當下也不把他兄弟調皮的事告訴他，只拱手笑着說：「譚大少爺，請坐，請坐！」那譚起並不坐下，他說：「現在我父親請李叔父到客廳去吃酒！」李慕白謙遜了一下，便同着譚起出屋，到了正院裏，那北房就是三間客廳，佈置得很是款式，並懸着幾塊匾額，掛着許多幅名人字畫。李慕白才曉得那分水犀牛譚振圻，並非是專以江湖起家，他

的祖上大概也是有軍勳的。此時屋中已擺上了一桌筵筵，譚二員外正在廳中，見他大兒子將李慕白的請到，他就很謙恭地請李慕白上坐。李慕白此時是急於要吃飯充饑，所以我不客氣，就坐在上首。譚起執壺敬酒，僕人送上幾樣菜飯，譚二員外又揮手又令僕人退出，譚二員外就持盃向李慕白勸飲，李慕白却暫不喝酒，他先就着紅燒魚吃了一大碗飯，然後才喝了兩口酒，與譚二員外父子閒談，他就把自己與黃驥北結仇的始末全都說了，說到去歲自己入獄，及今年德嘯峯發配新疆的事，就不禁慷慨激憤，以酒盞向桌子上吧一磕，接着又說到自己因義憤殺死黃驥北，投案下獄，以及被盟伯江兩鶴救出來之事，但他中間就忽略了一段，沒有說出史胖子和俞秀蓮深夜入獄，意圖援救自己之事，然而他的心裏却已想到了，而且感到一陣悲痛與懸念。旁邊那譚大老爺譚起聽了，他就不禁色動，用兩隻誠摯的眼睛望着李慕白，表示出心中極度的欽佩。那譚二員外也不禁感歎，就說：「兄弟，你真是好本事，可是這件事情也叫你太難辦的了。」又說：「兄弟你雖然到外面來了不過一二年，但你的名頭確已震驚了大江南北，這就是因為你出名的地方是在北京，在那樣的大地方都能够稱好漢，旁的地方的人誰能不欽佩你？還有：：：。」說到這裏，譚二員外就笑了笑，看着李慕白那略帶憂鬱的面色，就說「聽說還有一位鐵翅鷗俞老標頭之女俞秀蓮。那位姑娘的武藝也極爲高強，曾將雲南的吞舟魚苗振山殺死，並且聽說那位姑娘與李兄弟乃是：：：。」說到這裏，他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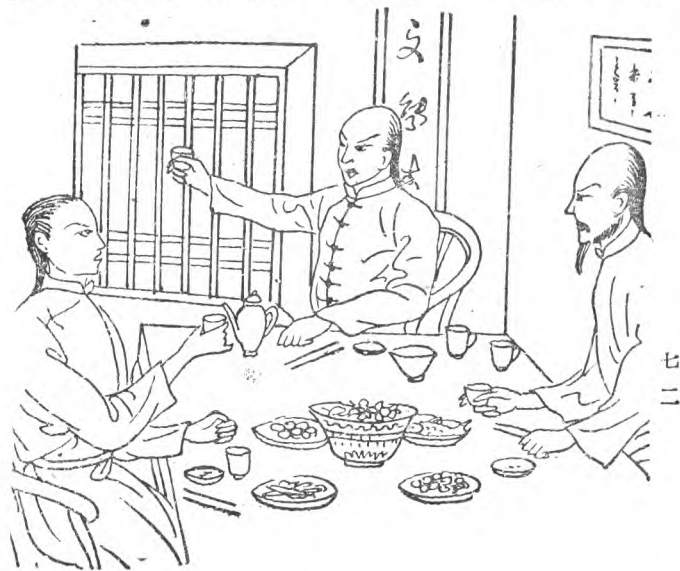


往下說了，只將酒盃向李慕白高高舉起，面上帶着笑容，那意思是他早已知道了，俞秀蓮原是李慕白的情人，本來李慕白因為剛才自己說到了兩年以來的遭遇，他的感慨不勝了，如今聽譚二員外竟明提出俞秀蓮來問他，他就心中十分淒楚正色向譚二員外說：「俞秀蓮的武藝確實極好，人品也極端重，我因當初與俞老標頭相識，所以我和他是兄妹相稱，他的未婚丈夫已然死了，現在他只是孤身一人住在德家。」說到這裏，眉頭一皺，暗暗也慨歎，那譚二員外還以為李慕白是對於俞秀蓮失意了，所以才這樣的愁煩，當下他又笑了笑，指着酒盃說：「兄弟，你再乾一盃，不要愁悶，你既來到這裏，沒事時咱們弟兄就閒談一談，無論你有什麼爲難的事，我都可以替你想辦法，你我同師兄弟是一樣，交情當比你與德嘯峯更得近些了。」李慕白點頭說：「以後我求二哥之事正多。」遂擎盃向譚二員外讓了讓，又向譚起說：「大少爺也請喝一盃！」譚起也擎起面前的酒盃，與李慕白同時飲盡，此時譚二員外聽李慕白呼他爲二哥，他就十分喜歡，並說：「兄弟，你怎可叫你姪子爲大少爺呢？你就叫他的名字譚起好了，我今年已五十二歲，只生了二子一女，長子就是他，他今年已二十一歲，早就娶了妻子，我還有個女兒譚倩雲，今年十九歲，尙未出閣，他們兄弟都很老實，只是我那個最小的兒子譚飛，我叫他猴兒手，今年才十四歲，那孩子最是頑皮不過，兄弟你以後可少要理他，他若是招你生氣，你就自管打他，打死了他，我也不心疼！」李慕白微笑了笑並沒說什麼，但他覺得譚二員外

的兩個兒子。劍氣珠光錄還是那猴兒手好些，那起譚人

雖誠實，但看他有些呆笨，武藝和膽氣，恐怕還不及他的兄弟。此時譚二員外因為談到了他的兒女，他也不由歎了一口氣，說：

「李兄弟你大概還不曉得我的爲人，我並不是生來就走江湖的，我的父親當年是作湖南副將，因為軍役戰歿了，拋下我和寡母，家中的財產又都爲族人所霸佔，所以當我十七歲時，便別了母親去闖江湖，我的武藝也沒跟專師學過，我全是挨了打討教來的。可是這二三十年以來，我也交了不少朋友，掙了一些家產，得到些名氣，總算沒白在江湖上受了許多跌打。」說完，譚二員外表現出十分得意，李慕白自然也恭維他幾句，譚二員



外就更是高興，又說了許多江湖上的事情，這譚二員外真是個老江湖，尤其是南至長江，北至淮河一帶，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是他的朋友，可是提到了他那些朋友，譚二員外又似乎有些感歎，說道：「近二年我可不行了，什麼事都交給我這大兒子了，其實他倒能够替我辦得了，不過有兩件事情，是很使我發愁！……」李慕白一聽到這裏，就想到譚二員外一定是有什麼事要來求自己，那時譚二員外並沒往下說出他那兩件發愁的事，他却叫譚起又給李慕白斟了一盃酒，相對着，一飲而盡，譚二員外又說：「我這個村子附近風景極好，我家裏也有幾匹馬，過兩天，咱們在外邊跑跑馬，我想你的馬上功夫，也一定很好吧？」談到了馬，李慕白又想起在路上因為馬鬧出的種種糾紛，以及現在自己騎來的那匹白馬，來歷的可笑，當下又飲了些酒，用了些菜飯，李慕白便已吃得很飽了，不過精神還是有些疲倦，心裏的種種憂傷，被那些話給提起，被幾盃濁酒給引出，所以依然排遣不開，譚二員外又跟他談了幾句話，他都似沒有聽見，只是唯唯的答應，這時天色已然黃昏，客廳中也點起燈來了，譚二員外就請李慕白回屋去歇息，並說：「兄弟你先歇息一天，明天咱們再說話。」李慕白也微笑道：「我現在也真是很疲乏了」當下仍由譚起帶着一個僕人送李慕白回到那小院裏去，此時已由僕人把這間屋子收拾乾淨，木榻上也鋪好了涼蓆，李慕白就向譚起說「大少爺也請歇息去吧。」譚起說：「我每天沒有多少事，倒不怎樣乏倦。」說時，他用眼望着李慕白，嘴裏彷彿有許多話要往出吐，但

却吐不出來，同時看見李慕白一進屋就坐在椅子上，像是疲倦極了，他猶豫了一會，又向李就白作揖說：「請李叔父歇息吧！」他便走出屋去，這裏李慕白十分疑惑，覺得到了這裏，與譚家父子雖都只是初次見面，但是他們父子都似有可疑之點，那猴兒手譚飛不過是一個頑皮的孩子，倒沒有什麼，分水犀牛譚振圻自然是個老江湖，尤其是淮河長江這兩股水路上，他一定有很大的勢力，不過此人像是已享慣了福，沒有當年那樣的銳氣了，而且在他目前一定有些很困難的事，他所以要留自己在這裏長住，大概也就是想叫自己幫助他，以解決眼前的困難，至於他那大兒子譚起，似是有什麼憂愁事情，所以弄得他永遠像發呆的樣子。李慕白想了一會，忽然拍案說：「這邊有什麼難以了解的，不過現在是有江湖人跟他們作對，他們鬥不過，才想求助於我，反正我李慕白殺人傷命的名氣已然傳到外頭，想要再不惹事也不能夠了。果然，我看着譚家父子若真是好朋友，他們的對手又真是黃驥北苗振山那一流，我也可以幫他們一個忙！」如此自言自語的坐了一會，這時那僕人也出屋爲李慕白沏茶去了，李慕白站起身，看見在窗外暮色中搖曳的柳樹，又不禁長歎了一聲，暗道：想不到我又飄流到這裏來了！他因爲身體疲倦，便想要躺在木榻上去歇息，可是當他走到木榻之前，忽然心裏一動，趕緊退後兩步，便伏下身，往木榻下面去看，只見木榻下果然扒着一個黑忽忽的東西，像是個猴子似的。李慕白就一聳身跳到木榻上，踏着涼蓆，蹀了兩下脚，蹀得這隻木榻咯吱吱的亂響，李慕白笑着

說道：「牀下的小兄弟，你還不快點爬出來！」木榻底下藏着的那個猴兒手譚飛，如今被人發現了，他就真像一隻猴子似的，驀地由牀躍出來，這時那僕人拿着一把茶壺剛進屋來，忽然見這位李大爺站在牀上，牀下又突然鑽出一個人，就把他嚇得呀呀了一聲，那把茶壺也吧的一聲落在地上摔了個粉碎，那由牀下鑽出來的猴兒手，他光着膀子，手握短刀向李慕白就扎，李慕白向他的右腕上踢了一腳，立刻把他那口短刀噹啷一聲踢在地下。李慕白隨之跳下牀來，又是一腳，將猴兒手踢了一個滾兒，猴兒手扒起來，就越過了窗戶，李慕白也跟着跳出窗外，口中並笑着說道：「小兄弟，你別跑呀」他雖這樣說着，可是那猴兒手早已爬上了樹，由樹跳到牆上，還作出掄拳要打李慕白的架勢。李慕白微笑着說：「小兄弟，你不要做出這個樣子，你就下來吧，咱們比一比拳腳；也不用你贏了我，只要你的手脚能沾到我的身上，那我就立刻拜你爲師！」李慕白說出這話來，本想猴兒手這孩子一定好勝。一定要跳下牆來，那時自己便順手將他制服，可是不想猴兒手更是機靈，他一聽李慕白這話，就趕緊順着牆跑了，這裏李慕白不住大笑，便仍由窗戶跳進屋內，此時那個僕人一面毛着腰，檢地下的碎茶壺，一面向李慕白說：「李大爺，你自管打他，我們這個小少爺調皮極了，只要家裏來了客人，他必要向人打鬧，東莊的柳大莊主，就因爲他把他人家一匹最心愛的烏騾馬給刺傷了，人家現在與我們二員外絕了交，前年江南有一位雲邊驚袁大爺到這裏來，他乘着人熟睡，把人家網上了，還有安慶府的



一位鮑三爺，一進門就叫他給絆了幾個跟斗，上月由滄州來的飛刀徐九，也是住在這屋裏，頭一天他給人家抹了一臉鍋烟，第二天他又打了人幾拳，弄得人家不敢在這裏住了，搬在城裏頭去了，李大爺你晚上睡覺可得關上窗子。不然他還能够爬進來！」李慕白搖頭道：「不要緊，我不怕他。但是他這樣胡鬧，給你們二員外得罪朋友，難道你們二員外就不管他嗎？」那僕人直起腰來，手裏拿着破茶壺，就說：「我們二員外怎麼不管他呀！有一回把他吊起來打，都快給打死了，可是他還不改，當着我們二員外的面他是很規矩的，可是一轉身，他的壞脾氣就又犯了，可是他還怕兩種人，第一是怕年輕婦女

，見了大姑娘小媳婦他就跑，連他的姊姊他都怕，第二是怕保標的，只要是個作標行生意的人，他就不敢欺負。」李慕白聽了，心中越發好笑，覺得這個孩子真怪。當下那僕人拿着碎茶壺出去，少時又換進一把整茶壺來，並送來一盞油燈，李慕白將僕人遣出去，他就獨坐燈畔，發了半天怔，雖然極力橫着心，不想往事，但是那愁思竟像窓外的柳絲一般，依然一縷縷地輕輕撩起。李慕白頓了一下，就站起來，將門窗戶壁全都關嚴，然後把短刀拋在牀下，吹滅了燈，便上牀睡去。雖然李慕白身體是很疲倦，但因提防那猴兒手，所以還是不敢熟睡，可是這一夜竟沒再見那猴兒手重來攪鬧，不知不覺就到了次日清晨，今天李慕白的精神已好得多了，起來，叫僕人打來臉水洗過，就將窗戶支開，坐在椅子上，想着今後的辦法，到底可以在此長住否，少時僕人送來茶，又送來早點，是一碗湯麵，李慕白吃過麵，才拿起壺來喝茶，這時譚起又進到屋裏，他穿着一身藍綢緊身衣褲，足登魚鱗蹣鞋，盤着辮子，就向李慕白說：「我父親現在前面場子裏，叫我來請李叔父到那裏玩耍玩耍。」李慕白心裏明白，那譚二員外是要看一看自己的武藝，心裏未免覺得好笑，便又喝了一口茶，就隨着譚起出了這小院往前面去，到了二門前，此時那西面的把式場裏就站着十幾個人，其中有譚二員外，陶小個子，猴兒手譚飛，其餘都是僕人和莊丁。那猴兒手一看見李慕白，他轉身就跑，跑到遠遠的蹲在牆角，像是個猴子一般往這邊瞧，陶小個子先迎上來，他笑着說：「李爺，起得真早呀！我們二員

外是天天一早起來練習功夫，今天李爺在此，我們二員外也要請李爺施展幾手兒，給我們開一開眼！

「李慕白一面從容微笑，隨譚起往前走，一面向陶小個子說：「我那裏會什麼功夫？」走到把式場上，那分水犀牛譚二員外就迎過來，笑着說：「兄弟，無論如何你得在我們的眼前露一手兒，叫我們看一看你那打了金刀馮茂的拳腳。」李慕白微笑說：「二哥是練功夫的人，你一定知道，咱們平常練功夫是一個樣子，但遇見對手，又是另一個樣子，練功夫的時候不過是推，掇，牽，捺，逼，吸，貼，但到遇着對手時，却須要看對手的力猛，或是靈巧，然後再藉勢以柔克剛，以疾制遲，譬如我現在要是打一趟拳，也不過是那幾套，人人都會，看不出什麼來。」譚二員外一聽李慕白說的很是在行，便不由暗暗欽佩，遂又指了他的長子譚起，說：「那麼就叫他陪着李兄弟練幾手兒，他也練過幾年功夫。」李慕白抬眼望了望譚起，就見譚起正在捋袖子，似乎是願意和自己比武似的，李慕白遂就點了點頭，便也捋捋袖子，向譚起一抱拳，說：「你先上手吧！」此時譚二員外和陶小個子全都退後，那譚起就躍起身來，一拳打來，李慕白等到他的拳頭來到，就順勢一牽，當時譚起身子一歪，幾乎摔了一個跟頭，他趕緊挺腰進步，向李慕白使了一個掃趟腿，李慕白却一躍身，跳起有三尺多高來，躲開，連進兩步轉取攻勢，那譚起趕緊閃身，一拳又向李慕白的右脅打去，李慕白卻左手托住他的腕子，斜身進步，右手的拳頭反向譚起的腰間打去，這一下只用了三分力，但譚起已經受不了，



趕緊斜彎下腰去，退了幾步，他的腰半天也沒直起來，那邊的譚二員外，一看李慕白只消兩拳，就將他的長子譚起給打了，他不由十分驚訝，同時也有些生氣，因為譚起的武藝是他親自教授的，他自己常誇他長子的武藝是得他的真傳，雖然不能說是十分高強，可是走江湖也不至吃虧，如今他兒子到了李慕白的手裏，簡直成了一個廢物了，李慕白還算手下留情，若是不留情，他的兒子雖不至於死，當時也必爬不起來。這如何叫他分水犀牛譚二員外不生氣，當下他就走上前去，向李慕白說：「李兄弟，你的拳腳真高明！我走江湖幾十年，也沒看見過你這樣利落脆快的身手，現在小兄也還一逞能，跟兄弟要玩一齣傢伙，不知兄弟你使的什麼兵器？」李慕白見這譚二員外竟要同自己比試兵刃，便不由有些不悅，但又想：譚振圻是走江湖的人，若不對他顯出真實的本領，他是永不能佩服我的。可是又因為譚振圻原是由盟伯所介紹，才與他相識的，倘若動手傷了他，也不甚好。當下便一抱拳說：「譚二哥要跟我比試兵刃，我可不敢，因為刀劍無眼，倘若彼此出了什麼舛錯，我將來難見我盟伯之面，這樣吧，我當年從紀廣傑師父學藝，便學的是一口寶劍，現在二哥之處如有寶劍，可以取來，我練一下就是！」本來譚二員外剛才說了他要與李慕白比武的話，他也很是後悔，生怕敗在李慕白的手裏，惹兒子們都恥笑，如今一聽此話，他就趕緊收場，遂笑着說：「也好，那麼我叫他們取寶劍去，就請李兄弟施展幾手兒，叫我學一學。」當下他轉身叫僕人去取寶劍，一個僕人就進到二門裏，

少時捧出一口寶劍來，李慕白接過，在手中顛了顛，尙覺得可手，於是持劍向譚振圻等人一拱手，那譚二員外，譚起，及陶小個子等人全都往後退身，這時在牆角蹲着的猴兒手譚飛，他也站起身來，探着頭，瞪着眼，看這裏的李慕白舞劍，只見李慕白右手持劍向身後一撤，左手指着劍訣指着劍鋒，左脚尖點地，姿式極爲矯健，隨後劍進身移，寒光展起，鶯伏鶴行，前削後刺，起先是慢慢的運用劍式，劍光如閃電一般忽往忽來，後來劍勢轉急，步法加緊，指投劍到，足躍身飛，劍光繞着身，脚步緊跟着劍，人與劍似是混化在一起，只見奇光奪目，雄軀亂眼，聽々只聽見劍削風響，却聽不見一點脚步聲



○一套劍尚未走完，那邊的猴兒手譚飛不禁怪聲怪氣地叫了一聲：「好呀！」譚二員外，譚起，和陶小個子等人全都看得眼呆了，然後就見李慕白倏的收住了劍式，依然用左脚尖點地，翹然站立，譚二員外等人一齊噤呆，李慕白笑了笑，便將寶劍交到一個僕人的手裏，他一點顏色不變，一點氣也不喘，譚二員外伸着大拇指稱讚道：「劍法真是高明，不怪能够威鎮北京，幸虧我沒跟你交手比武！」李慕白抱拳向眾人笑道：「獻醜！獻醜！」譚二員外這時真高興極了，他說：「將來我見着江南鶴老師父，我還得給他叩頭，若不是他老人家，我那能看得見你這樣的好武藝呢？現在，咱們出去騎馬玩一玩好不好？」李慕白很喜愛這附近風景，當下就微笑點頭說：「也好。」於是譚二員外高高興興地在前走着，一同到了馬圈，這馬圈裏養着四五匹好馬，李慕白騎來的那匹白馬也就在這裏，當下譚二員外先看了看這匹白馬，誇讚道：「這匹馬不錯呀！是由北京騎來的嗎？」李慕白見問，倒不由很慚愧，便點頭說：「是的。」譚二員外遂又挑選了一匹純黑色的馬，譚起挑了一匹黃馬，連同那白馬都叫僕人牽出，陶小個子也跟出門來，那猴兒手是身子在門裏，頭探在門外望着，只見譚家父子和李慕白一同上了馬，各揮皮鞭，三匹馬就使得地往北馳去。這時朝陽已經升起，在田禾穗上，樹梢上，塗了一層橙色。曉風吹得柳絲輕輕搖曳，田禾的葉子也沙沙地響。村前溪水滿鋪着浮萍蓮葉，在那碧綠的蓮葉上沾着珠子般的露水，風吹葉動，珠子也在葉上亂滾，在那翠綠的中間，偶爾有一兩朵微綻的

蓮花，真像就晨妝才罷的美人那麼嬌麗。陣陣的荷香被微風挾來，送在馬上，那一雙雙的燕子也貼着地飛到馬前，似是對馬上這三位俠士顯露身手，村裏的幾條狗也被馬蹄聲驚起，由人家的籬笆裏跑出來，追着馬汪汪亂咬，但是三匹馬跑得極快，過了板橋了出了村子，順着曲折的路徑往北馳去，把地下的泥土全都踢起來很高。譚二員外的黑馬在前，李慕白的白馬在中間，譚起的黃馬殿後，三匹馬往東走了二里多地，便到了大道上，遂一齊揮鞭又往東南馳去，這時路上已有不少的行人往來，但是

一看見譚二員外的馬匹來了，全部往旁躲避，李慕白因恐怕自己坐下的馬又把路旁的人給撞倒，所以他不敢快跑。反叫譚起的馬趕過去了，又走了不遠，忽然李慕白見東邊有一股小路，那邊林木陰鬱，似乎比譚家村的風景還要優美。於是他就將馬勒住，叫住譚家父子，指着那東邊問說：「那邊是什麼地方？」譚起答道：「那邊是柳家莊。」李慕白不曉得柳家莊是什麼地方，便笑着說：「我看那個地方很好，我們就往那裏去走一走好不好？」譚二員外和他的長子譚起，在馬上彼此相望，似乎面有難色，譚二員外剛說：「那邊沒有什麼好玩之處。」可是李慕白已然撥馬走進了小路，譚家父子也只好撥過馬來，進小路追上慕李白的馬匹，這股小路兩旁都是田禾，中間只可容兩匹馬並行，地下的泥土很是鬆潤，前面印着許多蹄跡，對面也看不見行人，是十分的幽靜，只有田禾間的許多小鳥，被馬驚得亂飛，像拋起了無數的碎石。李慕白的馬在前譚氏父子的馬在後，走了不到一里多地就走出

了這條小路看見了一片優秀美麗的風景，這裏是很空闊的，遠處可以看見眉黛一般的青山，近處有一灣美人眼晴一般靈活的溪，這灣小溪，沒有架設着橋樑，水裏也沒種着蓮藕，只是清澈明潔，連溪底細沙都可以看得真切。若涉水過了小溪，那邊就是一般小路，兩旁都是水田，水田的盡頭就是一遍柳林，如同浮着一片綠烟，襯以蒼翠的遠山，薄薄浮着白雲的天空，是更顯得色調悅目。李慕白憂愁二載，風塵經月，至此不禁胸襟大快，一高興便催馬涉水過溪，回首向譚家父子點手笑道：「你們爺兒倆也過來，咱們到那邊看看去好不好？」譚二員外似乎有什麼畏懼，不敢越過這溪水似的，譚起倒是催馬涉水過去，這裏的譚二員外像很着急生氣地叫道：「你回來！」譚起收住馬，回首對他父親說：「不要緊，我不叫李叔父往他們莊子裏去就是了。」說畢，也不等他父親首肯，就催馬跟上了李慕白，這裏譚二員外臉上的神色極為不好，他却不過溪去，就下了馬，在溪邊柳樹下找了一塊青石坐下。這時李慕白和譚起的兩匹馬又往東走了有一里多地，眼看已然走近前面的柳林，譚起就在後面叫道：「李叔父不要再往前走了！」李慕白這才勒住馬，回過頭來向譚起問道：「爲什麼？我想到前面那柳樹林邊看看去。這裏的風景是太好了！」譚起說：「前面那就是柳家莊，那裏的人與我們不睦，李叔父你若騎着馬過去，他們一定要向你吵鬧，我們何苦惹那些個氣呢？」李慕白見了譚起的神色和言語，他就很覺得詫異，遂問道：「怎麼，對面那柳家村裏的人都是很不講理嗎？」譚起說：「也



不是都不講理，只是有一個柳大莊主，；；咳！一時也說不盡，等過兩日我再詳細對李叔父說，我還有事要求李叔父呢！」李慕白一聽，就更覺得納悶，遂就撥過馬來，要向譚起詳細訊問，那邊柳家莊的柳大莊主是否本地一個惡霸，正在這時忽見譚起的神色一變，他說：「快走吧！他們的人來了！」李慕白趕緊回頭去看，就見那邊的柳林中，馳來兩騎黑馬，馬上兩個強壯的漢子連連揮鞭向這邊跑來，譚起的神色越發緊張，他就急急地說：「這就是柳家的護院把式，夜叉鬼饒成，鐵腿金二，他們都是土痞無賴，咱們走吧！不必惹他們！」李慕白却面現怒色，搖頭說：「不要怕，我看他們來對咱說什

麼？」這時那饒成金二的馬已來到臨近，那前面馬上的黑臉漢子就是饒成，他瞪眼向譚起說：「譚大少爺，你又到我們這兒幹什麼來了？難道那件事情你還不服氣嗎？娘兒們還能算是你的嗎？你要是真不服氣那你就下馬來，我們哥兒倆先把你收拾一頓，然後再見柳大莊主去！」譚起也不知是氣的，還是怕的，他的臉就煞煞的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旁邊那個鐵腿金二又催馬靠近了李慕白，他就很蠻橫的問說：「喂！你是幹什麼的？難道你這窮小子還要幫助譚起要娘兒們嗎？說時就要用手推李慕白，却被李慕白一掌打去，只聽吧的一聲，那金二立刻摔下馬去，鼻子流出血來，金二氣怒極了，立刻爬起來，由鞍下抽出一口單刀，向馬上的李慕白就砍，李慕白催馬躲開，金二挺刀追上去，李慕白却飛身跳下馬來，迎上兩步，一脚飛起正踢中那金二的右腕，只聽當啷一聲，金二手中的單刀便落在地下，李慕白順勢一拳將金二打倒在地，旁邊那饒成又下馬掄刀向李慕白狠狠地砍來。

## 第四回

### 綠柳黃昏圖奪稀世寶 紅駒綵劍思慕寡情人

李慕白的身手敏捷，在打完那鐵腿金二之後，立刻就迎上了夜叉鬼饒成，饒成的鋼刀聽的一聲，急砍直落，李慕白向旁一閃就躲開了，那饒成橫掄鋼刀又向李慕白腰際去掃，李慕白却不再躲，他突的

一脚飛起，就正踢中饒成腕子上，鋼刀噹哪一聲，落在地下，饒成趕緊彎下腰去拾刀，却被李慕白用脚一踹，踹得他滾在道旁，李慕白便彎腰，將饒成那口刀抄起，這時旁邊的譚起就喊了聲：「留神！」李慕白早已橫刀回身，就見那饒成金二的頭都擗破了，他却還掄刀向李慕白砍來，李慕白不願意傷了他，只虛晃幾刀，然後乘隙以刀背向前，唵的一聲砍了去，這一刀背正砍在金二的右臂上，那金二不但撒手扔刀，並且噁啞喊了一聲，轉身就跑，那個夜叉鬼饒成也早爬起來，什麼也不顧了，就撒腿就跑，這裏李慕白手持着奪過來的這口單刀，眼望着逃跑了的那兩個人，不住地微笑，旁邊譚起牽着兩匹馬過來，就滿面喜色，說：「李叔父的武藝真是乾淨俐落，決不容對方還手，這金二饒成兩個人到李叔父的手下，自然是不值得一打，可是，我就說江湖上最有名的人，到叔父的手中也得甘敗下風。」李慕白聽譚起這樣誇讚，也微笑着搖頭，剛要回身接馬，再問問譚起這兩個被打傷的，到底他們是幹什麼的，可是這時忽見前面的柳林之中又跑出一匹紅馬，紅馬上的正是那曾經見過一面的紅衣女子，只見她飛馬趕來，右臂提鞭，左臂挾着一對寶劍，此時譚起一見，忽然面色又變，驚慌慌地向李慕白說：「李叔父！這個女的可不好惹！」李慕白這時却極爲掃興，暗想：一個女人家來尋我交手，我就是贏了她，也算不得英雄，若是不理她吧，可是我又是個向來不受人欺負的人，此時紅衣女子的馬已將來到臨近，李慕白正想要迎頭告訴她，自己是不願與女人交手比武的，可是身後又得



得的起了馬蹄響，原來是那譚二員外騎着他匹那黑馬越過了小溪趕來，他一面策馬來到臨近，一面喊着說：「別動手！別動手！」李慕白見譚二員外的樣子像是十分的着急，就微笑說：「二哥不要着急，我惹的事有我自己去擋！」可是譚二員外的馬却越過了李慕白和譚起，他直頭迎上了紅衣女子，將紅衣女子攔住，兩個人就在馬上說話，這裏李慕白見那邊譚二員外是滿臉陪笑，在馬上又彎腰，又抱拳，那意思是央求那紅衣女子不要與李慕白鬥氣，可是那個紅衣女子却一手提着一口寶劍，劍柄都繫着紅絨線的穗子，他細眉直立，嗒嗒的發着很尖銳的聲音說話，那意思彷彿是決不能饒了李慕白，李慕白一見此種情形，不由有些生氣，暗想：譚二員外也是江湖有名的好漢，不然盟伯江南鶴也不能特地寫信叫我來拜訪他，如今我惹惱了這紅衣女子，却叫他替我賠罪，這樣不但他譚二員外枉稱了好漢，我也太沒有臉了！於是李慕白不但由譚起的手中接馬，他反倒將鋼刀交在譚起的手中，他就大踏步走了過去，瞪着他那兩隻英俊的眼睛，嘴角帶着傲笑，來到近前，就對譚二員外說：「二哥請不要管，這位姑娘是打算怎麼樣罷？她若是替剛才來打傷了的那兩個人報仇出氣，那麼就請她下馬來，自管拿寶劍來砍我，我不怕！」李慕白這樣英俊姿傲然的一說話，那譚二員外急得直擺手，說：「不必，不必，李老弟和香姑娘你們都聽我說！我給你們講理！他同時用手攔阻，恐怕紅衣女子立刻就會掄起雙寶劍來砍李慕白，可是想不到這個紅衣姑娘聽了李慕白這幾句橫話，她倒像沒有怒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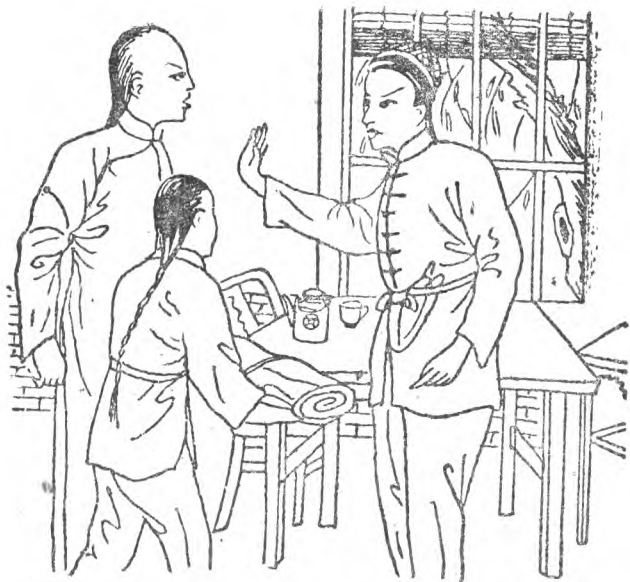
兩道細眉也不再直豎着了，她把兩隻長長的，帶有怒意的眼睛，向李慕白的身上轉了轉，咬着嘴唇喘了兩口氣，她就像受了什麼委屈似的說：「我知道，你姓李的是有名氣的人，在北京城都沒有人敢惹你嗎」旁邊譚二員外一聽紅衣女子她彷彿認得李慕白，就不由吃了一驚，又聽那紅衣女子他並不說什麼厲害的話，她却說：「你現在到鳳陽府來了，你一定是幫助譚二員外欺負我們，因為你覺得我們也惹不起你嗎！」李慕白聽了這話，他不由覺得十分好笑，就說：「這真是豈有此理！我李某生平何嘗欺負過人，今天我同譚二員外和譚大少爺乘馬到這裏來遊玩，我們也並沒有闖進你們的村莊，也並沒有傷損了



你們的田禾，你家那兩個護院的人就尋了我們來不但口出不遜，還抽刀要傷我們，若不是我會些武藝，現在早就被他們所傷了，我才將他們打走了，你這姑娘又持劍趕來，你現在若真是不講理，必要與我們爭鬥，那你就下馬來，我姓李，拳頭下是不論男女的！」李慕白又說了這一通話，那紅衣女子却依然不言語，她依然以她那雙長眼晴向李慕白的身上轉了一轉，待了一會，她就嘿嘿的冷笑了幾聲，遂即將雙劍收入鞍下鞘內，撥轉馬頭直往東跑去，跑了不遠，她又勒住馬回身一望，這時譚起不禁哈哈大笑，李慕白也微笑着，可是那譚二員外的臉上仍是很愁悶的樣子，當下李慕白和譚起齊都上了馬，就與譚二員外，三匹馬款款地往西去走，越過了那條清流細沙的小溪，順着來時的道路去走，譚二員外就直抱怨他的兒子譚起說：「你不該帶着你李叔父到那邊去，現在咱們算是又與他家結下了一件仇恨，那譚起還沒有還言，李慕白聽了已是不平，他就問說：「剛才我打走的那兩個人他們是誰家的護院？那穿紅衣裳的又是誰家的女子？譚二哥，莫非他們是本地的惡霸，二哥你不敢得罪他們嗎？」譚二員外聽李慕白這樣一說，他不禁紅了臉，在馬上回首說道：「他們也不是本地惡霸，我也並非怕他們，不過彼此早先原有交情，又是鄰居，不好意思跟他們翻臉罷了！李兄弟，回家去我再對你細談！」當下三個人不再說話，少時三匹馬走出了小徑，又到了大道之上，並着馬往西北去走，這時李慕白忽見前面有一騎白馬，跑得很快，在馬上是一個孩子，正是那猴兒手譚飛，可是當李慕白看

見他的時候，他的馬就已然跑遠，少時他就轉進西邊的岔道去了，這裏譚二員外和譚，彷彿都沒有看見似的，譚二員外的臉上依然帶着愁悶，譚起騎在馬上也像發着怔，彷彿心裏也有許多愁悶的事情似的，李慕白心中却明白，知道那紅衣女子的家中，在本地一定也頗有聲勢，早先與譚家原很好，可是如今忽因事反目，兩家幾乎成了仇人一樣，所以那柳家裏的護院把式，一見譚起，他們就眼紅，就要持刀爭鬥，而譚二員外又像不敢惹他們似的，想到這裏，李慕白就心中盤算，暗道：按理說，盟伯江南鶴在北京會囑咐說，應當謹守武當戒條，不可輕露武藝，不可隨便與人爭鬥，可在江湖之上，時常有許多挾技凌人的人，假使忍氣，不與他們交手，那就只有乾吃虧，其實吃一兩次虧也不要緊，但是累次受人欺辱，無論是誰也要難以忍耐，如今這譚二員外，既是盟伯命我來投靠的，果然是真是時常受人家的欺辱，那又怎能够坐視不管呢？因此就想回到譚家，向他父子問明了情由，然後自己就幫他們出這一口氣，當下三匹馬離了大道，馳入了西邊的小路，向西偏南走了不多時，便到了譚家莊前，只見那溪畔橋，有十幾個人正在那裏等候，其中有譚家的僕人莊丁，有猴兒手譚飛，有陶小個子，還有兩個中年的漢子，一個是身體碩胖，頰下有些鬚鬚，一個是細高的身材，白淨的臉兒，這兩個人全都穿着綢褲褂，手持着摺扇，像個很有錢的樣子，一見譚二員外這三匹馬走來，他們齊都笑着迎上來，那有鬚子的胖子就說道：譚二員外，你上了點年紀，馬上的功夫可更好了！譚二員外在馬上

一見此人，他就說：「哦！你來了！」當下他催馬走到橋旁，先下了馬，與那兩個人相見，隨後李慕白和譚起的兩匹馬也走到了，譚起就向那有鬚子的胖子施禮，叫聲梁叔父，又問：「梁叔父是從那裏來？」那姓梁的毗着鬚子笑道：「我這個人還有來蹤去跡嗎？」說話時這兩個人全都注目去看李慕白，譚二員外就給李慕白向那二人引見道：「這是我的李兄弟，這二位是我的好友梁子英徐九德。」李慕白曉得這兩個大概都是江湖人，遂就抱拳，連道久仰。那梁子英徐九德却不住地向李慕白打量，並問李慕白大名，譚二員外在旁邊正猶豫，可是李慕白他已經說出來了，他說：「不敢當，小弟名叫李煥如。」那兩人一聽李煥如是江湖無名之人，他們就不再注意李慕白了，但是身後的陶小個子却不住地暗笑。當下全都把馬匹交給僕人們牽着，便一齊過橋，穿過樹林，到了譚家莊院之內，那譚二員外也不知是對譚起說了幾句什麼話，譚起就依舊請李慕白到那小院裏去歇息，譚二員外却同着那梁子英徐九德到客廳裏，像是神色很祕密的，不知談說什麼事情去了。李慕白回到屋內，就問譚起，今天自己打的那兩個護院的和那個紅衣女子，都是什麼人，譚起只說：「他都是柳家莊的，那兩個是柳家的護院人夜叉鬼饒成，鐵腿金二，都是鳳陽府有名的地痞，真是除了李叔父今天把他們打了，平日簡直沒有人敢惹他們。那個穿紅衣裳騎紅馬的姑娘，是柳大莊主的胞妹柳夢香，外號叫紅蜂子，他是本地有名的蕩婦，最難惹的女人！」李慕白微微冷笑，又問：「你們這莊子爲什麼事與那柳家不睦呢？」



「譚起說：『那也不過是爲一點小事，現在就弄得仇恨極大……』」他說到這裏，譚起就紅了紅臉，接着嘆了口氣，說：「那話很長，得暇我再對叔父詳說，現在我還要到前廳應酬父親的兩個朋友去呢！」說畢譚起又向李慕白一拱手，他就走了，這裏李慕白獨自悶坐，飲着茶，覺得他們這些事很是奇怪，第一是那夜又鬼饞成，他曾問譚起說什麼：「那件事你還不服氣嗎？娘兒們還能算是你的嗎？」可見他們兩家結仇的原因，其中必有淫亂的事情，莫非譚起就是與那紅衣女子柳夢香有私嗎？可是看他們的情景又不大像，第二是今天來的這兩個人，雖然他們與譚二員外都是舊交，可是看他們的神色很是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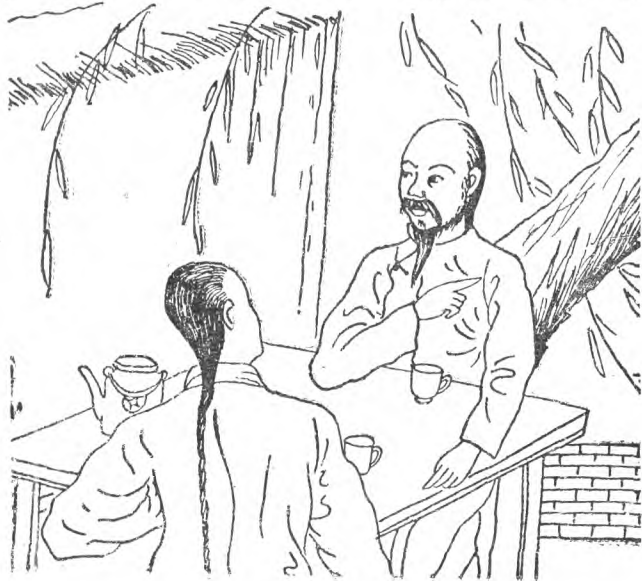
疑，並且迴避自己，却不知他們是在談說什麼事？正在尋思，忽聽窗外有沙沙之聲，像是有一條狗跑到院裏來，李慕白就趕緊到窗外向外去望，只見窗下爬着一個人，光着脊樑，真像是一條狗似的，李慕白就笑了笑，握着拳頭向窗外喝道：「猴兒手，你要怎麼樣？莫非還打算跟我鬥一鬥嗎？」猴兒手爬在這裏，也不知他是要幹什麼，一見李慕白發現了他，嚇得他爬起來，撒腿就跑出小院去了，李慕白也不去追他，便獨自扶窗站立，看見窗外這棵柳樹輕輕地搖動着碧綠的絲線，微微送着些涼風，樹枝上，有鳥語啾嘈，李慕白不禁又想起他那一往的恨事，既思念德嘯峯，又懷想俞秀蓮，兼憶及孟思昭的俠胆，謝織娘的柔情，他不禁感慨低徊，用手將窗子擊了一下，歎聲：「咳！」少時那譚起就又來了，並帶着一個僕人，那僕人抱着兩疋綢子，譚起就恭恭敬敬地對李慕白說：「我父親因為見李叔父隨身沒有帶着什麼行李，所以叫我找出兩疋綢子來，請李叔父做兩件衣裳。」李慕白擺手說：「這些綢子留着你們用吧，我現在確是十分落魄，但是還用不着什麼東西，這身衣裳我也可以晚上洗了，白天再穿上，你們不必費心！」譚起一聽李慕白這話，他不由發了一會怔，就皺了皺眉說：「李叔父不要客氣，我父親這是一秉誠意，再說，這兩匹綢子也是江南的朋友送我們的，我們？算是轉送了李叔父。」又說：「李叔父不肯收下綢子做衣服，我父親一定說是我把話說錯了，他也一定還來見李叔父！」李慕白見譚起確是很誠意，遂就長嘆了一聲，說：「好吧，隨你們的便去做罷，只

做一身襖褂就足夠用了！」譚起見李慕白首肯了，他才露出喜歡的樣子，遂就用眼打量着李慕白，然後帶着僕人走出，這裏李慕白感到自己年輕力壯，而且身負奇技，却不料至今連衣食全都要仰仗於人，因此未免又是連聲長歎，當下也不再有什麼事，午飯時因譚二員外，客廳宴請那梁子英和徐九德，也沒有請李慕白作陪，所以李慕白只在這小院的屋子裏用的飯，吃完飯他就歇午覺，窗子就洞開着，讓柳樹的風吹進來，倒是很覺得涼爽，也不再怕那猴兒手前來攪鬧，可是當他在似睡非睡之時，確會見那猴兒手在院中把着窗子探着頭往屋裏看了看，可是他一看李慕白在睡覺，他不但不敢進屋來捉弄李慕白，反倒趕緊轉身走了。李慕白也不曉得這猴兒手到底是什麼脾氣。到了黃昏時，譚二員外將他的朋友梁子英徐九德送走，他才到李慕白的屋裏，一見了李慕白他就拱着手說：「怠慢！今天是從直隸省來了兩位朋友，盤桓了整整一天，所以咱們兄弟倒沒得多說話！」李慕白也拱手說：「你我自家兄弟，何必客氣！」因為屋中很熱，譚二員外便命僕人在院中樹下，支着小桌和杌橙，便於李慕白對坐飲茶閒談，一談到江湖的事情，身後的僕人就退出去了，李慕白首先問那柳家莊，這裏結仇事情並問那柳大莊主又是何許人？譚二員外却搖頭說：「不過孩子與孩子們之間，有點小小不合，其實我與摩雲鵬柳建才原是至交，直到現在還是很好，那些事倒是不必提，只是現在有一件事……：他說到這裏就四下望了望，見沒有別人，他就又喝了一口茶，擲扇子說：「慕白兄弟，你願意發財不願



「意？」李慕白忽然聽了譚二員外這句話，他倒不禁愕然，不知譚二員外爲什麼要這樣問自己，他還沒發覺去問，就見譚二員外又很認真地說：「慕白兄弟，你別以爲我說的這是玩笑的話，現在真是有一筆大財可發，可是咱們也不是去偷盜，也不是去攔路打劫，更不是咱們現在要去作騙子，就是咳，慕白兄弟，我知道你的現狀也很窘，而且因爲你把黃驥北殺死，自己不能再出頭見人了，沒有點錢，將來你怎麼辦呢？至於我，這也不瞞兄弟你說，雖然我走了這些年江湖，也頗掙了不少的錢，略微置了些產業，可是我的花費大，指着我吃飯的朋友太多，這兩年我就常覺得週轉不開，所以也打算弄一筆錢花花！」李慕白聽了譚二員外這話，他就更是納悶，同時不曉得他們江湖人是用怎樣的法子弄錢，於是就說：「兄弟我雖然窮困，可是我倒不想發財，只是二哥你若有些地方弄錢去，我倒可以幫助你，不過你也得先說明白了，錢，怎樣的弄法？」譚二員外笑道：「自然有法子，法子也很省事，就是得用拳頭打，打的也不是好人，却是個強盜，只要把這個強盜打了，立刻希世的珍寶到手，咱們就發了大財！」說畢，這分水犀牛譚振圻哈哈大笑，正在笑着，忽見一個僕人走進小院，驚急着稟道：「徐老爺回來了，受了傷了！」譚二員外當時吃了一驚，趕緊拿着扇子站起身來，向李慕白說：「李兄弟，回頭咱們再談！」說畢，他急急的走了，這裏李慕白也站起身來，他覺得眼前的事十分可疑，僕人所傳那徐九受傷回來的事，倒是江湖上常有的事，只是剛才譚二員外所說的是什麼希世

珍寶，可以憑拳頭得來，這件事我倒真得探聽探聽，可是，除了我應許幫助他去得這珍寶，他才可以把真實情形告訴我，但我又怎能幫助他去作這不義之事呢？心裏正在想着，忽見那小門外有人探頭探腦的，似乎要進來，可是又不敢進來的樣子，因為此時天色已黑，所以看不清這個人的面貌，但是就那身材動作去觀察，李慕白就知道必定是猴兒手譚飛，遂就假作發怒的樣子，喝道：「好猴兒，你還是要跟我鬥一鬥嗎？」門外正是猴兒手的聲音，說：「我不敢跟你鬥了！」李慕白一聽，倒不由笑了，就說：「你既然不敢和我鬥了，你就快走，別招我生氣。」猴兒手說：「我有事情要告訴你！」李



慕白聽了一怔，就把聲音作得和氣點說道：「有什麼事你進來對我說，你別害怕，我不能够打你！」猴兒手聽了這話，他就一跳，跳到院裏來，李慕白却上前一把將他抓住，猴兒手嚇得搶身又要跑。李慕白却抓住他不肯放手，並笑着說：「我問你，爲甚麼昨天我才到這裏來，你就跟我搗亂，你是小膽我嗎？」猴兒手央求着說：「我不是小膽你，我聽說你有本事，在北京你把保標的都給打敗了，我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陶小個子他說，只要能把你打了，我就能當標頭。」李慕白笑了笑，又問說：「那麼現在你還想打我不打了？」猴兒手連連搖頭說：「我不想了！我知道我打不過你，你是天下第一，你要保標誰也不取惹你，我服你了！你叫我徒弟都行！」李慕白哈哈大笑，放了手，拍着猴兒手的肩膀說：「徒弟，你坐下，有什麼話就對我說吧！」說時李慕白依舊坐在椅子上，那猴兒手却不坐下，他站在那裏，嘴裏沒次序的說着話，他真是一句一句叫着師父，他說：「師父！今兒早晨你把夜叉鬼跟鐵腿金二打了，我也看見了，師父你真有本事，連我爸爸我哥哥都不敢惹他呢。那紅蜂子，我很怕她，她又怕你，我瞧誰都得怕你，連柳大莊主都許怕你，師父，我這就帶着你去，你打柳大莊主去吧，打完了他跟他要錢，多好呀？」李慕白怒道：「胡說，我與姓柳的無冤無仇，憑什麼跟着你打他去？」猴兒手說：「怎麼沒仇？仇大極了！我把他的烏雕馬扎傷了，他要來打我爸爸，我哥哥外頭還有個媳婦，他也給搶去了，剛才我爸爸叫飛刀徐九到他莊子裏去，他把飛刀徐九扎了一寶劍

，這才回來，師父不信，就快出去瞧瞧去，他把我爸爸也罵了，把師父罵了。」李慕白聽說那柳大莊主罵了自己，便不由有些生氣，但是又想：猴兒手說話恐怕靠不住，再說這裏面牽涉着譚起孀婦被佔的事，我更是不管爲是，於是就擺手說：「我不管，我不管，你要再在這裏，我可就要打你了！」猴兒手見李慕白往外驅逐他，他才趕緊跑了。李慕白覺着猴兒手這個孩子倒是很可笑，不過這譚家的糾紛太多，我還是不要在這裏長住才好，當晚他就開着窗戶睡眠，那譚二員外和譚起也沒有再來，猴兒手更沒有前來攪鬧，可是李慕白仍然睡不好覺，他覺着剛才譚二員外所說的那「用拳頭就可」以得到希世珍寶的話，由此又想到那天在吳橋縣買了那匹瘦馬，一出城門就遇見那個名叫地頭蛇的匪人，他持着匕首要強搶自己的馬匹，也說是什麼追上前面的幾個人，就可以發一筆大財，可見江湖之間現在必流落着一種稀世的珍寶，許多江湖人都正注意此事，都正要發這一筆大財，同時又想到麗芳小姑娘的哥哥楊豹，在家不容於祖父，他祖父罵他爲強盜，並將他驅出門去，可是後來自己在天津遇見他，他就是高頭大馬，綢緞的衣裳，十分闊綽樣子，後來在吳橋城內又遇見他，他更同着三個江湖人在一起，又像是頗有急事的樣子，這其間的蛛絲馬跡，諸多可疑，並且，這些事都像彼此很有關聯的樣子。當下李慕白細細地一尋思，猜度，他便已明白了大半，遂微微冷笑，暗道：你們一般人自管去謀着發財去吧！譚二員外你也不用想利用我，旁的事我都可以幫忙，這件事我却是不能够管的！

想到這裏，思緒不禁又牽到那麗芳小姑娘，由麗芳又想到俞秀蓮，李慕白又不禁捶牀長歎，便極力排除思緒，少時就沉沉地睡去了。到了次日，猴兒手又探頭探腦的，又像要來找李慕白說什麼，可是李慕白才一用眼看他，他又趕緊跑了，午飯時，是將李慕白請到前廳裏，與譚二員外，譚起，和梁子英徐九德在一起用的飯，李慕白見那徐九德的左臂上貼着膏藥，並有血跡浸出，大概就是昨天被那柳大莊主給用劍刺的，他與梁子英似乎十分注意李慕白，可是又並不多與李慕白談話，那譚二員外和譚起的臉色却都像很不好看，不但是像懷恨憤怒，並且像隱着深愁，大家悶悶不樂地用過了飯，李慕白離了前廳，走到院中，就覺得天氣十分炎熱，而胸中也抑鬱不快，便想要到村外柳林中溪邊去散步，於是慢慢地走出了莊院，才到了柳林之前，就見那短尾魚陶小個子，在一棵柳樹下鋪着一領席，躺着，擱着扇子，彷彿要睡午覺的樣子，一見李慕白走來，他就趕緊起身子，迎著李慕白笑着說：「李爺，這兒涼快涼快！莊子裏太熱了！你請坐，這蓆倒還乾淨，」李慕白點了點頭，坐在蓆上，因見旁邊無人，他就向陶小個子說：「陶兄，前天你應得我，不向旁人說出我的真名姓，可是才一見着那紅衣裳的姑娘，你就說我是李慕白，現在恐怕已有許多人都知道我是在這裏了，以後難免要生禍端！」陶小個子一聽，立刻向李慕白作揖，說：「真是我的不對，可是當時我一見了我們本地那個有名的紅蜂子，我就像有點暈了頭，也不知是怎麼回事，我就把你李爺的大名說出了，咳！我也很後悔，現在



還爲這件事，幾乎出了麻煩呢？」李慕白聽了，臉色微笑，便問道：「是什麼事，你快告訴我！」陶小個子撇了撇嘴兒，略現遲疑，他就說：「大概你李爺也知道了，就是東邊柳家莊那位人稱摩雲鵬柳大莊主的柳建才，前天咱們看見的那個穿紅衣裳的女子，就是柳建才的胞妹柳夢香，我們都叫她紅蜂子，嘿，那個女的風流極了！李慕白說：「你先不要說那個姑娘，你且把柳大莊主與這裏譚二員外結仇的原因告訴我！」陶小個子說：「這話李爺你得叫我從頭兒說！那柳大莊主不是本地人，原是江南一位以走江湖起家的富戶，因爲前年江南大旱，這鳳陽府的知府又與柳建才相好，柳建才這才遷居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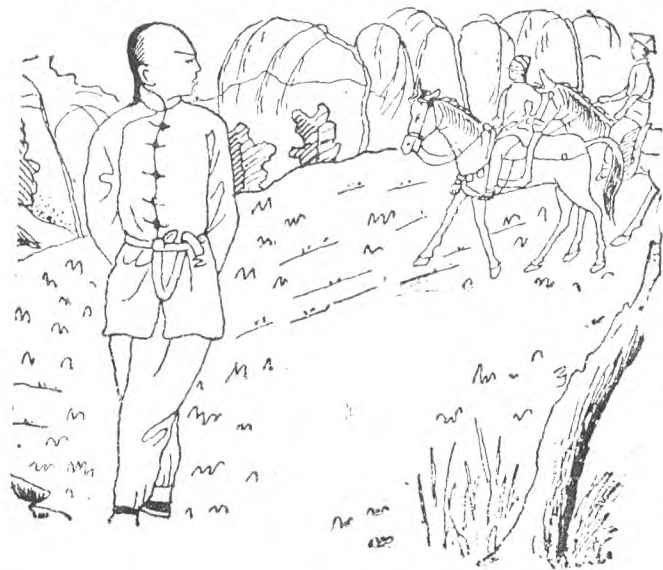
，他有錢有勢，本人又有一身萬夫莫敵的武藝，所以不到二年，那東邊的一片地土，全都叫他給買去了。那裏本來叫柳林莊，柳建才因爲他姓柳，就改名爲柳家莊，他自稱爲柳大莊主，現在手下有四十幾個長工，二十幾名莊丁，五六個護院的，柳建才沒兒沒女，只有一房妻，三四個小婆子，和他那胞妹柳夢香，柳夢香會使兩口寶劍，那本事，真許比北京城的俠女俞秀蓮還要高呢！」李慕白不耐煩的說：「你不要費話，就告訴我，柳建才是爲什麼與譚二員外結仇！」陶小個子笑了笑說：「本來也算不得什麼仇，我們二員外早在江南時就與柳建才相識，後來作了隣居，不但兩人來往得更勤，就是柳建才的胞妹與我們二員外的女兒五姑娘，也是相好得跟親姐妹一樣。可是我們二員外交朋友，名聲大，田地雖然沒有多少，但淮河裏的船多半是我們二員外的，所以時常有江湖朋友由此經過，必要先拜訪我們二員外，沒有什麼拜訪柳建才的，因此柳建才就心中不平，常在背地裏辱罵我們二員外，並且他莊裏護院的人，也時常欺負我們村裏的人，我們二員外近年脾氣又好了，總是不理他，所以還沒鬧破了臉兒，可是兩家人的心裏就不和了！」李慕白聽到這裏，便點了點頭，又見陶小個子擺着扇子往下說道：「這還不要緊，想不到在上月，有柳家莊的護院夜叉鬼饒成，與淮河渡口我們船上的人打了架，其實夜叉鬼饒成也沒有怎麼吃虧，可是柳建才立刻就親自來見我們二員外，百般不依，我們二員外極力忍氣，才將他勸走，可是不料又出了禍事，因爲他來的時候是騎着一匹烏錐馬，

那是他最心愛的一匹馬，不知什麼時候被我們這裏的猴兒手二少爺拿錐子給扎爛了，因此又惹得柳建才在我們的門前大鬧，甚至於要與我們二員外動武，算是我們二員外又向他說了許多好話，並賠了二百兩銀子，才算完事，從此除了柳夢香，還常來找我們五姑娘之外，柳家莊就算是與我們這譚家村絕了交。」李慕白聽到這裏，心中就十分不平，趕忙問道：「爲什麼你們二員外不取與柳建才爭鬧呢？你們二員外也是大江南北有名的英雄，難道就這樣累次三番的受他們的欺負嗎？」陶小個子搖頭說：「李爺你不知道，我們二員外是老江湖，他准知道柳建才的寶劍不是好惹的，柳夢香那對雙劍更是無情，所以我們二員外是甯可忍氣，決不肯交手吃虧，可是，你忍氣，架不住他找事兒，前幾天我們村子後邊的劉大姐兒，又叫柳建才給強佔去了，那劉大姐是我們大少爺的情人，爲這件事，還出了兩條人命！」李慕白一聽，這其中這有人命發生，他就更加注意的聽。只聽那陶小個子指手畫腳的又說：「在這譚家村外，靠着河邊住着一個姓劉的，家裏只是一個害着癆病的爸爸，帶着一兒一女度日，兒子在城裏學木匠，女兒就叫劉大姐，年紀不過十八九歲，雖然是貧家女兒，長得可真是美人兒一般，從四五年以前，這個劉大姐就跟我們大少爺譚起相好，簡直如同夫妻，只要有一天不見面兒，就得有一個生病，我們二員外本有意娶來劉大姐當兒媳，可是員外太太不願意，結果是娶了城裏張秀才的女兒當了大少奶奶，譚起可跟劉大姐仍然不斷來往，在上月，不知怎麼，劉大姐叫柳建才給



瞧上了，柳建才就願拿出五十兩銀子，買劉大姐作妾，劉大姐愛着譚起，她自然不願意，她的爸爸也覺得叫女兒跟譚大少爺作妾倒可以，要是給柳建才作妾那可是不能夠，因此便沒有答應，不料柳建才大怒，在五六大以前，柳建才就親自帶着莊丁，把劉大姐給搶走，那劉大姐的爸爸本來就是癆病，如今女兒一被搶走，他就連吐了幾口血，不到兩天就死了，劉大姐的兄弟由城裏得了信，跑回家裏來，把他爸爸葬埋了，他又趕回城去學木匠，可是這時候，柳建才也不知是由那裏得來的消息，他以爲劉家的兒子回城裏去是要到衙門去告狀，告那柳建才搶走他胞姊，逼死他爸爸，因此柳建才頓下毒手，派了他手下的人，就在半路上截住了那劉家的孩子，用麻繩給勒死，並掛在樹上，作爲是他自己上的弔，這是前四五天的事，現在柳建才已把劉大姐見強佔在手，我的大少爺譚起可幾乎要氣死，要不是我二員外攔着他，他早就找柳建才拚命去了！」李慕白聽陶小個子說到這裏，才知道那柳大莊主確實是個惡霸，因之胸中不禁暴發起來，臉色也變了，就問說：「這個柳建才，莫非沒有人敢惹他嗎？」陶小個子看了看兩邊沒有人來，他就說：「誰敢惹他呀？衙門裏他有人情，前任的知府是他的好友，現任的知府也與他有來往，講打架？他手下的人多，論寶劍，我們譚二員外兩個也敵不過他一個，他的妹妹又是那麼兇。昨天不是嗎，李爺你又給我們二員外惹了禍，李爺你在那柳家莊前，把夜叉鬼饒成鐵腿金二給打了，可是柳建才當日就派了人來找我們二員外大鬧了一場，並要叫我們

二員外同着他去，我們二員外自然不敢去，就托了徐九德去見柳建才，徐九德的外號，叫飛刀徐九，他來到鳳陽也有一個多月了，也會去拜訪過柳建才，昨天徐九到柳家莊見着柳建才，自然是替二員外向他賠罪了，可是不料柳建才不通情理，他不但立刻將徐九趕出了莊門，並在徐九的臂上刺了一劍，你說柳建才那人，有多麼蠻橫！」李慕白聽了，就更是氣憤：說道：「柳家那兩個護院的，原是被我傷的，與譚二員外和飛刀徐九又有什麼相干？他姓柳的若不服氣，應當找我來！」陶小個子笑了笑說：「所以我也覺得這件事有點兒怪呢？這裏的飛刀徐九，和新近由滄州來的開路神梁子英，他們不知道



你是李慕白，那倒不足爲怪，因爲我們二員外的嘴最嚴，無論見着多麼靠得住的腿，他也不能就說出你是李慕白來。可是那紅蜂子柳夢香，那天我叫她迷住了，我說出李爺你的名姓，她還直注目你呢，可是她回去之後，竟不對她哥哥去說，這實在叫人納悶！可是我想柳建才倘若知道你李大爺在此，他就是不敢公然與你比武，也一定要來找些麻煩，因爲他那個人實在不是個好惹的，所以現在我很發愁！」李慕白却微微冷笑，說：「不要緊，他不來找我，我還要找他去呢！」說畢，站起身來，懷着一腔怒氣，走出了樹林，來到溪邊，覺得一陣荷香撲入鼻中，低頭去看，那碧綠的蓮葉，像傘似的張着許多隻，蓮花眞像是美人的顏面，那麼嬌豔，並且娉婷地含着一种媚態。李慕白看了半天蓮花，也不知又想到了什麼，他就仰面長嘆子一口氣，這忽聽身後一陣馬蹄響，李慕白趕緊回頭去看，就見是譚起帶着一個僕人，兩匹馬馳來，見了李慕白，譚起就在馬上叫了聲：「李叔父！」李慕白問說：「你們上那裏去？」譚起說：「我到城裏買東西去。」後面騎馬的僕人也說：「入氣熱，李大爺在這兒倒還涼快！」李慕白點了點頭，譚起那個匹馬就過了小溪，往北走去了。這裏李慕白又在溪邊徘徊一會，覺得胸中的怒氣和愁悶，實在是無法解開，心說：「何不也騎上馬，在附近遊玩遊玩，倘或遇見那麼雲鵬柳建才，那就同他鬪一鬪！當下李慕白轉身又進了柳林，就見那陶小個子躺在涼蓆上已然睡着了，扇子拋在一旁，幾個蒼蠅在他的胸脯上亂爬。李慕白也不去叫他，便一直到了莊院內，備

上了那匹白馬，牽馬出了村子，走過了柳林，他就上馬過了小溪，一直往東北方向走去，少時到了大道上，李慕白就縱馬往北，走了約有四五里路，就望見了縣城，李慕白不敢再往前走，遂轉回馬來，又往東南去走，走了不遠，就見東面有一股很寬的道路，李慕白遂馳馬走入，曲折而行，也不知走了多遠，又看見了前面的一片柳林，近處的幾畝水田，和遠遠青翠如黛的山巒，李慕白便將馬勒住，往四下看了看，覺得彷彿又走到那柳家莊了，因之心中就暗暗盤算，想自己如果闖進了柳林，遇見那柳家莊的莊丁們，一定又要毆打起來，其實柳建才既是本地的惡霸，自己就是將他殺死，也不算手下狠毒，可是自己現在是個逃難的人，豈怕江南鶴會囑咐，要遇事隱忍，現在只聽了一面之辭，就要去與那柳建才爭鬥，也未免太冒失了。於是李慕白便不往那樹林裏去走，却策着馬依舊往東，他打算看看前面的山巒到底離此有多遠，走下二里多地，便覺得身上這件泥污的衣裳又被汗水所浸透，並且頭上因為沒戴着帽子，所以被太陽晒得十分難受，口中尤覺得發渴，李慕白便暗想道：我出來算是幹什麼來了？倘若中了暑，暈下馬來，再叫柳家莊的人把我害了，那才叫冤呢！於是他就撥過馬來，又往回走，走了不遠，就見水田之間，有一座井亭，三個農人在那裏攪水灌田，李慕白便下了馬，將馬拴在路旁一棵小柳樹上，過去向那三個農人拱手說：「三位大哥，有水沒有，可以賞一點兒喝嗎？」那農人們倒很是和氣，遂接了半瓢水，交給李慕白，李慕白一面喝水一面就問：「這裏是柳家莊嗎？」

？」一個高點身量的農人就搖頭說：「不是，我們這裏叫龍王廟，南邊那才是柳家莊呢。」李慕白點頭，又問說：「聽說柳家莊的柳大莊主，是個很好的人？」那農人聽了，便撇了撇嘴，說：「什麼好人吧？比老虎好一點就是了。」旁邊那兩個農人趕緊向這人使眼色，意思似是叫他說話留神，那農人也似乎覺得說話太不檢點了，遂就問李慕白說：「你是找誰的？」李慕白說：「我是由徐州來的，要到譚家村去找譚二員外。」三個農人一聽李慕白這話，他們就齊聲說：「譚二員外那才是真正的好人呢！比柳建才強得多了。」李慕白一聽，已知譚二員外在本地的名聲實在不壞，那柳建才却是這裏人目中的惡霸，當下飲畢水，又將馬解下喂了喂，他就向三個農人道謝，騎上馬向西去，心裏便想：在這裏且住幾日，臨走之時非要酬一酬那摩雲鵬柳建才不可。往西走了不遠，此時天氣正熱，路上沒有一個行人，兩旁綠莽莽水汪汪的田地，時常有小鳥飛起，走到一股岔路的前面，李慕白就撥馬向南，這股小路是十分的清靜隱密，只有鳥聲蟬響，和坐下馬匹的得得蹄聲，一個人也看不見，行走約有半里地，就見眼前有一座破廟，山門和牆垣坍倒了，殿宇也損壞得一根樑柱也沒有，大概廟中也沒有什麼僧人道士，可是斷牆上樹木叢生，野草高約二三尺，李慕白心中驀想：假若這裏藏着一個人，打劫過往的人，倒真是不容易防備，正想之間，馬匹就走到了廟前，李慕白便扭頭向那廟中去望，打算看這廟裏供的到底是什麼神，爲什麼這裏的神會這樣的落魄，正在轉頭觀看之時，忽見廟中的野草



一陣搖動，鑽出一個人來，李慕白一看，倒不禁吃了一驚，只見鑽出來的是個年輕女子，身穿白短褂，紅褲子，一鑽出草來，她就跳上了斷牆，一手扶着樹，一手攢着腰，向李慕白媚笑着。原來這正是那柳大莊主之妹，外號人稱紅蜂子的紅衣女子柳夢香，今天柳夢香雖然仍穿着紅綢褲，紅緞鞋，可是上身穿着白羅衫，隱隱透出來肌膚，頭髮也蓬鬆着，沾着許多草子，李慕白一看，便趕緊轉過頭去，催馬要走，可是此時那柳夢香已然跳下斷牆，飛奔過來，她一隻手將李慕白的馬匹揪住，一手就要去拉李慕白的胳膊，口中嬌聲說道：「你跑什麼，我還能够吃了你嗎？」李慕白大怒，用手一推，就將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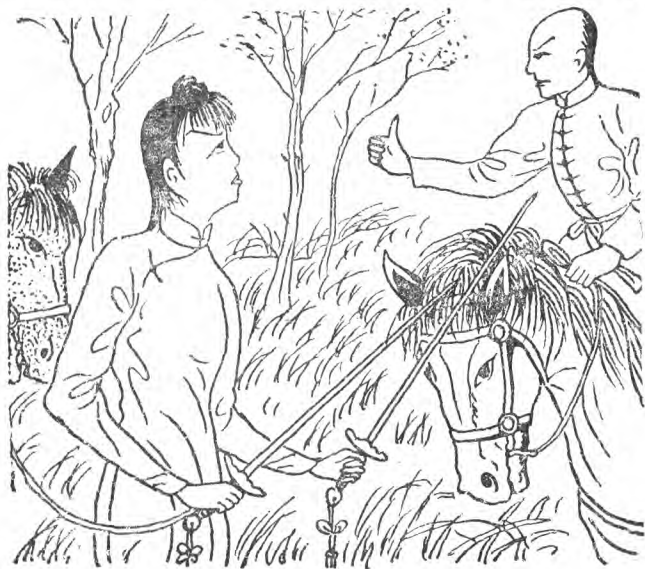
夢香推倒在地，可是柳夢香乘勢又將馬腿抱住，她揚起頭來說：「你走？你除非叫馬把我蹄死，你才能走得開！」李慕白心說：「這個女子真是不顧羞恥，可是若叫自己的馬將她蹄死，或踢傷，那也是意良不忍。於是就勒住馬，正色問道：「你是想要作什麼？」柳夢香輕倩地笑了笑，說：「我也不想作什麼，你別以爲我有什麼不好的意思，告訴你，李慕白，我若是有歹意，昨天我就不能饞了你，再說我若是把你的名字告訴了我的哥哥，我哥哥他一定要找你去鬪一鬪，你的事我哥哥早就聽人說了，你是在北京城殺死了黃驥北才逃出來的！」李慕白一聽，不禁就吃了一聽，但是他反倒鎮定的冷笑着說：「難道你以爲我就怕你的哥哥嗎？你哥哥他是鳳陽府的惡霸，最近還強佔別人的女子，謀害了兩條人命，我早就聽人說了，這兩日我還正要找他去鬪一鬪呢！」柳夢香趕緊分辯着說：「我哥哥他是惡霸，我可不是惡霸，就是我哥哥他與譚家結了仇，我跟譚家還是很好的，我雖是個女子，可我也知道江湖上有好人也有壞人，像我哥哥跟譚二員外，他們都是壞人，我都瞧不起他們，我所佩服的就是在江湖上有名的年輕的英雄，現在只有兩個人叫我佩服，一個是江南宣城縣的陳鳳鈞，一個就是你，北京城的李慕白！」李慕白一聽這柳夢香說出陳鳳鈞的名字，覺得很是生疏，因爲向來沒有聽人說過。又聽說他也很佩服自己，便不由得到了笑了，就說：「你若佩服我，那我倒是很謝謝你，不過你是個姑娘，我李慕白是個好漢，我却不愿意與你多說話！」說畢，催馬又要走，柳夢香却又將

馬腿抱住，他決不肯放開，李慕白急得發怒道：「你不放我走，是什麼意思？賤……」柳夢香冷笑道：「你可別跟我撒氣，你也別在我的眼前自充好漢子，你的事都瞞不了我，你跟俞秀蓮的風流事兒，江湖上誰不知道？你還在人前裝什麼好漢子！」說完，他把一雙細長的媚眼，不住向李慕白的臉上丟去，遂又慢慢站起身來，一手緊緊揪住李慕白的馬韁，一手去彈身上的土，並且嬌嗔着說：「你看，你把我推的這一身土！」這時，李慕白聽柳夢香說到俞秀蓮，他就不禁心中十分難受，想着自己與俞秀蓮的事，不定叫江湖人給說成什麼樣子了！於是便在馬上歎了一聲，回首對柳夢香說：「柳姑娘，你不要聽江湖人的信口胡說，俞秀蓮姑娘他實在是我的義妹。」柳夢香趕緊擺手說：「是你什麼我都不管，現在我要跟你說正經的話，告訴你，你李慕白雖然是條男英雄，可是柳夢香也是個有名的女好漢，我也不是好脾氣，要不是你年輕有名，人又好，武藝又高，今天我就能受你這些氣了？你也敢推我？可是……」說到這裏柳夢香又迷迷着長眼睛，笑了一笑，說：「誰叫我佩服你呢，就不能够生你的氣，現在只要你答應我，從此跟我好，以後天天到這裏來，咱們倆常常見面……」話還沒有說完，李慕白就用鞭子狠狠抽了柳夢香一下，罵道：「沒廉恥的賤人！」說時，用手推開柳夢香，他撒馬就走，那柳夢香嬌嫩的肩膀上吃了一皮鞭，並且幾乎又被猛力推倒，她不由又羞又氣，就望着李慕白的馬影罵了一聲：「不知好歹的東西，我要你的命！」一面罵着，她一面趕緊跳到磨牆之中。



，解下他的紅馬，抽出她的雙劍，就出了這座破廟，上馬提劍，抄小路去攔截李慕白，這時李慕白已走出一里多地，他勒住馬回首去望，見那柳夢香沒有追上來，他就慢慢地往西走去，心中却十分氣惱，覺得柳夢香這個女子真是太沒有廉恥了，不怪人說在江湖上行走的女子，多是淫邪無行，如今一看，果然是這樣，像俞秀蓮簡直是鳳毛麟角了。如此，又不禁嘆氣，便尋着往西去的路徑，策馬慢慢走去，不料才走了不遠，就見前面水田的小徑旁跑過來一匹馬，馬正的全身紅色，那牽着馬持劍的人，也正是他綽號紅蜂子的柳夢香。李慕白面上又現出憤怒的樣子，想要急急策馬走過，可柳夢香已然牽着馬把道路攔住，她就揚着頭向李慕白冷笑道：「你先別忙着走，告訴你，今天無論如何，我得把事情跟你說明白了，要不然，哼，你就別想走了，你要是回到譚家，我也能追了你去！」李慕白發怒道：「我與你有什麼話可說？總之，柳姑娘，你不要錯看了我，我李慕白原是個鋼打鐵鑄的好漢！」柳夢香又妖媚地笑了笑，說：「得了，得了，你就別跟我吹了，我要不是早就知你這個人，我爲什麼要在你的眼前丟這個臉呢？現在我得跟你說明白了，我求你兩件事，你至少得答應我一件，第一就是：：：」說到這裏，這個潑辣淫蕩的女子却害起羞來，他那瓜子兒臉上泛起紅暈，跟他那馬匹是一樣的顏色，她狠狠的說：「告訴你說吧，我哥哥常說我將來一定找不着好女婿，可是我非得跟他賭這口氣，我要跟你：：你娶了我，什麼也不必發愁，我也決不叫我哥哥再跟譚家的人作對了！」說

時他把兩眼滴溜溜地向李慕白身上亂轉，李慕白却不用正眼看他，只播頭說：「這是萬也辦不到的，你千萬不要往下說了！」柳夢香點頭說：「既是這樣，我也不能難爲你，我也是個好人家的女兒，難道真就這麼沒有臉嗎？可是你得應我第二件事！」李慕白心說：奇怪，除此以外，他還有什麼要對我說的？於是就問說：「第二件是什麼事？」柳夢香却說：「第二件我不叫你爲難，就是求你把俞秀蓮現在什麼地方，告訴我，將來我要找她去，跟他拜個乾姊妹。」李慕白一聽這話，他却真個爲難起來，他想：柳夢香這個請求並不算無理，倘若自己把秀蓮姑娘的住所告訴她，將來她到北京見了秀蓮姑娘，



第一可使秀蓮結識一個女伴，生活不至太寂寞了，第二也使秀蓮及德家，曉得我現已逃在淮南，他們亦可以放了心了。不過轉又一想柳夢香這女子不是什麼規矩的人，怎可以隨便給她向俞秀蓮引見呢？於是便搔了搔頭，聲音改作和緩地說道：「俞秀蓮雖然是我的義妹，但是她現在什麼地方，連我也不曉得，這並不是我不對你說實話，你想我自北京倉卒逃出，那裏還顧得別人？再說我既在京中犯了重罪，平日和我相識的人，那個不怕受了連累，現在却不知躲避到那裏去了。」柳夢香聽了，便咬着唇，點了點頭，用雙劍的劍鋒戳着地，似乎腦裏頗費思索。李慕白又勸柳夢香說：「柳姑娘，今天你對我作的這些事，我決不對別人去說，但是，希望你以後也要自尊些，俞秀蓮那人其實比你還年輕，但爲什麼她爲人所敬重？就是因爲她不但是武藝好，人品更高，所以無論走到何處，也不能有人輕視他。我願柳姑娘也要照她那樣去學，否則便難免被人看成爲江湖卑賤的女子了！」李慕白原是好話，可是柳夢香一聽，却不禁氣得把兩道細眉挑起來，雙劍一揚，她說「哼，你也不用罵我，早晚我叫你瞧瞧，別叫你的眼睛裏只有一個俞秀蓮！」李慕白點頭說：「好了，我以後再瞧你吧！我倒願你比俞秀蓮還要強」說畢，撥馬就要走，可是被柳夢香橫雙劍擋住，李慕白用目怒視道：我對你說的都是好話，你若不聽，我也不能管你，只是，你若再向我這樣苦苦糾纏，我可就不再客氣了！」柳夢香冷笑道：「你李慕白別以爲我真是怕你，由着你這樣兒教訓我，罵我，我若給你個利害的，真怕

你立刻就吃不住！說時，把雙劍颯地舞起，映着陽光，十分奪目，李慕白胯下的那匹白馬，不住向起抬頭，兩條後腿向後倒退，李慕白心裏又急，頭被太陽晒得又熱，正要跳下馬去，奪過柳夢香的寶劍，把這淫蕩的女子打跑，自己好奪路走開。柳夢香也像羞惱成怒，要憑仗手中的雙劍，制服住李慕白，於是她雙手舞劍，又向前逼近。這時，就忽見正東跑來了兩匹馬，馬上的人向柳夢香招手叫道：「姑娘！姑娘！趕快回去吧！」

## 第五回

### 夜半追擒因情翻結怨 莊前決鬥見火突驚心

李慕白聽身後有人叫柳夢香快回去，他也回頭去看，就見有兩匹馬馳來，馬上的二人都是莊丁的樣子，李慕白未免覺得很窘：想着：叫這女子把我攔住成了什麼樣子？倘若別人造出了謠言誣我，真使我有口難分啊！於是李慕白一堵氣，揮鞭撥馬闖過，柳夢香還揮劍攔了攔，但李慕白早已閃開衝過，放馬走了，走出半里多地，又回頭去看，就見那柳夢香已然收劍上馬，跟那兩個人往東去了。這時李慕白心中不但憤怒，而且覺得懊惱，策馬出了小路，到了大道上，便往北轉西，回往譚家村去了。到了村前，下馬過了柳林，就見陶小個子已不在那裏睡覺，連人帶蓆全都沒有了。迎面來了兩個

人，全都整驚慌地，見了李慕白都不住地扭着頭看，卻沒說什麼，李慕白很覺得詫異，到了譚家門首，有一個僕人把馬接去，這個僕人也面帶着驚慌之色，他向李慕白說：「李大爺，快進去看看吧！我們大少爺受了傷了！」李慕白一聽譚起受傷，便驚詫問道：「被什麼人給傷的，傷勢重不重？」那僕人一手牽馬，一手向東指了指，說：「那邊的柳大莊主，簡直是太欺負我們了！昨天把我們二員外的朋友飛刀徐九給刺傷，傷得還不算太重；今天我們大少爺帶着兩個人進城去找裁縫做衣裳，並買些東西，由城裏回來走在大道上，就遇見那裏的柳大莊主和夜叉鬼饒成，他們忙把我們大少爺給攔住，砍了我們大少爺兩劍，一劍砍在背上，一劍砍在左手，我們大少爺已經暈過去了，我們莊子裏的人現在都生氣，都要替大少爺去報仇，可是二員外還攔着，不准我們聲張！」李慕白一聽，心中也十分生氣，同時又明白了剛才那柳家莊的人，叫柳夢香快回去，大概也是因為這件事情，當下他邁步直往裏走，迎頭就遇見那陶小個子，陶小個子一見着李慕白，他就驚慌地說：「李大爺，請回你的屋裏歇息去罷！別往裏走，我們二員外現在煩極了！」李慕白怒道：「他煩極了便怎樣？難道譚起受了傷，也不許我看看嗎？才說完這句話，就見譚二員外同着那個開路神梁子英，兩個人都扭動着肥胖身軀，一面並着頭低聲說話，一面往前院走來，那譚二員外並且背着手，兩道濃眉帶着愁容，紫黑的臉也露出緊張的神色，一見李慕白，他的臉上就作出笑色，說道：「李兄弟，你回來了？到那裏去玩陣



了一蹶？」此時那梁子英也將兩隻眼直直地來看李慕白，不似剛才在一起吃飯時，那樣傲然不注意的樣子，李慕白就忿忿地說「我在柳家莊透了一個彎，想要等那柳建才出來，我看看他是怎麼個了不起的人物！可是沒遇見他，剛才我又聽說譚起被他給刺傷了，我現在要看一看，他受的傷重不重。」說時，他回手揪住陶小個子說：「陶兄，你帶着我看一看去！」譚二員外這時神色越發緊張，他趕緊把李慕白的手握住，說：「譚起在裏院躺着了，傷並不重，我帶着你去看他。」又回首向開路神梁子英說：「你先回去吧，對徐九就說，我們那件事就決定那樣辦了，先叫他去打聽那個姓楊的，同行的還有什

麼人？」梁子英點頭說：「好好，我回去了。」遂又向李慕白拱手說：「煥如兄，明天再見！」當下梁子英出門走去，這裏李慕白見他們的情形是十分可疑，不禁有點發怔，譚二員外又向陶小個子拂手說：「你幹你的去吧。」陶小個子也往外邊去了，這裏譚二員外却先把李慕白拉到客廳裏，他就啞着嗓子說：「李兄弟，你別着急，柳建才一個江湖後輩，只憑仗他會些武藝，有些資財，就屢欲來欺辱我，昨天因爲你打了他家那兩個護院的，我特意托了飛刀徐九去替我向他們賠罪，不想他反將徐九的臂上刺了一劍，並辱罵了我幾句，今天他又將譚起刺傷，我譚振圻也是江湖上有名的好漢，何況我現在也有些位朋友能幫助我，莊丁們都氣憤不平，願意與他們柳家莊拚一拚，可是我暫時還不願意，因爲目前還有比這更要緊的一件事呢！……」說到這裏，他把聲音越往下壓，嗓子也就顯得更啞，他說：「這是我昨天跟你說的，那件發財的事，現在我們已經想出點辦法來了，這筆財也離此不遠，如果辦得順手，在一個月內外，咱們弟兄就可以大富起來，那時再與柳建才鬥氣，也不晚，現在若只顧了與柳建才鬥氣，把發財的機會放過去，那才可惜呢！李兄弟，你看在我的面上，也暫時忍一忍氣！」說完了，他揪着鬍子向李慕白微笑着，那意思是彷彿李慕白已經應允要幫助他發那筆財了。李慕白一聽譚二員外這些話，他心中不禁發生着反感，就想：譚二員外，我看你雖是江湖人，但還慷慨尚義，想不到你竟是這麼一個卑鄙的人，爲了貪着發財，竟連柳建才這樣的欺辱都情願忍受，我盟伯

真是錯認了你！當下李慕白面上帶着不高興的神色，就說：「譚二哥，你要發財的事我不管，我也不願用拳頭打人，奪過來珍寶給你；但是，你受柳建才的氣，我可真看不過，我要跟姓柳的鬪一鬪！」

譚二員外一聽，他臉上立刻變色，顯露出極度失望的樣子，怔了一會，他又笑了，說：「李兄弟，你真是一個直性漢子，可是你不知道，我的性情比你還直呢，不然你我初次相交，我爲什麼便把要謀取那一樁稀世珍寶的事情告訴你？再說，此事我也有許多好朋友幫助，你是忙人，我並沒有求你呀？」說到這裏，譚二員外也覺得他的話說得太深了，又哈哈的笑了兩聲，就拍着李慕白的肩膀說：「我雖然不求你老弟幫助我發財，可是我盼你老弟千萬別給我惹事，悶了時出去走走也可以，但千萬別與那柳建才見面，你不知，柳建才的莊子裏也常有江湖人來往，就許有人認識你，倘若人都知道李慕白住在我這裏，那自然可以給我的臉上增光，但是事情却更不好辦了，你沒看見那梁子英和徐九，我們原是不至交，但我都未將你的真實姓名告與他們！」李慕白見譚二員外又來向自己解釋，也覺得剛才自己把話說得太急了，遂笑了笑說：「真的，若不是二哥囑咐，若不是因我身負重罪，此時我早就找柳建才，與他決鬪去了！」

譚二員外見李慕白的神色也緩和一點了，他遂就拉着李慕白的手說：「走，到裏院看看你的姪去，你看看那柳建才的手段有多麼兇狠，父子關心，我譚振圻豈真是沒有血性嗎？」當下譚二員外帶着李慕白到了裏院，這裏院的房屋院落很是寬敞乾淨，頗像北京的房屋，譚二員外讓李



慕白到西屋中，這屋子就是譚起住的，此時譚起光着膀子，渾身的血跡，血跡上敷着刀創藥，旁邊有兩個婦人，給他搨着扇子，屋中並有一位中年婦人和一位年輕姑娘，譚起躺在木榻上，他那白胖的臉上更顯得煞白，正在呻吟之間，忽見他父親將李慕白請到屋中，他就狠狠地用拳頭捶着床板，瞪着眼睛說：「李叔父，你得替我報仇，這兩天我正要跟你说說明呢！那柳建才，他太欺負了我！」李慕白趕緊擺手說：「賢姪，你不要說了，柳建才素日的行爲我全都知道，我李慕白的手下，向來是最容不下這等強梁霸道人的，五天之內，我必把染着柳建才血的刀，給你看！」李慕白忿忿地說了這幾句話，那受傷的譚起自然是痛快極了，譚二員外却像發愁着急，旁邊那女子也不住用眼看李慕白，譚二員外便給在屋中的衆女眷，向李慕白引見，指着那身穿藍夏布褂子的四十餘歲的婦人說：「這是你嫂子。」指着給譚起打扇的一個二十多歲，愁眉淚眼的少婦說：「這是譚起的妻子，你的姪媳。」又指着那個二十幾上下，很端重白皙，小姐模樣的說：「這就是你的姪女譚倩雲，她也會幾手武藝，劍法不在那柳夢香之下，可是比起俞秀蓮來，恐怕要差得太多了！」李慕白向着譚家些女眷，一一的打躬，然後告辭而出，譚二員外直把李慕白送到那小院裏，又跟他談了些話，並求他千萬不要性急，不要找柳建才去爭鬪，說完了，他才依舊回到內宅。這裏李慕白却獨自坐在椅子上，眼望着窗外拂拂的楊柳，他又是生氣，又是愁煩，生氣的事情且不說，愁煩真使他的胸懷志氣，由百煉鋼而化爲繞指柔。

自從北京逃出來之後，一月以來，遇見了四個女子，如楊麗英楊麗芳姊妹，柳夢香，和剛才見過的譚倩雲，這幾個女子雖都年輕，雖都會些武藝，但却在他的腦裏印象都很淺，楊家姊妹和譚倩雲論起來都是他的姪女，他自然沒有一點愛慕之心，即柳夢香，今天那樣向他糾纏，他都只有憎惡，絲毫不動情愛。可是，不知爲了什麼，他現在竟忘不了俞秀蓮不但夜中時常現出俞秀蓮來，即白天，有時悶悶看着柳樹，也像那柳樹就是俞姑娘的婀娜倩影，尤其是有人一提起俞秀蓮來，他的心中便立刻覺着疼痛，不知是爲了什麼原因，他感覺到這種對於俞秀蓮的思念，愛慕，是從來所沒有過的！當時，李慕



白獨自望着柳樹，連嘆了幾口氣，便躺在榻上沉睡去，也不知睡了多少時候，就覺得有人用氣吹他的臉，李慕白驚醒，一看，是猴兒手光着膀子站在榻前，李慕白怒問道：「你爲什麼要攪我睡眠！」猴兒手搖頭急辯說：「師父，我沒攪你睡覺，是有個蒼蠅在你臉上爬，我不敢打，我給吹跑啦！李慕白一聽，倒不由笑了，便問道：「你又來找我幹什麼來了？」猴兒手忿忿的說：「我求師父給我哥哥報仇，柳大莊主的妹妹紅蟬子她又來了，她的哥哥把我的哥哥砍傷了，她還有臉來找我的姊姊，我姊姊也不敢不理她，我又怕她，師父，你出去到大門口外等着她，只要她一出來，你就上前打她，她挨了打一定去找她的哥哥，隨後我們再下手打柳大莊主！」說着他就要把李慕白拉起來，跟着他出門，打那柳夢香去。李慕白却一瞪眼，嚇得猴兒手轉身又要跑，李慕白說：「你回來！」猴兒手停住脚，李慕白就說：「你不要忙，五天之內，我非叫柳大莊主他受傷不可，你聽見了沒有！可不准你到外面說去！」猴兒手立刻喊着答應了一聲：「聽見囉！」他高高興興地跑出去了。這裏李慕白躺了一會起來，便在院中徘徊，現出十分無聊的樣子。徘徊了一會，便有僕人來請李慕白去吃晚飯，到了前廳，只見譚二員外正與陶小個子在那前廳裏談話，李慕白一進屋來，陶小個子就趕緊起身說：「李爺，請坐吧！」李慕白點頭笑了笑，譚二員外就向他說：「李兄弟現在我們又添了一個對頭，你知道嗎？」李慕白問道：「是什麼人？」譚二員外說：「此人的武藝雖然不怎樣驚人，但是他手下的徒弟太

衆，也頗爲難惹，此人是宿州人名叫晁德慶，外號人稱黃臉虎，剛才陶小個子看見他帶着兩個徒弟過了淮河，是投柳家莊上去了！」李慕白一聽原是那黃臉虎晁德慶來到此地，他便不禁笑了，說；原來是那黃臉虎，這不要緊，如果他見着我，他一定是不敢與我交手的！」譚二員外詫異問道：「莫非晁德慶在你的手下，也吃過虧嗎？」李慕白就笑了笑，却不細說。當下譚二員外，李慕白，二人對座飲酒吃飯，陶小個子已然出屋去了，譚二員外對李慕白也似無甚話可說，他就自言自語地嘆息道；「黃臉虎這次找柳建才來，一定是有事，哼，大概他也是聽見了點風聲，想要發那一筆財吧！」李慕白在旁看着譚二員外這種神氣，他就不禁暗笑，看出這個譚二員外，現在是被那筆財給迷住了，關於這件奪取珍寶，發財的事，李慕白心中雖已略略的明白，可是到底那財有多少，珍寶有幾件，現在什麼地方，他却還沒有猜出，於是就向譚二員外去探問，譚二員外見問，立刻就面色變了，沈思了一會，才說；「兄弟，你要問我這一批珍寶有多少，實在連我也弄不清楚，這種江湖上的儻來之物，咱們更不必打聽他的來歷，不過聽說是值不少的錢吧。現在江湖上尙沒有多少人知道，誰先下手，誰就先發財，李兄弟，我對你說一句丟底的話，我也這麼大的年歲了，江湖上的營生我也懶得做了，只要有朋友幫助我把這筆財發了，我後半輩就無憂無慮了，至於那些個仇人冤家，我的力氣敵不過他，不會錢拿跟他們鬥嗎？」說完了這些話，他微笑着，彷彿是即使沒有李慕白幫助，那些珍寶也可以穩然

到手，旁邊李慕白默然了一會，便又問說：「二哥，其實我是不該這樣細問的，但是我很納悶，不知道這件珍寶財物，現在什麼人的手裏？」譚二員外見問，他又飲了一口酒，想了半天，才笑了笑，說道：「這批珍寶若在你李慕白的手中，我也不敢搶，若在正經商人的手中，我更不能起什麼意，實因這件東西現在一個江湖強盜的手中，所以取了來也不算犯法。」李慕白趕緊問道：「不知這個強盜，叫什麼名字，現在那裏？」譚二員外說：「這人是個江湖上的無名小輩，是北京城的人，年紀也不過二十，他的名字可沒有人曉得，只知道此人姓楊，外號叫作單刀楊小太歲，現在此人帶着兩三個夥計，已由山東地面往淮水這邊來了，大概是要到江南出脫他手中的珍寶，我想我們若曉得他走那一條路，就把他截下，也不要他的性命，只叫他單留下那些東西，李兄弟你想，這件事沒有什麼作不得的吧？他的東西就是被咱劫下，恐怕他也是不敢報官去。」李慕白一聽那件珍寶是在什麼單刀楊小太歲的手裏，立刻他就驚疑地，凝着神思索了一番，便暗想道：不行，我可不能管這件事，楊小太歲這個人恐怕我認得。於是他也不再多問，可是這時譚二員外却談上了話沒有完，他那意思是李慕白既然詢問此事，必是有意要幫助他去發這筆財，所以他極力誇張此事利益之大，及着手辦時的不費難，就爲的是叫李慕白自動的說話，與他們加盟。可是李慕白却一點表示也沒有，他只是點頭微笑，腦裏似乎在想旁的事，少時飯畢，譚二員外進內院去了，李慕白就出了客廳，回到小院，倒背着手兒在



二四

柳樹下來回地走，他腦裏不住地思索，先想北京郊外那楊家的情形，楊麗芳小姑娘托付自己在外照應她哥哥楊豹的話，又想到那楊豹的行跡可疑，在天津，在吳橋，兩次遇着他，他都是衣馬闊綽，身邊帶着鋼刀，並像有什麼急事似的，由此又想到譚二員外剛才所說的那些話，便愈覺得自己心裏的猜度是不錯的。結果還是想着：我是決定了不管件事，一這半日先去找柳建才，跟他鬥一鬥，把自己胸中壓抑着的怒氣出了，把譚家的對手剪除了，然後自己就離開此地，往江南去了。他在柳樹下歇了一會，天色已近黃昏，猴兒手譚飛又鑽到院裏來，說是他哥哥譚起的傷處，疼的還是呻吟不絕，也許再疼

上兩日就這樣疼死了，並說：「紅蜂子現在還不走，還在我姊姊的屋裏麻煩着呢！我姊姊問她的哥哥爲什麼砍傷了我哥哥，她說那件事她不管，就是李慕白把她的哥哥給殺了，她也不管。」李慕白聽了，依然微微冷笑，就說：「叫她不要忙，一二日內我必要找她哥哥去，就是不傷他的命，也得使他成個殘廢，然後我才走！」猴兒手聽了，彷彿是很高興，他又問李慕白將來是要往那裏去，並說他要跟着李慕白去，李慕白却說：「我將來是要到江南當塗縣，其實我是很喜歡你，你若隨我去也可以，不過你哥哥現在受傷，你父親又將要有事，所以我不能帶你去，但希望你在家好好的練習武藝，等你長大了時，我一定能給你找個地方去作標頭。」猴兒手雖然聽李慕白應得將來叫他作標頭，但他却不甚喜歡，撅着嘴，皺着眉，站了半天，他方才走。少時有僕人進來，要把屋中的油燈點上，李慕白却說：「不用點燈了，點了燈蚊子就更多！」僕人又給他倒過茶來，少時即走去。李慕白便將臉盆拿到院中，用盆中的賸水，將小汗褂洗了，搭在窗戶上叫風吹着，他赤着背，在院中輕輕地打了一套拳，對於自己這身武藝，不禁又發生愛惜感嘆，少時就走入屋中，躺在木榻上，窓壁洞開，院中的柳枝把清風吹送進來，覺得十分涼爽，而樹根砌下，蟲聲唧唧，又令人感到炎夏無常，新秋又將臨至。躺了一會，李慕白便不知不覺沉沉的睡去，也不知睡了有多少時候，他忽然由夢中醒來，身上不禁打了一個寒戰，彷彿已經聽見了一種異樣的聲音，李慕白不禁微笑，依然躺在榻上不動，這時就聽牆上

響聲，像是貓在牆上抓，接着又是一聲較重的響，李慕白知道是有人從牆上跳下來了。心裏就暗笑，這樣不高明的身手，還來到我的眼前擺弄？於是微抬起頭來，隔窓向外去看，只見窗外星月黯淡，柳枝還在夜風裏輕輕的飄舞，却看不見人影。可是待了一會，就見窓下露出一個人頭來，這人頭慢慢往起抬，少時就露出了半身，此人剛要邁腿跳進窓子，李慕白已經一躍身起來，怒喝道：「你是要作什麼？」嚇得那人不敢進窓了，他就趕緊退身，又躡上牆去，李慕白冷笑道：「像你這樣的功夫，還得回家再練幾年去！」那人一聲不答，就由牆上房，踏着瓦往後走去，李慕白猜着此人必是柳家莊的人，特意來此，意圖殺害自己，當下便又大喊一聲說：「你還想逃走嗎？」一聳身，躡上了房，那個人却踏着瓦，攀着脊，連過了兩重房子，此時李慕白已經赤着脚光着脊樑追趕上來，那人想跑已跑不及，他就由身邊抽出短刀，轉身向李慕白猛刺，李慕白却伏身撲上去，一手抄住對方的胳膊，一手向對方的胸前打去，拳觸胸間，李慕白已嚇了一跳，就趕緊縮手，可是對方的人已嬌聲的嘍啞了一聲，連人帶短刀都滾下去房了。這時下面的莊丁們已查覺房上瓦響，就有人緊敲起梆子來，李慕白因為自己光着脊樑赤着脚，將一個女子打下房去，若是被人發覺了，實在不好，於是他趕緊踏着瓦，走回小院裏，下了房屋，依然躺在牀上裝睡，耳邊却聽見前院的人語聲，腳步聲，一切的雜亂聲，半天沒有息止，但也沒有人到這裏來。李慕白微笑了笑，便起身將門窓全都關好，然後就上榻睡去，後



原  
件  
残  
缺